阿嘉莎·克丽丝蒂著
均宜译

四巨頭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超级惊险小说《四巨头》是英国著名作家阿嘉莎·克丽丝蒂的最畅销的代表作品之一。

“四巨头”的老大，是个中国人，他是控制全盘计划的幕后指挥；老二是美国的一个亿万富翁；老三是法国的一个科研成果卓著的女科学家；老四个是凶狠狡猾的家伙，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真正面容，他经常以“4”代表自己。这个集团行踪诡秘，嗜血成性。

大侦探家比利时人包埃洛是个头脑冷静，判断能力极强的人，他虽屡尝失败的苦果，几次濒临遇难身死的边缘，但他不妥协、不退让，在他的知己海斯汀及社会力量的支持和援助下，一举捣毁了“四巨头”的总部。

小说充满惊险、紧张和悬念。情节紧凑，扣人心弦。是一部公认的惊世杰作。

出版说明

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是紧张的，但人们同样需要丰富多彩的、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，以增长知识和智慧，获得多种生活情趣的熏陶。

阿嘉沙·克丽丝蒂对我国广大读者并不陌生。电影《尼罗河惨案》、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位英国女作家自一九二二年出版她的第一部小说以来，已经出版了六十五部小说。成为欧美著名的畅销侦探小说家之一，并以此钦誉于世界文坛。我们为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，选编了阿嘉沙·克丽丝蒂的几部代表作品。这些作品立意新颖、想象丰富、故事曲折，充满悬念，堪称世界惊险侦探文学之佳品。读来有如欣赏一连串引人入胜的高级智力游戏，但愿能为您的业余生活增色添彩。

编　者

目　录

第一章 不速之客

我见到一些喜爱横渡海峡的人们，总是镇静地坐在帆布椅上，安闲地等着小船停泊，不慌不忙地收拾着行李登上岸而我就办不到了。我一踏离甲板，就感觉到时间好短暂，并对任何事都惶惶无法定下心，拎着小提箱，没头没脑地乱闯。到了下面大厅用餐时，也无暇细加咀嚼，只将食物囫囵吞下肚去，深怕人还在下面用餐，小船出人意外地驶到。或许这全是我在战时，度短暂的假期时，养成的一种习惯，想抢先占得有利位置，头一个上岸，深恐难得享有的三五天宝贵假日白白溜过。

七月里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早晨，我正站在栏杆旁，望着渐渐靠近的杜佛的白色峭壁，看到旅客们，安闲自由自在地坐在帆布椅子上，快到他们的本土连眼睛也不瞄一下时，我真的感到惊异。也许他们的情形和我迥然不同。不用说，他们许多人，为了度周末，仅越过海峡，到过巴黎；然而我却在阿根廷的一处农场上，消磨过一年半的光阴。我在那里过得还不算坏，我和我的内人享受着南美洲自由又安详的生活；但是，当我望到越靠越近的那片熟悉的海岸时，我却感到难过起来。

就在两天前，我在法国登上岸，办完一些重要的事情，现在我是往伦敦的途中。我得在那里待上好几个月，有充分的时间，去探望老朋友们。其中有一个老朋友，他长得鸡蛋脸，点缀着一双蓝眼睛的一个矮小家伙——候格尔·包埃洛！

我想突然地去拜访他让他感到吃惊。因为，我在阿根廷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里，并没提到，我这一次的旅程——真的，这是由于事情错综复杂，临时才决定的——我经历过许多有趣的事物，使我自己想像到，他看到我时，会多高兴和惊慌失措。

我知道，他不太可能离开他的办事处。他在伦敦已忙完了所有案件。他的声誉，真是无人不晓，现在他不再会把他全部的时间，专门贯注在一件案子上。日子一久，他的目标越来越多，当了一名"侦探社顾问"——就像哈莱街的一名医生一样，变成了一个专家。他一向嘲笑一名侦探用化妆追踪犯人，对每一只脚印加以测量的那种流行的做法。

"我不会这么做，海斯汀！"他会说，"我们让这种做法，留给吉奈德和他的朋友们去做吧！包埃洛有他自己的一套做法。有他的规则和计划，还有"灰色小细胞"。他会安静地坐在扶手椅子上，注意那些旁人忽视掉的地方，我们不会像可敬的佳浦，贸然地下结论。"

不错；要看到包埃洛做事误入歧途，是不可能的。

到了伦敦，我把行李寄存在旅社里，驾着车子一直到那个老地方。这又使我萌起了多么深切的回忆！我几乎来不及问候我的老房东太太了，两步并做一步地急忙上了楼，去敲包埃洛的房门。

"进来吧。"里面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道。

我大步走进去，包埃洛面对着我站在那儿，怀中抱的那一只小手提旅行箱，看到我时，皮箱砰然一声掉在地上。

"我的朋友，海斯汀啊！"他叫起来。"我的朋友，海斯汀！"

他冲到我面前，一把抱住我。我们的谈话，也无系统。一会儿叹息，一会儿又起劲的探问，断断续续的回答，一下又说到我妻子的近况，和对我旅行的解释，统统全凑在一起纠结不清。

“我想，我那个老房间里有人住吧？”等我们稍微冷静下来时，我终于问道：“我真喜欢和你同住在此地。”

包埃洛突然吃惊地变了脸色。

“天啊！多幸运。你四面看看，我的朋友。”

我第一次注意到周围的环境。靠墙边，竖立了以史前图案为主体的一只巨大方舟。离它不远处，放了几只小提箱，按着大小，排列得整整齐齐。我推断得不错。

“你要走啦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上哪儿去？”

“南美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真的，很可笑是不是？我要到尼奥去，我天天在自我嘀咕，我在信里说什么也不会说——哎啊！看到我这样，真要使好心肠的海斯汀大感惊异起来了！”

“你什么时候走呢？”

包埃洛望了望表。

“一个小时以内。”

“你一向不是说，决不会有任何事情引诱你去做一次长途旅行的吗？”

包埃洛闭起眼睛，人在抖颤了起来。

“别再提起啦！朋友。我的医生郑重对我说，一个人不

应当为了这样死去——除了这一次；你明白，我再也不会回来了。”

他把我推到一把椅子上坐下来。

“来！我告诉你，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。你知道世界上，谁最有钱？比洛克菲勒还有钱？亚比·雷伦。”

“那个美国肥皂王吗？”

“一点不错。他的一名秘书，跑到我这里。你会说，有一些很重要的欺诈案件，和在尼奥的一家大公司扯上了，他想要我立刻去调查这件案情。但却被我拒绝了，我告诉他说，要是对我陈述事实，我会给他必要的意见。可是，他声称不行。只有我到达那里时，才会向我诉出事实。通常就会结束这回事的。要指定包埃洛做一件事，是绝对行不通的。可是他出了这么一大笔钱，这是我毕生第一次，受到金钱的诱惑，一笔足够过舒适生活的财富！还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，就是你，我的朋友。因为过去一年半以来，我变成一个很孤独的老人。我自己在想，为什么不试试呢？我已开始对不断的解答悬疑的问题感到厌烦，我已有了相当的名声。让我能获得这笔钱，亲近我的老朋友，在什么地方可以安居下来呢？”

我完全被包埃洛这种尊重的神情感动起来，所以我就答应了。

他接下去说：“一小时内，我必须离开，去赶搭火车。这是人生的一件小小的讽刺，是不是？海斯汀，如果不是为了这笔大钱，我也许会犹豫不决；因为就在最近，我自己在开始着手调查一件事。你说，‘四巨头’这句话，一般的意义是什么？”

“我想是起源于凡尔赛会议吧？！在电影界，也有出名的‘四巨头’，有许多较小的人物，也有过这种说法。”

“我懂了，”包埃洛想着说：“你知道，在某些情形下我听到这一句话，那些解释丝毫派不上场。这似乎是指一伙国际的罪犯，或是那样的情形，不过——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他迟疑不决时，我问道。

“不过我在想，这是一些大规模的事情。这只是我的一点小小看法，没有别的。呀！我必须收拾起行李了，还要赶时间呢！”

“不要去啦！”我劝他说：“把这次旅程取消，和我一同搭小船走吧。”

包埃洛站直身子，责怪地白我一眼。

“呀！你还不明白！我已答应啦！你知道——包埃洛要守信用的啊！现在只有生死问题才可以阻止我。”

“这类问题却不可能发生，”我悲伤地低声说：“除非在最后一刻：这道门打开来，进来了一名不速之客。”

我笑了一下，引用那句老格言，在静默下来时，房间里，突然传出一个响声，使我们两个人同时吓了一大跳。

“是什么声音？”我叫了起来。

“天啊！”包埃洛反唇相讥地说：“听起来真像你听说的，我卧室里有个“不速之客”呢！”

“你的记忆真好，海斯汀。现在推断一下吧！”

“那面窗子！那么是不是窃贼？他必须爬上峻峭难登的山坡——如果是这样，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。”

我们站起身，大步向房门走过去；门的另一面，又响起了摸索门柄的声音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

房门慢慢地被打开来。门口赫然站了一个男人。他从头到脚都沾满着尘埃和泥土，面孔消瘦又憔悴。他向我们瞪了一会儿后，只见他身躯摇晃了一下，便倒在地上。包埃洛急忙奔到他旁边，然后他抬起头对我说："快拿白兰地来。"

我用杯子倒了一点白兰地端过来。包埃洛泡给他喝了一点，我们把他搀起来，抬到长沙发上。不一会，他睁开眼睛，带着几乎乏力的目光，向周围扫了一遍。

"先生，你想做什么？"包埃洛说。

这人张开嘴唇，声音怪异又无表情地说："弗拉威街十四号的包埃洛先生。"

"噢！是啊！我就是包埃洛。"

这人似乎并没听懂，用先前同样的声调，不停地说："弗拉威街十四号的包埃洛先生。"

包埃洛尝试了几个问话。有时候，这人一点没有回答；有时候，他又重复同样的说话。包埃洛对我做个手势，叫我打电话。

"请李奇威大夫到此地来。"

这位大夫可真幸运，他的住宅就在转弯的地方，不需几分钟他就飞快地跑来了。

"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呃？"

包埃洛做过简短的解释，大夫动手检验我们这位怪客，他似乎完全不知道，有大夫和我们在面前。

"哦！"李大夫诊断完毕说："怪病！"

"是不是脑膜炎？"我想起来说。

大夫马上不屑地哼着鼻子说。"脑膜炎！没有这种病。那完全是小说家们虚构出来的。不是，这人像是休克。他不

断想像着，跑到此地来的，且想找弗拉威街十四号的包埃洛先生，而他没有表情地重复这句话，却一点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”

“是不是失语症？”我起劲地问。

这一次没像先前那样，引起大夫的不屑哼鼻子了。他没加回答，拿着一张纸和一支铅笔，递给这人。

“让我们看看，他会做出些什么。”他说。

一时没有一点动静，然后他突然专心地写起来。突然又停住，让纸张和铅笔掉在地上。大夫把它拾起来，摇摇头。

“一点也没写什么。只潦草地写了十二遍，是“四”字这同样一个字，一个字比一个字大。我想，他是想写弗拉威街十四号吧。这倒很有趣，非常有趣。你能不能把他留在此地，留到下午的时候？现在我应当到医院去了，下午我再回来，替他做好一切安排。这件事太有趣了，不应当忽略掉的。”

我解释包埃洛要离开，我想陪同他到绍姆顿去的事情。

“不要紧。把这家伙留在此地好了。他不会受到伤害的。他完全是由于筋疲力竭。可能要连续睡上八个小时。我会同你这个好心肠的芬雷弗太太谈谈，叫她照料他。”

大夫像平常一样敏捷地跑着出去。包埃洛匆匆地整理完行李，瞄了一下时钟。

“时间过得好快。快点，海斯汀，你不能说我没有留给你一点事情做。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。我对这家伙一无所知。他是谁？他是做什么的？我宁愿明天搭船去，而不一定要在今天。现在发生了一些很古怪，也很有趣的事情。可是我们一定要有时间，也许要等好几天，甚至几个月，他才能恢复

知觉告诉我们哩。”

“我尽力办到就是，包埃洛！”我对他保证。“我会尽力做个胜任的代替人。”

“很好。”

他回答得使我有点怀疑。随后我拾起纸张。

“要是我写一篇故事的话，”我轻松地说：“我会利用你最近的心理上的征兆，这样的写，称之为四巨头的神秘。”我边说，边轻轻敲着铅笔写的数目字。

于是我吓了一大跳，我们的病人，突然由昏迷中起身，坐直起来，清楚地说：“李昌颜。”

他的神色好像突然从睡眠中清醒过来一样。包埃洛对我打了一个手势，叫我安静。这人继续说下去，声音又响又清楚，使我觉得，他是在读某些书面报告或演讲一样。

“李昌颜可能是四巨头的首脑。他就是策划和控制行动的人；我想他是老大吧。老二的名字不常听人谈起。他常用一个S加上两条直线来代表——像$的符号。也常用两条线和一颗星做代表，据人推测，他是一个美国佬，代表着财富的力量。老三是个女的，法国人；这似乎是没有疑问的，她可能是一个美色惑人的妖女，不过还无从证实。老四——”

他声音颤抖起来，而中断了说话。包埃洛把身子靠到前面。

“是啊！”他起劲地激励他说；“老四呢？”

一双眼睛盯在这人脸上。这一天似乎被一些强烈而无法压制的恐怖所占有一样，改变了面目。

“破坏的家伙。”这人喘息着说。最后痉挛了一下，昏厥过去。

“天啊！”包埃洛低声说。“我没说错。我没说错吧。”

“你认为——”

他打断我的话。

“把他抱到我房里去。我要赶搭火车啦！我会搭不上的。啊！我赶搭不上，也问心无愧！可是，我答应人家的哟！快来，海斯汀！”

我们把这位神秘客人，交托给披尔苏太太照料，驱车离去，刚巧赶上火车。包埃洛一会儿默声不响，一会儿又饶舌不休。他眼瞪着窗外，像失落在梦境里的男人，显然没听到我说的话。突然一下子又恢复了生气，他对我连续下了几个命令，力陈常时有拍发无线电报的必要。

就在驶过荷京后，我们保持了好长一阵子的沉默。火车要抵达绍姆顿，才会停下，就在此地，火车由于一个信号，驶慢了下来。

“啊！天啊！”包埃洛突然叫起来。“不过，我是个低能儿。我终于看清楚了。这不用说，是神仙把火车停住了。快跳下去，海斯汀，跳啊！”

不一会，他已打开了车厢的门，先自跳了出去。

“快把手提箱丢出来，人跳下来。”

我听从了他的话。跳得好准。等我跳到他身边时，火车已疾驶了过去。

“包埃洛，现在嘛，”我有点愤怒地说：“或许你可以告诉我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。”

“朋友，因为我已找到了正确的方法。”

“这对我倒是很有启发性呢。”我说。

“应当是这样的。”他说，“不过，我担心——很担心

事情不会是这样。要是你能拾起那两只手提箱，其余的就让我来拿。”

第二章　疯人院里来的人

幸好火车停下的地方，靠近车站。走一段短路，到了一家车行，叫到一辆车子，半小时后，我们疾驶回到了伦敦。不到时候，包埃洛是不会满足我的好奇心的。

“你还不明白么？我也不比你知道得多。不过我现在明白啦！海斯汀，我是被人赶走的。”

“什么！”

“不错，很聪明。地方和方法，都选得聪明透顶。他们对我害怕了起来。”

“是谁呢？”

“结伙在一起，专干违法勾当的那四个天才。一个中国人，一个美国人，一个法国女人，还有——另外一个。谢天谢地，我们终于回来啦！海斯汀。”

“你认为，对我们那个客人，有没有危险？”

“当然有危险罗！”

披尔苏太太看到我们时，前来迎接。她一看到包埃洛，惊愕得狂喜起来，我们问她情形。令人十分放心。没有人打电话来，我们的那位客人，丝毫无动静。

我们松了一口气，上楼到房间去。包埃洛拐过外面一间房间，又折到里面的房间。然后他很激动地叫我。

“海斯汀，他死啦！”

我奔跑到他那里。那个男人，仍像我们离开的时候躺在那里，不过现在已死了，好像死了有好长一阵子时间。我一

所，赶紧冲出去请医生。李奇威大夫还没回来。我立刻找到另一个医生，陪着他一齐来了。

“他确实死了，可怜的家伙。是你们照顾流浪汉，是不是？”

“好像有点接近这种事情，”包埃洛回避地说，“怎会死的？大夫？”

“很难说。可能是某种病发作了。有窒息的迹象呢。此地有没有煤气装置？”

“没有，只有电灯——没有别的。”

“两旁窗子都敞开着，死了大约有两个时辰。你们会通知警方的，是不是？”

他说完走了。包埃洛打了几个要紧的电话。令我有点惊讶的是，他打电话给我们的老朋友——佳浦督警，请他马上过来。

这些事情刚办完，拔尔苏太太走进来，一双眼睛睁得像茶碟一样滚圆。

“是从汉威尔疯人院来的一个管理员，要不要我领他进来？”

我们表示同意，引进来一个穿制服的高大魁梧男人。

“先生们，早啊！”他愉快地说：“我有理由相信，有个怪人跑到你们这里，他是昨天晚上偷跑出来的。”

“人在这里？”包埃洛镇静地说。

“他没有再跑掉吗？”他带着关心地问道。

“他死啦！”

这人比先前样子显得放心多了。

“是真的这样。唉！我敢说天下就太平啦！”

“他——他是不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？”

“你是说，他好杀成性吗？哦，不是。他一件武器也没有。不过，他有一种极要命的虐待狂。那是黑社会组织把他关了起来。它们全部一样。”

我不寒而栗起来。

“他被关了有多久？”包埃洛问道。

“到现在有两年啦！”

“我明白啦！”包埃洛镇静地说，“但别人从没有想到，他可能会——神志清楚吗？”

管理员不由得大笑起来。

“要是他神志清楚的话，他还待在疯人院里干嘛？他们个个都说自己是神志清楚的。”

包埃洛没再多说。他领了这人，进去看尸体。立刻被认明了身份。

“就是他——一点不错。”管理员淡然地说，“令人有点可笑的家伙，是不是？唉，先生们，我最好走了，在这种情形下，做些安排。我们不想要这具尸体，太麻烦你们。要验尸的话，你们就需要出面了。再见，先生。”

他有点笨拙的鞠了一个躬，踉跄地走出房间。

几分钟后，佳浦来了。这位苏格兰警场的督察，像往常一样得意洋洋而矫健活泼。

“我来啦！包埃洛先生。你有何贵干？我以为你今天到什么珊瑚海岸去了呢？”

“我的好佳浦，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见过这个家伙。”

他领佳浦走进卧室。督察脸色困惑的低下头，眼瞪着床上那个家伙。

“让我看一下——好像有点面熟呢——我对自己的记忆，值得骄傲。呃！天啊！是麦耶宁！”

“谁啊？麦耶宁？”

“秘密工作人员——不是我们的人。五年前去了俄国。再没听到过音讯。人们一直认为，俄国人把他杀了。”

“完全合乎逻辑，”佳浦要离开时，包埃洛说。“除了这件事实，他看起来似乎像是自然死亡一样。”

他不满意地皱起眉头，低下头望着一动不动的尸体。一阵凉风把窗帘向外吹起，他突然抬起头。

“海斯汀，是不是把他抬到床上的时候，你把窗子打开了？”

“没有，我没有打开，”我回答：“我记得，窗子全关上的。”

包埃洛突然抬起头。

“关上——而现在全打开啦！这是从何说起？”

“有人从那里进来过了。”我想着说。

“有此可能，”包埃洛表示同意，可是他说得心不在焉，也令人不敢相信。过了一会他又说：“这完全不是我在想的事情，海斯汀。只要有一面窗子打开，我也不会这么困惑。令我好奇的是两边窗子，全部打开了。”

他急忙跑进另一个房间。

“起居室里的窗子，也打开啦！那原来也是关紧的。啊！”

他弯下身，望着这死人，仔细察看他的嘴角。他突然又抬起头。

“海斯汀，他嘴里被人塞住了。被塞住而毒死的。”

“天啊！[illegible]可以查出原因来的呢。”

“我们[illegible]他是吸入氢氰酸而丧命的，[illegible]凶手先把所有的窗子全打开来，才走[illegible]有显著的苦杏仁味道。没留下[illegible]医生们只好写上是自然死亡[illegible]工作的，海斯汀。五年以前，他在俄国失踪了。”

“过去两年，他是关在疯人院里。可是在前三年呢？”我问道。

包埃洛摇头，然后抓住我的手臂。

“那个时钟，海斯汀，你看那个时钟。”

我顺着他所指的方向，看到壁炉上那个时钟，指针正停在四字上面。

“朋友，有人动过手脚了。它应当还有三天好走呢！那个时钟，可以走上八天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可是，他们为何要那么做呢？要造出这样的错觉，是四点钟时发生罪案的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，再想一想，朋友！动用一下你的小灰色细胞。倘如你是麦耶宁。听到了某些声音，也许——你完全清楚，你的劫数已定，刚好足够的时间留下暗号。四点钟，海斯汀。这个破坏的家伙，老四。啊！好主意！”

他冲进另一间房，紧起电话。打给汉威尔。

“是疯人院吗？我知道，今天有个逃犯，是不是？你怎么说？慢着。请你再说一遍，行吗？啊！是这样。”

他挂断电话，转过身对我说。“你听到吗？海斯汀？劣

有什么逃犯呢。”

“可是，来的那个人——那个管理员？”我说。

“我想知道——我真想知道。”

“你是说——”

“那个杀人的家伙——老四。”

我目瞪口呆地望着包埃洛。一会儿后，我恢复原状说：“我们总会在什么地方，能再见到他的，他是一个有特殊个性的人。”

“是吗？我的朋友？我想不是。他人魁梧，坦直，红红的面孔，浓密的胡须，粗哑的声音。现在完全不是了。还有，一双形容不出的眼睛，一副形容不出的耳朵，满嘴的假牙。你似乎想到了，这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。下一次——”

“你认为有下一次吗？”我打断他的话问道。

包埃洛的脸渐渐庄严起来。

“朋友，这是决斗到底的事情。你同我站在一边，四巨头站在另一边。他们赢得了第一回合；可是，他们要把我赶走的计划，却落空了；以后，他们得对我包埃尔洛重新估计一下了！”

第三章　李昌颜

我们拜访过疯人院里那个假管理员后一两天，我怀着一点希望，他可能会再回来，我一刻也没离开过那幢房子。我知道，他没有理由怀疑，我们已看穿了他的真面目。我想，他可能会再回来，把尸体搬走，可是，包埃洛却嘲笑我的推断。

“朋友，你愿意，你就看着办吧！我不会这么糟蹋时间的。”他说。

“好，那么，包埃洛，为何他要冒险再来呢？要是以后，他为了尸体回来，我就能够看清他来的一些目的了。他至少会消减对他不利的证据；事实上，他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。”

包埃洛耸耸肩。“可是你没看到老四啊！海斯汀。说到证据，我们用什么证据控告他呢？不错，我们有具尸体，可是，我们却没有证据证明那个人被杀害，吸入氢氰酸遗留下痕迹。我们又找不到一个人，看到有人进入这幢房子，而我们对那个死去的麦耶宁的活动情形，也找不出一点蛛丝马迹……”

“没有，海斯汀，老四没有留下一些痕迹，他自己也知道的。他到此地来，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侦察。也许他想确定，麦耶宁是真的死了。不过，我认为，更可能他是来看包埃洛的，想同他害怕的这位对手谈谈。”他说。

包埃洛的推断，使我觉得是典型的自我吹虚，但我没有

争辩。

“验尸会怎样呢？”我问道：“我想，你到那儿会解释清楚的，让警方对老四有个完全的认识。”

“目的何在？我们能提出任何证据，影响你们顽固的英国验尸官的陪审团吗？我们对于老四的叙述，有没有任何价值？没有。我们可以让他们称之为：意外的死亡。虽然，我并不抱多大希望，但那个聪明的凶手，也许会赞美他自己，他在第一回合，就骗过了我包埃洛。”

包埃洛像往常一样，料事如神。我们再没看到疯人院里的那个家伙。在审讯时，我出场作证，包埃洛甚至没有到场，审讯也没有引起一般人的兴趣。

包埃洛打算到南美洲去，在我没到达之前，他已把他的事务了结了，这时候，他手边没有案件要办，他大部份时间，全耽在屋子里，我却得不到他的一点口风。他始终坐在靠背椅子上，言谈之间，并不鼓励我去做。

一天早上，大约在凶杀案发生后一个礼拜，他问我，愿不愿意陪他去做一次访问。我很高兴，因为我觉得，他想依照他自己的做法把事情查清楚，而我也想和他讨论这件案子。但我察觉到，他不愿意多说话。就是我问他，要到什么地方去，他也没有答话。他总是那么不到最后一刻，不露出一鳞半爪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接连搭了一次公车和两次火车，才到达伦敦最荒僻的一处南面郊区附近，他才同意把事情说出来。

“海斯汀，我们去拜访住在英国的一个家伙，他知道中国的大部份黑社会组织的内幕。”

“真的？他是谁？”

"你从没听说过的一个人——约翰·英格斯先生。实际上，他是个很平凡的退休公务员，藏有满屋子的中国古董，他讨厌朋友们和认识的人。但是我知道，他是我要寻找能给我内幕消息的唯一人物，就只有这一个英格斯。"

花了几分钟的光景，我们踏上英格斯住宅的月桂树石阶。我个人对这种有月桂树丛的石阶，并没在意；因此我推论，他是根据一般人偏僻郊区的命名法来命名的。

我们见到一个脸上没有一点感情的中国男仆，把我们领到这位主人面前。英格斯先生是个粗壮的男人，面色有点发黄，深陷的一双眼睛，奇怪地反映在个性上。他站起身迎接我们，把手里拿的一封拆开的信放到一旁。他迎接过我们后，指着座位说："请坐。哈尔塞对我说，你想知道一些内幕消息，我可能对你会有帮助。"

"正是这样，先生。我想请问你，你认不认识一个名叫李昌颜的人？"

"那可奇怪了，的确太奇怪了。你怎么听说有这么一个人的？"

"那么你认识他罗？"

"我只见过他一次，知道他一点，使我惊异的是，在英国还没有人谈起过他。在某一方面他是个重要的人物——清朝的官吏阶级——但那不是事情的症结。可是有充份的理由，认为他完全是个幕后人物。"

"操纵什么事情？"

"每一件事情。全世界的不安状态，劳工纠纷，扰乱了每一个国家。有些人，而不是散播谣言的人，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。他们说，幕后有一股力量，目的在摧毁文明。你知

道，在俄国有许多迹象，有些首脑不过是傀儡，他们的行动全由另一个首脑在指挥。我无法给你确实的证明，不过，我完全相信，这个首脑就是李昌颜。”

“哦，天呀！那不是有点牵强附会吗？一个中国人，在俄国怎会重要呢？”

包埃洛容易动怒地对我皱起眉头。

“对你来说，因为这不是出自你自己的想像，一切便全是牵强附会的了。但对我来说，我和这位先生意见一致。”

“我无法肯定地说，他到底从那些事情，希望得到些什么？”英格斯说：“不过，我假定，他是受到从阿克巴、亚历山大、到拿破仑时代，这些大人物的影响——对权力和个人霸权的欲望。到了现代，征服就需要武力；不过，在骚扰不安的本世纪，像李昌颜这样一个人，他可以运用别的办法。他有用不完的金钱支援他花用在贿赂和宣传上，也有许多迹象，显示他控制某些科学组织的权力，比世界梦想中的更有力得。”

包埃洛仔细地注意听英格斯的话。

“在中国吗？”他问道：“他也搬到那里去了？”

那一个人完全同意地点头。

“虽然我还提不出证明，连法院在内，我是自己知道才说的。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！最常公开出现的那些人，是一点不重要，或是没有个性的人。他们全操纵在一个人，他如同操纵木偶者，那个人就是李昌颜。他是目前控制东方的首脑。我们并不了解东方——我们也从没有想要了解；可是，李昌颜是个能起作用的灵魂人物。他不会公然引起人的注意——哦，完全不会；他从不会离开他在北京的宫殿。可

是，他在暗中操纵——暗中操纵——事情全发生在遥远的地方。”

“没有人反对他吗？”包埃洛问道。

英格斯在椅子上向前挪着身子。

“在过去四年里，只有四个人，想反对他，”他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有地位的人，诚实又有脑力。他们中任何一个人，迟早可能干涉到他的计划。”他说。

“噢？”我说。

“唉！他们全死了。有一个人写过一篇文章，说到李昌颜的名字，同北京的暴动有关，不到两天，就在街头被人刺杀。从没有抓到凶手。另两件犯罪，也同样情形。为了一次演讲、或文章、或谈话，同李昌颜的名字有关系的，不到一个礼拜就死了。一个被毒害，一个死于霍乱，一个被隔离的病人——并非是时疫，一个被发现死在床上。最后一个人的死因，从没被断定，不过我听医生说，他看到这人尸体时，尸体已被烧得卷缩，好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股电流力量，穿透他的身躯。”

“李昌颜呢？”包埃洛问道：“当然对他找不到一点痕迹，可是总有一些迹象的啊！呃？”

英格斯耸耸肩头。

“哦，迹象——是啊！当然有的啊！有一次，我找到一个肯说话、有卓越才华的年轻中国化学家，他是受到李昌颜保护的人。有一天他到我这里来，我看得出他快要精神错乱。他对我暗示说，他在李昌颜的宫殿，受到清朝官吏的指挥，从事一些实验——用苦力们做实验，使人震惊的全然藐视人命和痛苦。他的神经全遭到破坏，恐怖得叫人可怜。我把他

安置在我家里的顶楼房间里的床上，想在第二天去盘问他——当然，我做得笨极了。”

“他们怎样找到他的呢？”包埃洛问道。

“这我就永远不知道了。那天晚上，我醒过来，发现我巷子里起了火，我侥幸逃掉了性命。据调查显示，猛烈的火是从顶层燃起来的，那个年轻的化学家，已被烧成像焦炭一样。”

我从他一本正经的说话样子，可以看得出，英格斯是个喜欢花太多精神在一种嗜好上的人，他显然也体会到，他是被冲昏了头，他歉疚地大笑起来。

“当然，”他说：“我没有证据，你们也像旁人一样，只不过是听我在说，我在作狂想而已！”

“恰恰相反，”包埃洛镇静地说：“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你说的话。我们自己对李昌颜就很感兴趣。”

“非常奇怪，你知道他？别幻想在英国，有人知道他。我倒很想知道，你是怎样听到他的？如果不是由于轻率的话。”

“一点也不是，先生。有一个家伙，到我家里来避难。他是由于发生严重的休克状态，他想告诉我们，使我们对这一个叫李昌颜的人，感到兴趣。他说到四个人——四巨头——是迄今没有人想到的一个组织。老大是李昌颜，老二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美国佬，老三同样是个不为人知的法国女人，老四可能是此组织里的执行人员，一个破坏家。提供给我消息的这人，却去见阎王了。先生，你知不知道这个四巨头？”

“同李昌颜没有关系。不！也不能说有关系。不过，我

听说过，也曾在报上看到过，就在最近——某些不寻常的关系上。啊！我终于明白啦！”

他站起身，走到嵌花漆橱那边，我看得出，那是一件很精致的家具。他从那里拿着一封信折回来。

“你看这里。这是我在上海时偶然遇到一个老海员得到的一封短信。头发斑白的老无赖汉——那时候喝得醉熏熏，伤感得落下泪。我一直认为是酒精中毒而精神错乱。”

他大声读出来：“亲爱的先生，你也许莫名其妙；可是，你有一次在上海，为我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。现在再为我做一次吧！我必须得到钱，离开这个国家。我希望，我在此地能完全躲过他们；不过，他们终会有一天抓到我的。我是说：那四巨头。这是生死问题。我有好多的钱，但是，我不敢拿到手，因为害怕他们知道。寄几百元钞票给我。我一定会偿还你，绝不食言。裘纳赛·霍莱。”

“是从达脱摩的荷柏顿，花岗石平房寄出的信。我怕，我要把这封信，看成为一种粗率的做法，使我省下不容易得到的几百块钱了。如果这封信，对你们有何用处的话——”他伸出手中的信。

“谢谢你，先生。我要立刻动身到荷柏顿去啦！”

“天啊！这倒很有趣。可不可以让我一同去？”

“有你陪去，会更壮色，我们要立刻动身了。这样，也要到傍晚时，我们才能到得了达脱摩。”

英格斯没再耽搁我们一下，我们立刻搭上火车，驶离柏汀顿，驶往西部平原。荷柏顿正位于沼地的边缘，密集在一处山谷中的一个小村落。从摩顿汉骑车行驶了九哩才到达。我们到达时，大约是八点钟，因为是七月里，天仍旧没有黑

下来。

我们驶进村落的狭窄街道，停下车向一个乡下佬问路。

“花岗石平房，”老人沉思地说：“你们想找花岗石平房吗？呃？”

我们说：“正是”。

老人指着街那头的一幢小屋子。“那就是平房。”

“你们想要见督察？”“什么督察？”

包埃洛尖声地问：“你怎么说？”

“那么你们没听说凶杀吗？这似乎是一件令人惊骇的事情。他们说，成堆的血。”

“天啊！”包埃洛低声说：“那么，我必须立刻要见见你们的这位督察了。”

五分钟后，我们和梅杜斯做了密谈。督察起初有点执拗，但听说到苏格兰警场的佳浦督察的大名后，他才变得和蔼起来。

“是啊！先生，今天早上，发生了凶杀案。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。他们打电话给摩顿，我就立刻来了。一开始，看起来就像是一件神秘的事情。那个老人，大约七十岁，酷爱杯中物，躺在客厅的地板上。头上有瘀伤，舌头和耳朵全被割断。到处是血。替他烹饪的女人，贝姬·安德纽告诉我们说，她的主人有几件中国的翡翠人像。他对她说：这些人像非常值钱，而这些人像全都不见了。当然，这看起来好象是攻击和抢劫，但这种解释，有不少的疑点。那老人在屋子里有两个人：一个是贝姬，她是荷柏顿当地的女人，还有一个强壮的男仆，罗勃·格兰。格兰到广场去拿牛奶，他每天都这样的，贝姬出去同邻人聊天。她只走开二十分钟——约在

十点到十半点之间——罪案一定是在那时干的。格兰先回到屋子。他从后门走进去，门是敞开的，在此地是没有人锁门的，就是在大白天也不锁上，他把牛奶放进食物贮藏室，走进他自己的房间，看报纸抽烟。还不知道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——至少他是这么说的。后来，贝姬走进来，走进客厅，看看究竟是什么事，她尖叫一声几乎能吓死人。有人趁他们两个人到外面去时跑了进来，把这个可怜的老人杀害。我立刻想到，他一定是个非常冷静的家伙。他必须走过村庄的街上，或爬过某个人家的后院。花岗石平房四面全是屋子。怎么会没有人看到他的？”

督察炫耀的停住话。

“啊哈！我明白啦！”包埃洛说，“说下去？”

“呃，先生，真令人难以相信，我自语说，真令人难以相信。我便开始四下察看。说到那些翡翠人像。一个平常的流浪汉，会怀疑到那些人像，有价值吗？无论如何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干这样的事情，真是疯了。假如那个老人叫救命怎办？”

“督察，我想，他头上的瘀伤是在死亡前就有的？”英格斯说。

“先生，一点不错。这家伙先把他打昏，再割断他喉头。这已够清楚啦！但这恶魔，他怎么能来去自如的呢？在这样一个小地方，他们对陌生人，很快便会认得出来。这立刻使我想起来——没有人来过。我在四面仔细地看过了一遍。前天晚上，还下过雨，厨房出出进进，留下够清楚的脚印，客厅里只有两副脚印（贝姬停在门口的脚印）——霍莱的脚印（他穿的拖鞋），和另一个人的脚印。另一个人脚

印，踏到血迹，我找寻有血迹的脚印——对不起，先生。”

“别客气”，英格斯淡淡的一笑说：“形容得完全恰当。”

“我跟踪着找到厨房——不过不是在那里。第一点，格兰的房门横木上，有一点污迹——血迹。第二点和第三点，我找到格兰脱下的鞋子，和血迹脚印比对，完全符合。事后这就解决了。那是里面人干的好事。我警告格兰，把他拘留；你们知道，我在他旅行皮包里找到了什么？我找到了几件翡翠小人像，和一张离开的车票。格兰又叫阿拉·毕格，五年前被判重罪和侵入住宅行窃。”

督察得意地停住话。

“你们有何意见？先生们？”

“我认为，这好像是一件很清楚的案件，事实上，非常的清楚。这个毕格或格兰，一定是个笨透又没受过教育的人，呃？”

“啊！他是一个粗鲁又平常的人。连什么叫脚印都不知道。”

“他显然没读过侦探小说！呃，督察，我恭喜你。我们可以到犯罪现场看一下吗？”

“我马上带你们去。我要你们看看这些脚印。”

“我也想看看呢！是啊！非常有趣，也非常聪明。”

我们立刻出发。英格斯和督察慢慢地走在前面。我把包埃洛拉到后面一点，以便同他说话而不让督察听到。

“包埃洛，你真的认为，除了看到这样，还有什么旁的吗？”

“朋友，问题正是这样。霍莱在他信里已明白地说出，四巨头在追踪他，你和我都知道，孩子们认为四巨头，并非

是鬼怪哩！一切情形似乎都显示，是格兰这个家伙犯下的罪行。为何他要这么做呢？为了这些翡翠小人像？他是四巨头的间谍？我认为，最后一项似乎更有可能。不论翡翠有何价值，那类的人，不可能认清事实的——无论如何，还不至于为它们犯下谋杀罪。（譬如说，这一点，督察会想到的。）他可能偷了翡翠，犯下暴行，干下毫无目的的凶杀。啊！是的；我怕我们的得文郡朋友，没有使用他的灰色小细胞。他测量过脚印，疏忽了思考，利用必要的规则和方法，打定他的想法。”

第四章　重要的羊腿

督察从口袋里，掏出一把钥匙，打开花岗石平房的门。天气晴朗又干燥，因此，我们走过的脚步，不可能留下脚印；而且，我们在进去前，小心地把门垫上的脚印，揩拭干净。

从黑暗里走出一个女人，对督察说话，他转个方向，再回过头说："包埃洛先生，好好看一遍。我十分钟后再回来。再说，这里是格兰的鞋子。我替你带来，你可以比对一下脚印。"

我们走进客厅，督察走到外面的脚步声消失掉了。角落的桌子上，放了一些中国古董，立刻引起英格斯的注意，他走过去查看。他似乎对包埃洛所做的事，毫不感觉到兴趣。在另一方面，我屏息住呼吸，感到兴趣的注视他。地板上铺着黑绿油毡，是可以发现脚印的理想东西。通到小厨房，遥远的一端，有一扇门。从这儿，有另一扇门，过到贮存烹饪用具的小室（这里有一扇后门），有另一扇门通到卧室，格兰就住在这里。包埃洛仔细查看过这场地，像是用连续的独白评论说："尸体就躺在此地，周围那块较黑色污迹和斑痕，显示出这块地点。拖鞋的脚印，还有九号大尺码的鞋子完全弄乱了。那么有两双脚印，进出厨房；不管凶手是谁，他是从那里进来的。海斯汀，你有鞋子吗？把鞋子拿给我。"他小心地同脚印比较。"不错，两双脚印全是同一个人，格兰的脚印。他是从那里进来的，杀害了那个老人，回到厨

房。他踏上血迹，他走出来时，看到留下的血迹？走进厨房就一点不会给人看到——所有村庄上的人，全是那样走进去的。他走进他自己的房间——不是，他是第一个再回到凶案现场——是想拿到那些翡翠小人像？或是他忘了某些，可能牵累到他的东西？”

“也许他第二次走进去时，杀害了这个老人？”我说。

“不是，你没有注意到。沾满血迹走出去的一双脚印，是在走进去的一双脚印上面。我不知道，他为何回来——想起了那些翡翠小人像？这完全是可笑的——愚笨。”

“呃，他完全在不打自招了。”

“可不是吗？我对你说，海斯汀，这话是不通的。这违反我灰色小细胞的本意。我们到他卧室里去——啊！是的；横木上有血迹，还有一些脚印，也有血迹。格兰的脚印，他是唯一走近尸体，和走进屋子的人。是的，一定是这样。”

“那个老太婆怎么样呢？”我忽然说。“格兰去拿牛奶时，只有她一个人在屋子里。可能是她杀害他，再又走出去。要是她没有到外面去，她就不会有脚印留下来。”

“好极啦！海斯汀。我不知道，你有没有想到这一假设。我已经想到，不过又放弃了。贝姬是当地的女人。在这一带，人人都认识她。她可能同四巨头没有关系；此外，据大家说，老霍莱是一个有权力的人。这是男人做的事——不是女人做的。”

“我想四巨头，在天花板上，藏不了什么穷凶极恶的计划——自动会掉下什么东西，割破这老人的喉头，过后再被拉上去吧？”

“好像杰可勃在梦中所见到的登天梯子？海斯汀，我知

道，你有最丰富的想像力——可是，我希望你不要太过分。”

我惭愧地默然不响了。包埃洛脸上露出大为不满的表情，冲到几个房间里和食橱前面。突然他发出一声兴奋的叫喊，使人想起一头波斯良种小狗。我冲到他跟前。他象演戏一样，站在食物贮藏室里面。手里挥着一条羊腿！

“亲爱的包埃洛！”我大叫道：“怎么一回事？你突然疯了吗？”

“我请你看一下这一条羊腿。仔细地看一下！”

我尽量仔细地在看，可是，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寻常的异样。我看是一条很平常的羊腿。我便这么说了。包埃洛投给我一个苛酷的眼光。

“你没看到这——这——这——”

他每说一个“这”字。便在羊腿关节上戳了一下，一面戳，一面就戳出一些小冰柱。

包埃洛刚责怪我太富于想像力，可是，现在我觉得，他比我更激动。他真的认为，这些小冰柱，是致人死命的毒药的结晶体吗？这是我对他非常激动的唯一解释。

“这是冰冻羊肉，”我轻轻地解释。“你知道，是从纽西兰进口的。”

他眼睛瞪着我看了好一阵子，哄然大笑起来。

“海斯汀，你多么不寻常啊！真是无所不知——样样都知道！他们怎么说的——在一切事情范围内，寻根究底。这才是我的朋友，海斯汀。”

他再把羊腿丢到盘子里，便走开了。再从窗口望出去。

“我们的督察朋友到啦！这可好。我到此地要看到的，全已看到了。”他心不在焉地敲击着桌子，好像一心一意在

思考，突然他问道，“今天是礼拜几？朋友？”

“礼拜一，”我有点吃惊地说，“什么——？”

“啊！礼拜一，是不是？倒霉的一天。在礼拜一犯罪，真是大错特错。”

回到客厅，他轻轻敲着墙上的玻璃，瞥视一下寒暑表。

“好天气，华氏七十度。一惯如常的英国夏天天气。”

英格斯还在查看各式各样不同的中国陶器。

“先生，你对这一次调查，没有多大兴趣吧？”包埃洛说。

另一个索然无味的微笑一下。

“这不是我的职业。我对有些事情是行家，不过，对这件事，却是外行得很。因此只好退到后面，避免妨碍。我在东方学习到了耐心。”

督察匆忙走进来，对自己离开得太久表示道歉。他坚持再带我们去看一遍。

“督察，我必须感谢你。”包埃洛说，我们回到村庄的街上。“我还有一个请求，想问你。”

“你想见见这具尸体吗，先生？”

“啊！天啊！不！我对尸体毫无兴趣。我想问问格兰。”

“先生，你要和我驶车回摩尔顿，去看他吗？”

“好极啦！我会这么做的。可是，我必须要见见他，和他独个儿谈一谈。”

督察困惑起来了。

“呃，我不知道这怎么一回事？先生。”

“我肯定的告诉你，如果你能够行得通苏格兰警场，你

就可以获得全盘的权力。”

“当然我已久闻你的大名啦！先生。我知道，有时候，你做了对我们有益的事情。不过，这是非常不合常规的。”

“可是，这是必须的啊！”包埃洛镇定地说：“有这必要的理由——格兰不是凶手。”

“什么？那么是谁呢？”

“我想，凶手是个年轻人。他驶车到花岗石平房去。他走进去，犯下了罪，又走出来，再驶车离去。他没有戴帽子，衣服上沾了一些血迹。”

“可——可是，全村庄的人，会看到他的啊！”

“在某种情形下，是不会被看到的。”

“也许在天黑下来时，不会被看到；但犯罪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啊！”

包埃洛只笑了一下。

“先生，还有马和轻便的马车——你又怎么说呢？外面有数不清的有轮子的车子，来来去去地，没见到特别指出哪一辆，要给别人看到啊！”

“也许，不是用身上的眼睛看到的，而是用心里的眼睛看到。”

督察意味深长地摸摸额头，对我咧开嘴微笑。我完全被搞糊涂了；可是，我对包埃洛充满了信心。我们和督察一同驶车回摩尔顿，才结束进一步的议论。包埃洛和我同去见格兰，不过在会见他时，有一名警察在场。包埃洛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格兰，我知道，你是清白无辜的，请你把确实发生的情形，用你自己的说法告诉我。”

这个嫌疑犯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，面容带着一点忧郁。

"天啊！我从没有做过这件事，"他唉声叹气地说："有人把这些玻璃人像，放在我行李里面，这全是阴谋诡计。像我说的，我走进去时，一真走到我的房里。听到贝姬尖叫失声，我才知道。救救我，天啊！我真的没有做这件事。"

包埃洛站起身。

"如果你不把真相告诉我，那就此宣告结束。"

"可是，先生——"

"你真的是走进了房里——你真的是知道，你的主人死了？那个好心的贝姬，发现恐怖的事情时，你就准备尽快逃掉。"

这人垂着下颏，眼瞪着包埃洛。

"快说；事情真是这样的吗？我对你规规矩矩地说，这是你坦白说出来的唯一机会了。"

"我会有危险的，"他忽然说；"正像你说的。我走进去，一直到我主人跟前——他正在那里，躺在地上死了，四面都是血。然后我害怕起来。他们查出我犯罪的前科，一定说是我杀了他。我只好想法子逃跑——立刻跑掉——趁他们还没有发觉时跑掉——"

"连同那些翡翠人像吗？"

这人在迟疑不决起来了。

"你知道——"

"你本能地拿走了这些人像，是不是？你听到你主人说，它们非常值钱，而你觉得，最好一不做二不休？现在，回答我这个问题。是不是你第二次走进房间时，把人像拿走的？"

"我并没有进去第二次。进去一次就够了。"

"你是说真的吗？"

"绝对是真的。"

"好。你什么时候出狱的？"

"两个月之前。"

"你怎么得到这件工作的？"

"经由他们的一个监犯相助协会，我出狱时遇到了勃洛克。"

"他是怎样的一个人？"

"他样子像个牧师，实在不是一个牧师。戴着黑色软帽，说起话来半吞半吐。断了一只门牙，戴着眼镜，他名叫桑得斯。他说他希望我改过自新，替我找一个好工作。他推荐我到老霍莱那儿。"

包埃洛站起身。

"谢谢你。现在我完全知道了。你要有点耐心啊。"他在门口停住，接着说："桑得斯给你一双鞋子，是吗？"

格兰的样子极为惊讶。

"呃，是啊！他给我一双鞋子。你怎么知道的？"

"这是我份内事。"包埃洛严肃地说。

同督察说了一两句话，我们三个人走到白哈脱，谈论着煎蛋、咸肉和得文郡的苹果汁。

"这有什么可说明？"英格斯微笑地问道。

"是啊！现在这件案子，已够清楚了，不过，你知道，我证明起来倒是非常困难，霍莱是四巨头下命令杀死的——并不是格兰杀的。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给格兰一个工作，深谋远虑地计划出使他做个替罪的羔羊——格兰有犯罪前科，这件事情就容易多了。他给他一双鞋子，一双复制的鞋子。他自己藏起了另一双鞋子。事情就是如此简单。格兰离开这幢

屋子时，贝姬正在村庄里同别人聊天（可能她的生活每天都这样），他穿上这双复制的鞋子驶车前往，走进厨房，穿进客厅，把这老人击昏过去，再割断喉头。然从他再回到厨房，脱掉鞋子，穿上另一双鞋子，拿着先前一双鞋子，走出去，驾车而去。”

英格斯眼睛一直不停地望着包埃洛。

“这当中，仍然有疑点。为何没有人看到他呢？”

“啊！这就是老四聪明的地方，他走进去。人人都可以看到他，然而却没有一个人看到他。你知道，他是驾驶着一辆屠宰商的车子！”

我叫了起来。

“这条羊腿呢？”

“海斯汀，真的，这条羊腿。每个人都发誓说，那天早上，没有人到花岗石平房去，可是，我在食物贮藏室，找到冰冻的羊腿。今天是礼拜一，羊腿一定是早上送到的，如果是礼拜六，天气这么热，就不可能保持冰冻到超过礼拜天。因此有人到过平房，到处是血迹，便不会引起旁人的注意。”

“真是聪明的天才！”英格斯赞美地说。

“是啊！他很聪明，老四很聪明。”

“像包埃洛一样聪明？”我低声说。

我朋友向我投出一个庄严且带责备的眼光。

“海斯汀，你不应当开玩笑的，”他简明地说：“我不是挽救了一个清白无辜的人，免由被处绞刑罪罢了？这一天已够令人满意啦！”

第五章 失踪的科学家

即使陪审团对霍莱的谋杀案件，宣告格兰（别名毕格）无罪，梅杜斯督察也会完全相信他是清白无辜。他控诉格兰这宗案子——是由于这家伙的前科，他偷的翡翠，和脚印吻合的鞋子——是由于他的实际想法太完整，而不容易被推翻；而包埃洛强要提出证据，违反他的意愿，要说服陪审团。有两名证人，出庭证明曾在礼拜一早上，看到一辆屠宰车，驶到平房，还有当地一名屠夫证实，他的车子只有礼拜三和礼拜五，才到那里去。

有一个女人，想起她确实看到过这个屠夫，离开平房，不过她对这人，却叙述不出形象。他似乎只给她一种印象，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的，中等身材，样子完全像一个屠夫。包埃洛对这样的叙述，只好冷净地耸耸肩头。

"正像我对你说的，海斯汀;" 经过庭讯后，他对我说，"这人是个艺术家。他不只是装上假胡须，戴上蓝眼镜。他把容貌都改变了，这不过是一小部份。暂时他是这样一个人。就那样暂时过这种生活。"

当然，使我不得不承认，由汉威尔来拜访我们的这种人，同疯人院来的那家伙，应当完全看起来一样。我连作梦都没有怀疑到，他们会是那个人？

这完全有点令人沮丧，我们在达脱摩的经历，似乎对我们，一点也没有什么帮助。我也如此对包埃洛说了；可是，他却不承认，以致我们一无所获。

"我们已有进展啦！"他说："我们已有了进展。每和这家伙，接触一次，我们就能多知道一点他的心意和计划。而他对我们的心意和计划，却一无所知。"

"那么他和我，似乎情形相同了。对我来说，你似乎并没有任何计划呢！你好像是坐着等待他做出某些事情。"

包埃洛微笑起来。

"朋友，他还是没有改变。仍是老样子，马上想抓住他们。也许，"这时门上有人敲了一下。"他现在有机会啦！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来了。"他对我的失望，大笑起来，佳浦督察和另一个人走进房间。

"好啊！先生。"督察说："让我替你们介绍，这位是美国的秘密工作人员，肯脱队长。"

肯脱队长是个高瘦的美国人，一副没有感情的脸色，看起来像木头雕刻成的一样。

"真高兴见到你们，先生们，"他低声说。

包埃洛丢了一根木头，到炉火里面，端来几把安乐椅。我拿来几只酒杯斟上威士忌和苏打。队长喝了一大口酒，表示出感激样子。

"他们国家的法律，仍旧管用吧！"他说。

"现在谈到正经事情，"佳浦说："包埃洛向我提出请求。他对四巨头这名子的一些事情，感到很有兴趣；他请求我，如果我在公务上，听到这个名子时，请我随时通知他。但我对这种事，并不感到兴趣；不过，我想起他说过的话，当这位队长，有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跑到此地时，我就立刻说：'我们去看包埃洛先生吧。'"

包埃洛望着肯脱队长，这个美国佬接着说下去。"你可

能想起曾在报上的报道，包先生，有几艘鱼雷艇和驱逐舰，在离美国海岸不远的海面上，撞上了岩石而沉没掉。这件事是在日本发生地震后引起的，并说明这件灾难，是由于海啸所引起的。不久前，集合了一些恶棍们和枪手们，由他们搜出的一些文件上，而使这件事，有了面貌一新的改观。这些文件似乎说到“四巨头”的某个组织，片断的说到一些强有力的无线电设施——这些至今还没有人尝试过的，把无线电能源加以集中，能够把强有力的无线电信号，集中到某个指定的地点。要求对这种发明的权利，似乎是显得荒谬可笑的，但我已把它们的价值，报告给总部，我们的一个博学多才的教授，因而忙碌起来。现在情形好像是，你们的一名英国科学家，在英国协会，宣读了关于这件事的一篇论文。他的同僚 认为，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奥秘。大家都认为：这件事很牵强而富于幻想，而你们的科学家却固执己见，声称他自己，对他做的实验，已近乎有了成就。”

“他们便提议我到此地来，和这位先生会见。他是一个相当年轻的人，名叫哈立台。他是这方面的权威人物，我是从他那里知道的，提议的这件事，是不是有任何的可能。”

“有没有可能呢？”我起劲地问道。

“我就是不知道。我没见到哈立台先生——也不可能见到。”

“事情真相是，”佳浦简明地说：“哈立台失踪啦！”
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两个月前。”

“有没有报告他失踪了？”

“当然报告了。他太太很郑重其事的到我们这里来。我

们已尽了我们的力量，但我始终知道，这不是一件好事情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从来就是——一个男人在那个地方那样的失踪。”佳浦眨着眼睛说。

“什么地方？”

“巴黎。”

“哈立台是在巴黎失踪的？”

“是啊！他为了科学工作到那里去——他这么说的。当然，他会这样说的。可是，你知道，一个男人在那种地方失踪，用意何在？显然这是阿伯支族的工作，这件事就结束了——不然就是自愿失踪——这最有可能。欢乐的派瑞和所有的一切厌恶家庭生活。哈立台和他妻子，在他动身前发生过小口角，这完全证明是一件昭然若揭的案件。”

“我想知道。”包埃洛想着说。

这个美国佬奇怪地望着他。

“那么，先生，四巨头怎么说法？”他慢吞吞地说。

“四巨头，”包埃洛说，“它是个国际组织，头儿是个中国人。听说他是老大。老二是个美国佬。老三是个法国女子。老四是个英国人，人们称它是破坏者。”

“有个法国女人，呃？”美国佬吹了个口哨说：“哈立台是在法国失踪的。这里面可能有些花样。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对她一无所知。”

“可是，这是一件大事情，呃？”另一个说。

包埃洛边点头，边把酒杯整齐地排放在盘子上。他像平

常一样喜欢样样井然有序。

“让这些船沉了，是什么主意？四巨头是德国特技家吗？”

“四巨头是为了他们自身——只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。他们目的是在统治世界。”

美国佬哄然大笑起来，但看到包埃洛板着脸，才停住了笑。

“你大笑起来了，先生，”包埃洛对他，摇一下手指说：“你没有表达出你的意思——没有用你的脑子的灰色小细胞。这些只是为了考验他们的力量，毁灭了你一部份的舰队，那是些什么人呢？先生，这完全是他们拥有。这种引人的新力量的一种考验。”

“说下去，先生，”佳浦高兴地说。“有好几次，我读过关于超级罪犯的事情，但我从没有遇到过他们。唉！你已听过了肯脱队长的说话。还有什么我可以替你效劳的呢？”

“是啊！我的朋友。请你把哈立台太太的地址告诉我——你愿意的话，也对她介绍几句。”

因此第二天，我们到靠近苏瑞的乔勃汉村的契威特·洛奇去了。

哈立台太太立刻接见了我们，她是一个高大漂亮的女人，样子显得心神不宁而热忱。有一个五岁大的漂亮小女孩，同她住在一起。

包埃洛表明我们访问的目的。

“啊！包先生，我真高兴，该多么的感激。当然，我曾听说过你。你不会像苏格兰警场的那些人，他们既不听我说的话，也不想办法了解。法国警方也一样的糟。他们全认为，

我先生是跟别的女人跑掉了。但他不像是那样的人！他平生想的就是工作。我们一半的争吵，完全是由于那个原因。他对工作，比对我还关心。”

“英国人嘛！他们全都那样，”包埃洛安慰她说，“不是工作，就是游乐。他们对这些事情，全非常认真的。太太，请再详细对我说一遍，尽可能有条不紊的把你先生失踪的确实情形，说给我听。”

“我先生是在七月二十日，礼拜四到巴黎去的。他要到那里接见和拜访同他工作有关的各界人士，奥尼维太太就是其中之一。”

包埃洛听到说起这个闻名的法国女化学家，就点起头，她辉煌的成就，甚至远超过居里夫人之上。法国政府曾授勋给她，她是当今举世闻名的人。

“他在晚间到达那里，立刻到卡斯汀街的卡斯汀旅馆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和波果尼教授，有个约会。他样子非常愉快。他们两个人，做了最有趣的谈话。在第二天安排好，到这位教授的实验室里看看一些实验。他独个儿在皇家酒店用了午餐，到波也斯去散步，再到派柴的奥尼维太太家去拜访。到了那里，他样子也完全正常。大约六点时，他离开那里。没有人知道，他在哪儿用餐，可能一个人在哪家餐馆里用餐。大约十一点时，他回到旅馆，一直到他的房间；第二天早上，他走出旅馆后，再也没有被人看到过。”

“他离开旅馆是什么时候？在他正常的离开，去赴波果尼教授实验室的约会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我们不知道。他并没有说要离开旅馆。旅馆里的人，也没有给他准备早餐，似乎他一早就出去了。”

“他也许可能在晚上进去后，又出去了？”

“我不认为是这样。他曾在床上睡过，晚上看门的人，也记得在那时候有人走出去。”

“太太，你说得非常有理。我们可能接受，他第二天一早就走出去这说法——从某个观点上，可以信得过。他不可能在那时候，受到任何阿柏克族的攻击，做了牺牲。他的行李是不是还在那里？”

哈立台太太似乎有点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，她最后说：“没有——他一定带走了一只小手提箱。”

“哦？”包埃洛想着说：“我想知道，那天晚上，他在什么地方。万一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就会知道得更多的事情。他遇到过什么人？这就显得神秘了。太太，我自己不需要接受警方的看法，他们的看法，总会说是去找女人。然而事情很清楚，那天晚上发生了某些事情，改变了你先生的计划。你说他回到旅馆时，问过有没有信。他有没有接到信呢？”

“只接到一封，一定是在他离开英国那天，我写给他的信。”

包埃洛慎密地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他迅速地站起身。

“呃，太太，要澄清这件在巴黎发生的神秘事情，要我自己立刻到巴黎走一趟，才能找出原因了。”

“这全是以前的事情了，先生。”

是啊！我们必须到那里去找。”

他转过身离开房间，把手放在门把手上。

“请告诉我，太太，你可曾记得你先生说过这句话：四巨头。”

“四巨头，”她想着回答说：“哦，我记不得了。”

第六章　楼上的女人

这完全是哈立台太太能对我们所吐露的了。我们回到伦敦，第二天便在赴欧洲大陆的途中。包埃洛有点悲哀的冷笑说："朋友，四巨头使我有了精神。我到处奔来跑去，真像我们的老朋友：人类的狐狸。"

"或者你在巴黎会遇见他，"我知道他是在说吉拉德，苏瑞脱最可靠的一名侦探，他在以前曾遇见过他。

包埃洛扮了个鬼脸。"我虔诚地希望不要见到，他并不喜欢我呢。"

"这不是很难的事情吗？"我问道："要去找出两个月前一天晚上，一个不明的英国人所做的事情？"

"朋友，的确很难。可是，他清楚得很，包埃洛喜欢做困难的事情。"

"你认为四巨头把他绑架了？"

包埃洛点头。

我们必需要到旧场地去查问看看了，我们所知道的，却不比哈立台太太告诉过我们的多。包埃洛和波果尼，做过冗长的谈话；在谈话中，他想找出哈立台是否那晚提起过任何他自身的计划？可是，我们完全一无所获。

我们下一个查问的消息来源，是闻名的奥尾维太太。当我们踏上她住的派柴别墅时，我完全激动起来了。一个女人这么深入地置身于科学领域里，这对我来说，似乎总是一件不同凡响的事。我认为，做这种工作，纯然是男性花脑力的

事情。

一个十七岁左右的青年，把门打开来，使我模糊地想起一个沙弥，他样子是这么墨守礼仪。包埃洛在事前，费了心思替我们的会见做好安排，他知道奥尼维太太，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研究工作中，没有事先约定，决不会接见任何访客。

我们被引进一间小小客厅，女主人在那儿，立刻接见了我们。她是个高大的女人，穿了一身白长罩衫，更显出她的高大，象修女戴的一顶帽子，盖在头上。她长型的脸，脸色苍白，一双动人的乌溜溜眸子，燃烧着狂热的光芒。样子真象个老女教士，而不象一个现代化的摩登法国女子。一边面颊，有块疤痕，给破了面相，我想起，三年前，在实验室的一次爆炸中，她的丈夫和共同工作的人送了命，她自己也受到严重的灼伤。自从那时候起，她便和外界隔绝了往来，把旺盛的精力，投注在科学研究工作上。她冷淡而客气地接见我们。

"我接见过警方好多次，先生们。我想对他们很难有帮助，同时我也不能帮助他们。"

"太太，可能我不会再问你那些同样的问话。第一，你和哈立台先生在一起时，说些什么话？"

她样子有点惊异起来了。

"我们只谈工作！他的工作——也是我的工作。"

"他有没有对你说起过，最近他把理论搜集在他向英国协会读过的论文里面？"

"当然他说起过罗！主要是这些我们谈过的理论。"

"他的想法有点怪诞，是不是？"包埃洛不关心地问。

道。

"有些人这么想过。可是，我不同意。"

"你认为它们实不实用？"

"完全实用。我自己做的研究，就有点相同，虽然盼望从事的结果不同。我研究过素负盛名的镭C，这种物质放射出来的伽玛射线，那是镭发射出的一种产物，我这么做时，遇到某些非常有趣的磁化现象。真的，我对我们名之为磁力的真正大自然的力量，得到一个理论，不过，还没到把我的发现，向全世界宣布的时候。哈立台先生的实验和观点，使我感到非常的有兴趣。"

包埃洛点头。然后他问出一个令我惊异的问题。

"太太，你们在什么地方，谈到这些论题的？在此地吗？"

"不是，先生。在实验室里。"

"我能不能看一下？"

"可以啊！"

她领我们到门口。门对着一条小通道敞开在那里。我们走过两道门，进入一间大实验室，里面排满了有倾口的烧杯和坩埚，还有百来件器皿；这些东西，我连名子也叫不出。有两个人，在忙碌着做实验。奥尼维太太替我们做介绍。

"克劳德小姐，是我第一名助手。"她是一个高高，脸色严肃的年轻女郎，她向我鞠躬为礼。"赫列先生是一个可靠的老朋友。"

这个年轻人，长得又矮又黑，痉挛性地鞠躬。

包埃洛向四周望了一望。我们进去的一道门旁边，另有两道门。一道通到花园，另一道通到一间小房间，也是做研

究用的。包埃洛对一切都弄清楚了，然后自己说要回到客厅去。

“太太，在你他会见时，是你一个人同哈立台在一块儿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我两名助手，在隔壁较小的房间里。”

“你们的谈话，会不会被人听到呢？”

她在回想，然后摇头。

“我并不认为这样。我完全确定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门全是关紧的。”

“有没有人可能躲在房间里面呢？”

“角落里有这口大食橱——但这想法，是荒谬可笑的。”

“太太，不完全是荒谬可笑的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哈立台先生，有没有提到过他晚间的计划？”

“他什么也没说。先生。”

“谢谢你，太太，对不起打扰了你。请别见怪，我们走啦！”

我们走进大厅。一位女士刚走进前面的门。她飞快奔上楼，她戴着重孝，表示出她是一个法国寡妇。

“最不寻常的一类女人。”我们一面走过去，包埃洛一面说。

“奥尼维太太吗？是啊！她——”

“为什么不是呢？当然不是奥尼维太太！世上没有多少象她那种天才。没有，我说的是另一位女士——走上楼的那位。”

“我没看到她的脸，”我瞪着眼说，“我几乎难以明

白，她怎样做到的。她绝对没看到我们。”

“这就是我为何要说，她是一类不寻常的人啊！”包埃洛低沉地说。“一个女人走进她家里——我推测这是她的家，为因她用钥匙走进来——一直跑上楼，甚至连大厅里的两个陌生人，”看也不看上一眼，看一看他们是谁？真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——事实上，也完全不自然。那是什么？”

他把我猛拉到后面——真是拉得恰到好处。一颗大树应声倒了下来，倒在人行道上，只差那么一点点就击中我们。包埃洛对大树瞪着眼，脸色苍白得不安起来。

“真是九死一生！但可笨拙得很，我不怀疑——至少没有一点怀疑。幸好我眼快，一双猫样的眼睛，不然包埃洛现在可能早粉身碎骨了——那就是场天大的灾难。朋友，你也一样——虽然算不上是这种国内大灾难。”

“谢谢你，”我冷静地说，“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？”包埃洛叫着说，“我们要多想想了。是啊！就在此时此地，我们要动用我们的灰色小细胞。这位哈立台先生，他现在真的人在巴黎？是啊！因为波果尼教授认识他，看见他，而同他说过话。”

“你到底用意何在？”我叫着说。

“那是礼拜五早上。他最后被看到时，是在礼拜五晚上十一点钟——可是，在那时候，真的有人看到他吗？”

“那个看门的人——”

“晚上看门的人——他先前没看到哈立台。有一个男人走进来，十足象哈立台——我们可以相信是老四——先问有没有信，再走上楼，收拾一只小手提箱，第二天早上溜掉。那一晚，没有人看到哈立台——没有，因为他已落在敌人手

里了。奥尼维太太接待的是哈立台吗？不错，虽然她并不一眼就认识他，一个骗子几乎很难瞒过她。他来此地，会过面，再离开。以后的情形呢？”

包埃洛抓住我手臂，把我拉回到别墅。

“朋友，想想看，失踪后的这一天，我们去找脚印。你喜爱脚印。是不是？你看，他们从此地走去，一个男人的脚印，哈立台先生的脚印……他像我们一样，转到右面，他走得好快啊——还有另一个人的脚印跟在他后面呢——走得快极啦——小小的脚印，一个女人的脚印。你看，她赶上他啦——一个苗条的年轻女人，戴上寡妇的面纱。‘对不起，先生，奥尼维太太要我请你回去。’他停下来，转过身。现在这个年轻女人，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她并不希望给人看到同他在一块儿走。她就在分隔两个花园的一条畅通窄巷那里，赶上了他，这不是很巧合？她领他走过去。‘这条路比较近，先生。’右面是奥尼维太太别墅的花园，左面是另一栋别墅的花园——你听我说，大树是从那所花园倒下的——离我们这么近。巷子里的两所花园门，全敞开在那里。在那里有了埋伏。几个人涌出制服他，把他带到那栋陌生的别墅里。”

“天啊！包埃洛，”我叫道：“你好像真得看到一样？”

“我是用心里的眼睛看到的，朋友，这样，只有这样，事情才能发生。快，让我们回到屋子里去。”

“你想再见见奥尼维太太吗？”

包埃洛奇怪的笑笑。

“不，海斯汀，我是想看看楼上那位女士的脸孔。”

“你认为她是谁？奥尼维太太的一个亲戚？”

“更可能是她的秘书。不久前雇请的一名秘书。”

同样一个和气的沙弥，替我们打开了门。

“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刚走进去的那位女士，寡妇的名子？”包埃洛问道。

“你问的是弗隆尼太太？太太的女秘书吗？”

“就是那位女士，你能不能请她同我们谈一会。”

年轻人走掉了，一会儿又出现。

“对不起。弗隆尼太太一定是出去了。”

“我想不会吧！”包埃洛冷静地说。“你可以把我的名子，包埃洛告诉她，就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要立刻见她”。

我们这个报信的人，又走掉了。这一次，这位女士下楼来了。她走进客厅。我们跟着她。她转过身揭去面纱。我惊讶地认出是我们以前的敌手，俄国的一个女伯爵，诺莎柯伯爵夫人，她曾在伦敦指挥过一件惊人的珠宝窃案。

“我在大厅里见到你们，就担心事情糟了。”她哀伤地说。

“我亲爱的诺莎柯伯爵夫人——”

她在摇头。

“现在我叫英纳兹·弗隆尼了，”她低声说；“一个西班牙人啦！嫁给一个法国人。你想要我做什么？包先生？你真是个令人可怕的人。你把我赶出伦敦。我想，你现在又要把我的事情，告诉我们奇妙的奥尼维太太，再要把我赶出巴黎了？我们可怜的俄国人，你知道，我们必须要生活下去的啊！”

“事情比这还更严重呢！太太。”包埃洛望着她说，

"我建议从隔壁的门走进别墅，如果哈立台先生。还活着的话，就把他放掉。你明白，我一切都知道了。"

我看到她突然脸色苍白起来。在咬着嘴唇。然后她坚决地说。

"他还活着呢——不过，人不在这栋别墅里。好，先生，我同你做一次交易。放掉我，我把活得好好的哈立台先生交给你们。"

"我接受，"包埃洛说："我自己也正想建议做这一次交易呢！顺便问一声，四巨头是不是你的雇主？太太？"

我再度见到她脸上露出死人的苍白，但她没回答这个问话。

"你答应我打个电话，行吗？"她反而问道，走到电话前，拨了一个电话。"别墅的电话号码，"她解释。"你们的那位朋友，就监禁在那里。你们可以把那栋别墅，交给警方——不过，等警方到达时，已人去楼空了。哎呀！我完蛋啦！是你吗？安得列？我是英纳兹。这个比利时矮子，他每件事情都知道了。把哈立台送到旅馆去，快点离开。"

她放下电话，微笑着向我们走过来。

"你陪我们一起到旅馆去吧！太太。"

"当然。我正希望这样呢！"

我叫住一部街车，我们一起坐上驶走。我能从包埃洛的脸上，看出他在困惑起来。这件事情实在太容易了。我们到达旅馆。看门的人向我们走过来。

"有位先生来了。他在你们房间里。他似乎人很不舒服。有个护士到过他那里，不过，她已走掉了。"

"不要紧，"包埃洛说，"他是我朋友。"

我们一起到楼上。有一个脸容憔悴的年轻人，坐在的一把椅子上，他看起来已到了精疲力尽无法支撑。包走到他跟前。

“你就是哈立台？”这人点点头。“把你的左手臂我看一下。⑤哈立台的左手肘下有颗黑痣。”

他伸出手臂，黑痣赫然就在上面。包埃洛对伯爵身施礼，她转过身，走出房间。

一杯白兰地使哈立台苏醒了过来。

“天啊！”他咕噜着说，“我从地狱里回来的吧……些凶恶的家伙，真是恶魔投胎。我的内人在什么地方？些什么主意？他们对我说，她会认为——”

“她并没认为那样，她对你的信心从没动摇过。她等你呢——她和孩子。”包埃洛坚定地说。

“谢天谢地。我几乎不相信，我会再得到自由。”

“先生，既然你复原过来了，我想听一听你的全部故哩！”

哈立台表情形容不出的望着他。

“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。”他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有没有听说过四巨头这件事？”

“听说过。”包埃洛冷淡地说。

“我知道的，你却不知道。他们有说不尽的权力。如果我保持沉默，我将会得到安全——如果我说出一个字——不只是我，⑥就是我亲近的人，都会遭殃。同我争论也没用。我一点也记不得了。”

他站起身，离开房间。

包埃洛脸上露出受挫折的神情。

“因此又是这么一回事情了，是吗？”他咕噜着说：“四巨头又赢啦！你手里拿的什么？海斯汀？”

我递给他。

“伯爵夫人离开前，草草写下的。”我解释。

他读出来。

“再见。N。”

“签上了缩写字N。或许只不过是一种巧合，这也同时代表一个四字，我奇怪，海斯汀，我真奇怪。”

第七章　窃镭贼

哈立台被释放这天晚上，他睡在馆旅里我们住的隔壁房间里，整晚上，我听到他在熟睡中，做出一片呻吟和不满的声音。不用说，他住在别墅中经历到的事情，已损害到他的神经，到第二天早上，我们从他身上，得不到一点消息。他只是重复叙述，在四巨头支配下的无限权力，好像一说出来，就会带给他报复一样。

吃过午餐，他到他太太那里去了，我和包埃洛留在巴黎，我在忙来忙去，而包埃洛的沉默却令我苦恼起来。

“天啊！包埃洛，”我力劝他说，“让我们采取行动，对付他们。”

“朋友，钦佩！钦佩！从何处采取行动呢？对付谁？我倒要请教你啦！”

“当然对付四巨头啊。”

“当然。可是，你怎么着手呢？”

“从警方着手。”我带着怀疑，冒险地说。

包埃洛微笑起来。

“他们会怪我吹牛呢！我们一点也无法做些什么！我们必须等待。”

“等待什么？”

“等他们行动。你在英国，对拳击十分的了解和极为喜爱。如果有一个人，没采取行动，另一个一定会采取行动。由敌人做出的攻击上，可以熟悉他的某些招数。那是我们的

份内事——让另一方，先做出攻击。”

“你认为他们会做出攻击吗？”我不信地问道。

“不论怎样我都相信。他知道，起先他们想把我赶出英国，却没成功。然后，在我们牵涉进达脱摩的事件，使他们的牺牲者免于受绞刑，而昨天，我们又再度妨害了他们做出的计划。他们一定不会罢休的。”

我正想到这里时，门上有人敲了一下。没等到回答，一个男人已走进房里，把门在身后关上。他是个高瘦的人，鼻子有点钩，面色发黄，像生病一样。身上穿了一件轻外套，钮扣扣到下巴，一顶软帽，遮住了眼睛。

“对不起，先生们，我有点不礼貌的乱闯进来，”他细声地说：“可是，我干的行业，有点不大正统。”

他微笑着走到桌子前，坐了下来。我刚想跳起身，却被包埃洛用手势，阻止住了。

“先生，正象你说的，你有点不礼貌地闯进来。你能说说你的行业吗？”

“亲爱的包先生，这很简单。你已使我的朋友们苦恼起来了。”

“在哪一方面呢？”

“啊……包先生。你不是认真问我的吧？你同我知道得一样清楚。”

“先生，这要看你的那些朋友们，是谁了。”

这人一句话也没说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烟匣，取出四支烟，把它们丢到桌子上。然后他捡起来，放回到烟匣里，再放进口袋。

“啊哈！”包埃洛说，“就是这么一回事吗？你的朋友

们怎么说呢？”

“先生，他们说，你应当运用你的智慧——侦察这件正统的案子，运用你丰富的智慧，回到你以前的副业上去，解决伦敦社交界女士们的问题。”

“一件温和的计划，”包埃洛说，“假定我不同意呢？”

这人做出一个动人的姿态。

“当然，我们会万分遗憾的。”他说。

“因此，伟大包埃洛的所有友人和崇拜他的人，全会遗憾起来。不论多么深切的遗憾，也不能使一个人再起死回生。”

“说得很妙，”包埃洛点头说“假定我——接受呢？”

“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我可以提供你——补偿。”

他掏出一只皮夹，丢了十张钞票在桌子上。每张一万法郎。

“这不过是我们善意的表示，”他说，“还会付给你比这十倍多的钱。”

“天啊！”我叫起来。“你想——”

“坐下，海斯汀，”包埃洛专横地说：“抑制住你善良又老实的个性，坐下来。你这位先生，我可以对你这么说。我此地这位朋友是怕你逃跑，怎么会叫我不打电话给警方，叫他们把你拘押起来的？”

“要是你认为适当的话，你尽可以这么做。”我们的访客镇静地说。

“哎呀！你看，包埃洛，”我叫起来，“我受不了这个态度，快打电话给警方，把这件事做一个解决。”

我飞快站起身，大步走到门口，背靠着门站在那里。

“这似乎是免不了的了，”包埃洛好像做思考地低声说。

“可是，你并不相信免不了，呃？”我们的访客微笑说。

“打吧，包埃洛。”我说。

“朋友，这是你的责任啊。”

他拿起电话，这人突然像头猫一样扑向我。我正准备等他扑过来。不一会，我们两个纠缠在一起，在房间里扯来扯去。突然间还是被他溜掉了。我一直守着优势，他到了我的下方。然后在非常有利的情势下，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情。我的头部朝向前面，人缩成一团的撞到墙上。我立刻爬了起来，可是，门已在我的敌人身后被关上了。我冲到门前，摇着门，门由外面锁上了。我从包埃洛手里夺过电话。

“是办事处吗？快拦住那个走出去的人。一个高个子，穿着扣上钮子的轻外套，头戴软帽的人。警方正要缉捕他哩！”

不一会，我们听到外面走廊上，传来一阵吵闹声。钥匙在门孔里转动的响声，门啪的被打开来。干事已站在门口。

“那个家伙——你已抓到他了？”我叫着说。

“没有，先生。没有人下楼来啊！”

“你们一定没注意到，让他溜跑了。”

“没有啊！先生。他能够逃跑，我就不相信。”

“我想，你们没注意到，已被他跑掉了，”包埃洛轻声说：“也许是跑掉了一个旅馆里的职员呢？”

“我们只看到有一个捧了盘子的侍者呢？先生、”

"哎呀！"包埃洛说。

"他为什么穿上轻外套，扣上钮子了。"我们最后离开时，包埃洛沉思地说。

"我真抱歉，包埃洛，"我有点沮丧地说："我想，我已完全把他打垮啦！"

"是啊！我想，那是日本式的诡计。朋友，你不要自找苦吃。凡事全要根据计划——根据他的计划进行。我正需要那样呢！"

"这是什么？"我叫起来，突然攫住地板上的一只棕色物体。

这是一只棕色的细长型皮夹子，显然是我们那位访客，同我搏斗时，从他口袋里掉下的。里面有两张收据，写上费立克·拉恩的名子，还有一张摺起的纸条，这使我的心噗噗的跳得快起来。那是半张信纸，上面用铅笔潦草写上几个字，却非常重要。

"下一次会议，将于周五上午十一点，在艾契纳街三十四号举行。"

信尾签上一个四字。

今天正是礼拜五，壁炉架上的时钟，指着十点半。

"天啊，多么侥幸！"我叫起来。"真是吉凶可卜。我们必须立刻开始行动。真是天大的运气！"

"所以为什么他跑来了？"包埃洛说。"我现在完全明白啦！"

"明白什么？快嘛！包埃洛，别呆着在那儿尽做白日梦。"

他望着我，慢慢地摇头，边在微笑。

“‘你到我的客厅里来行吗？蜘蛛对苍蝇说。’这就是你们英国孩童时的儿歌，是不是？不，不，他们虽很聪明——却还不及我包埃洛来得更聪明。”

“你到底用意何在？包埃洛？”

“朋友，我在推想早上所做访问的原因。我们那位访客，真的想成功地收买我？或是想威胁我，要我放弃我的工作？这似乎令人难以相信。唉！那么，他是真的这么样？现在我明白这全部的计划了，非常的巧妙，也极为完美的计划——收买我和威胁我，只是表面理由——他不费吹灰之力的避免必要的挣扎，很自然而合理的掉下了皮夹——而结果——这是一个圈套！艾契纳街，上午十一点？我想不是吧，朋友？人们没有那么容易可以捉住我包埃洛呢！”

“天啊！”我喘息着说。

包埃洛皱起了眉头。

“我还有一件事不懂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时间，海斯汀，时间啊！要是他们想用诡计把我诱引去，当然晚上的时候，最适合？为什么要在早上的时候？今天早上，可能要发生什么事吗？他们希望不让我知道的某些事情？”

他摇头。

“我们会弄清楚的。朋友，我就坐在此地。今天早上，我们不要行动。我们在此地等事情发生吧！”

到正午十一点半的时候，事情终于来了。送来了一只小信封。包埃洛把它拆开来，再递给我。是那个闻名世界的科学家，奥尼维太太送来的。她请我们立刻到派柴去。

我们毫无延误地遵从她的请求。奥尼维太太在同一个小客厅里，接见我们。这一个杰出的女人的奇异力量，使我再度震惊起来，她修女般的长脸，和像火燃烧一般的眸子——白克瑞尔和居里的辉煌继承人。她立刻开门见山地说："先生们，你们昨天为了哈立台先生失踪事件，来访问过我。现在我知道，你们曾第二次回到这栋屋子里来，请求见我的秘书，弗隆尼。她同你们离开这屋子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哩！"

"就是这件事情吗？太太？"

"不！先生，还有。昨晚实验室遭人闯进去，有些宝贵的文件和非正式的记录，被人偷走了。窃贼是想得到某些更珍贵的蒸馏器，幸好没有把那只大保险箱打开。"

"太太，这些全是这件案子的事实。你的秘书弗隆尼太太，就是诺萝柯伯爵夫人，她是一名惯窃，她要为哈立台的失踪，担负起责任呢！她同你在一起，有多久啦？"

"五个月，先生。你说的话，真令我吃惊。"

"可是，这是真的啊！这些文件，他们可以轻易地拿到吗？或是你认为，是知道内情的人干的？"

"窃贼完全知道从何处下手，这倒有点奇怪。你认为弗隆尼——"

"不错，我相信，可能是由于她提供内情，他们才能采取行动。可是窃贼们没有找到的是什么呢？珠宝吗？"

奥尼维太太微笑一下摇着头。

"比这更宝贵的一些东西，先生。"她向四周望了一遍，然后俯身向前面，压低声音说："镭，先生。"

"镭？"

“是的，先生。我正在从事实验的紧要关头。我自已拥有一小部份的镭——大部份是由于我进行实验时借给我用的。真正一小部份，包括大量世界上的存货，可值上好几百万法郎呢。”

“藏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藏在大保险箱的铅匣子里。保险箱表面上又旧又不像样；可是，却是制造保险箱的人，得意的杰作。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窃贼们，没办法打开它的原因。”

“你把镭保藏有多久了？”

“只有两天多，先生。到时候我就完成了我的实验。”

包埃洛的眼睛发亮起来。

“弗隆尼知道这件事吗？好——那么，我们的朋友们，就会回来啦！不要把我说的话，告诉任何一个人；但请放心，太太我会替你好好地保护镭的。你有从实验室到花园去的门上的钥匙吧？”

“有的，先生。在这里，我自已有一把备用钥匙。此地一把钥匙是两幢别墅间，通到窄巷的花园门上的。”

“谢谢你，太太，你今晚像平时一样上床，不用怕，把一切都交给我。但不要告诉任何一个人——也不要对你那两个助手说。行吗？不要对他们说才好。”

包埃洛十分满足地揉揉手，离开了别墅。

“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我问他。

“现在啊！我们离开巴黎，到伦敦去，海斯汀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们收拾好行李，进过午餐，驶车到嘉尔·诺德去。”

"错呢？"

"我说，我们要到英国去——并没说我们要到那里啊！想一想吧！海斯汀。我们受到人监视和跟踪，这是当然的事。我们的敌人，一定认为，我们正要回英国去，除非他们看到我们，上了火车动身，才真的相信。"

"你是说，我们趁最后一分钟的车子开溜么？"

"不是，海斯汀。我们等于是真正的离开，使我们的敌人们会感到满意。"

"不是，火车要到卡拉斯才停啊？"

"要是付出点钱，情形就不一样啦。"

"那么，快点嘛！包埃洛——当然你不能付快车的钱，叫它停车的啊——他们会一口拒绝的。"

"亲爱的朋友，你从没有留意那个小小的把手吗？那条令人注目的布告，使用不当，要罚一百法郎吗？"

"哎呀！你是要拉个警铃了？"

"我的一个朋友，披勒·康姆巴会做的。等他同车上警卫争吵得打起架时，全车上的人，都会好奇而兴奋地感到兴趣时，我们就悄悄地溜跑。"

我们准时按照包埃洛的计划做到了。披勒·康姆巴是包埃洛的一个密友，他显然完全清楚我朋友的办法，同意了这安排。在我们正要到达巴黎郊外时，他拉了那根联络用的绳索。康姆巴以最令人激赏的法国方式打起架，包埃洛和我才能没给人注意到，偷偷地溜下火车。我们首先要做的，就是大略改变一下外表。包埃洛把这些化妆用的东西，装在一只小箱子里随身带下来。打扮成两个身穿肮脏蓝罩衫的流浪汉。我们在一家偏僻的小旅馆，进过晚餐，再动身回到巴

黎。

快到十一点时，我们又回到奥尼维太太的别墅附近。我们溜进窄巷之前，先向路上打量了一遍，这整个地方，似乎一片荒凉。我们确定没有一个人跟踪我们。

“我不希望他们现在到此地来，”包埃洛低声对我说：“他们可能到明天晚上，才能来呢！可是，他们完全清楚，他们只有两个晚上的时间，镭还会在那里。”

我们非常小心地，用钥匙转动花园的门。门毫无声息打开来，我们走进花园。

这时候，完全出乎意外的，我们受到了突如其来的攻击。一下子，我们全被包围起来，口里被东西塞住，手脚受到捆绑。少说也有十来个人，早在等候我们。抵抗是没有用的了。我们像被捆绑成两捆东西，被人抬起来搬走。使我大感惊异的是，他们抬着我们，向屋子走去，而不是远离开屋子。他们用钥匙，打开门，走进实验室，把我们抬进去。里面一个人，在那只大保险箱前弯着腰。保险箱的门嘣的被打开。我感到浑身不舒服起来了。他们想把我们捆绑着，丢到里面去吗？把我们丢在里面，慢慢地让我们窒息死亡？

但令我惊异的是，我看到保险箱里面，有石级通到地下。把我们抬进狭窄的通道，终于走进一间宽敞的密室。

有个高高、仪容端庄的女人，脸上戴着一张黑绒面具，站在那里。从她那副具有权威的姿态，她明明掌握住了情势。这些人把我们抛掷在地板上，径自走掉——只剩下戴假面具的这个秘密人物。我相信她是谁了。是这个不为人知的法国女人，四巨头中的老三。

她蹲在我们身边，拿掉我们嘴里的布块，仍让我们捆绑

往，然后站起身面对着我们，她忽然拿下她的假面具。

竟然是奥尼维太太！

“包先生，”她低声嘲弄地说，“好极啦！妙哇！天下无敌的包先生。我昨天早上，给了你一个警告。你竟然没注意到——自认为可以同美国对抗斗智的。你也会有这么一天啊！”

她有一股冰冷的深深恶意，叫我蚀骨冰心，与她眼睛里燃烧着火焰，是这么不一致。她发疯了，带着有天才的疯狂！

包埃洛什么也没说。低垂着下巴，眼瞪着她。

“呃，”她轻声说：“到此结束啦！我们不允许，我们的计划，受到干扰。你有没有最后的请求？”

我从没有感到这样的接近死亡。包埃洛竟然从容不迫。既不畏缩，脸也没发白，只是兴趣毫不稍减的眼瞪着她。

“太太，你的心理学，真叫我深感兴趣，”他镇静地说，“我的时间太少了，而不能专心从事研究，真是太可惜的事情。是啊！我有一个请求。我认为，一个快被处死的人，常会准许抽最后一支烟的。我身上带着烟匣。如果你允许的话——”他低头望着身上的绳索。

“啊！是呀！”她大笑起来。“你是要我把你的双手解开，是不是？你真聪明，包先生，我明白啦！我不会解开你的双手的——不过，我可以替你掏烟匣。”

她蹲到他身旁，掏出他的烟匣，取出一支烟，放进他嘴里。

“现在我给你点火。”她站起身说。

“不必啦！太太。”包埃洛的声调，令我吃了一惊，也

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
"别动，我请你别动，太太。万一你动一下，就会抱恨终生。你完全不认识这些东西吧？南美印第安人毒箭上用的。只要一动就死亡。有的部落，是用一根小小的吹管——我也有一根小小的吹管，构造得看起来，完全和一支烟一模一样。我只要一吹……啊！你在动啦！快别动，太太。这支烟的机械，最精巧透了。一吹——就有像鱼骨一样的小箭，飞过空中——射中它的目标。你不愿意送命吧！太太。那么，我请你解开我的朋友，海斯汀的绳结。我虽无法动用双手，但我能够转动头，所以，你仍旧在我的射击距离内，太太。不要犯上错误，我请求你。"

她慢慢地晃着手，脸上露出愤恨的表情，弯下腰，依照包埃洛的吩咐做了。我自由啦！包埃洛口头给我指示。

"你现在把这位女士捆绑起来，海斯汀。对啦！有没有把她捆个结实？再来松我的绑。算我们命大，她遣走了她的亲信们。我们也许希望能有一点运气，顺利地找到出口的路。"

不一会，包埃洛站到我身旁。他对这位女士鞠躬。

"我包埃洛不会这么容易被人除掉的呢！太太。我要告别啦！"

她的嘴巴被塞住，没法回答，但她眼里的凶光，却把我吓怕了。我由衷地希望，再也不要落到她的手掌里。

三分钟后，我们已到了别墅的外面，匆匆越过花园。外面的路很荒凉，我们即时离开了附近。

于是包埃洛开腔说："我真是活该，听了那女人的鬼话。我是个三重的白痴，一头可怜的动物，三十六倍的白

痴。我没落入他们的圈套，真是命大。甚至还不知道是圈套呢——除非我是真的中了计。他们知道，我会看穿的——他们也希望我看穿。这就说明了一切——他们不费力地放弃了哈立台——放弃了每一件事。奥尼维太太，是统治的灵魂——诺莎柯只不过是她的副手。奥尼维需要听听哈立台的意见——她自己有必需的才能，能填补困惑他的漏洞。是的，海斯汀，现在我们知道，老三是谁了——是个女人，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家！想想看吧！东方人的脑筋，西方人的科学——另外两个人的身份，我们还不知道。但我们一定找得出的。我们回伦敦，再着手去做。”

“你不要向警方揭发奥尼维太太了吗？”

“他们不会相信我的。那个女人是法国人的一个偶像。而我们一点也不能证明什么。如果他们不揭发我们，就算我们运气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想一想看。我们在晚上，带着一把钥匙，闯入别人的房屋，她会发誓说，她从没把钥匙交给我过。她在保险箱前突击我们，我们塞住她的嘴，捆绑她，走掉。不要心存幻想啦！海斯汀。情势已逆转了——你怎么逆料到呢？”

第八章　敌人的巢穴

我们在派柴的别墅，经历过冒险后，急急地回到伦敦。正有几封信在等着包埃洛去拆看。他带着奇怪的微笑，看其中一封，把信递给我。

“你看看这封信，朋友”

我先看签名：亚比·雷伦。想起包埃洛的话：“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”雷伦先生的信，简短而尖刻。他对包埃洛在最后一刻，决定不去南美的事，感到深切的不满。

“这使人有了狂妄的想法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认为，他有一点卑贱，也只是很自然的事情。”

“不，不，你不明白。记得那个避难到我这里，麦耶宁的话吗？不过是死在他敌人们的手里。‘老二是用一个S，加上两条线来代表——一元钱的记号，有时也用两条线，和一颗星做代表。因此可以推测，他是个美国公民，他代表财势。’除了这些话外，事实上，他还提供我一大笔钱，引诱我离开英国——对于这件事，怎么说呢？海斯汀？”

“你是说，你怀疑那个亿万富翁，亚比·雷伦，是四巨头的老二？”

“你聪明的了解到真相啦！海斯汀。是啊！我在怀疑。你说起亿万富翁的口气，真好动听呢！但让我对你说一件事——这件事是由最高级的人士，所指挥的——雷伦先生，在他做交易时，素有做事不漂亮的盛名。一个有能力的狂妄男人，已完全获得需要的财富，不顾一切的想得到无上的权

力。”

无疑地有些事情，说明了包埃洛的观点。我问他，在什么时候，他对这件事，真正决定了他的主意的。

“正是这件事。我还不能下定决心。朋友，我要知道每一件事情。让我把老二，真的认做是亚比·雷伦，我们就能接近我们的目标了。”

“我由这封信上知道，他刚到过伦敦，”我轻敲着信。边说，“你要去见他，亲自向他道歉吗？”

“我可能这么做的。”

两天过后，包埃洛兴奋无比的，回到我们的住所。他冲劲透顶的抓住我的一双手。

“朋友，惊人又空前，从不曾再有的情景出现啦！不过，有危险，有重大的危险，我甚至不该请你赏试一下的。”

如果包埃洛打算想吓虎我的话，他就错了，因此我告诉他。他断断续续的说明了他的计划。

雷伦似乎是要找寻一名英文秘书，一个好说话而又和蔼可亲，能上得了场面的人。包埃洛建议，由我去应征这一个职位。

“我自己该去应征的，朋友。”他歉疚地说：“可是，你明白，我几乎不可能，化装成需要的样子。我英语流利——除了在我激动的时候外——但几乎很难骗得过人们的耳朵，纵使我牺牲了我久留的胡须，我相信，仍会被人认出是包埃洛。”

我也不相信，我说我会自己准备，愿意担任这一角色，渗透到雷伦的家庭里。

"不过，十之八九，他怎么也不会雇用我。"我说。

"啊哈，他会雇用的。我会替你安排这类推荐证明的文件，可以使他满足。我会请内政部长推荐你的。"

这似乎使事情，有点过份了，可是包埃洛不理会我的反对。

"哎呀！反正，他会推荐的。我会替他调查这一件小事情，那件事情可能引起人们对他严重的抗议。他会谨慎而细心地完全把它解决；现在，象你说的，站立在我手掌中的这头小鸟，在啄食面包屑呢。"

我们第一步，就是请一名整容师，来做"化妆工作"。我是一个矮个子，头部有趣的像头鸟，而不像包埃洛自己的头部。他默然地把我端详了一阵子，再动起手来。过了半个小时后，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，不由得吓了一跳。这双特制的鞋子，使我人至少长高了两寸；我的衣着，使我看起来，又高又瘦；我的眉毛，经过巧妙的化装，使我的脸部完全改观；变了颊衬上垫子，已不再是过去深黄褐色的脸。胡须也没有了，一口金牙显得很突出。

"你名子就叫亚瑟·尼维尔好了。但愿老天保佑你，朋友，我怕你要进入危险的虎穴啦！"

我到了萨伏时，一颗心砰砰的跳，过了一个小时后才见到了雷伦先生，这位大人物。

等了一两分钟后，我被领上楼，到他的套房。

雷伦坐在桌子前。他面前摊开一封信，我从眼角，可以看到是内政部长的笔迹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美国亿万富翁的印象——他是个高瘦的人，突出的下巴，有点钩的鼻子。在皱起的眉毛下，闪烁着冰冷和阴沉的一双眼睛。一头

厚厚的灰头发，口角俏皮地吊上一支黑色长雪茄。

“请坐。”他音声低沉地说。

我坐下来。他轻轻敲一敲面前的信。

“根据此地这一封信，你完全没有问题，我不需要再多看了。譬如说，你对社交界的事情，是不是擅长？”

我说：“在这一方面，我想我可以令您感到满意。”

“我是说，如果我的许多伯爵子爵们，到我的乡下地方来，你能够认出他们，把他们安排在应当坐的餐桌位置上？”

“哎呀！这容易的很。”我微笑着回答。

我们交谈过一些初步阶段的事情，然后我被雇用了。雷伦先生需要一个能和英国社交界接谈的秘书，他已经有了一名美国秘书，和一名速记员。

两天后，我到汉霸·契斯，诺姆郡的伯爵宅邸去，这位美国亿万富翁，把那地方租下了六个月。

我的工作完全未替自己带来什么困难。在我以前我有一段时期做过国会议员的私人秘书，因此我不需要担任对我不熟悉的角色。雷伦常在周末，宴请一个人数很多的团体，但过了半个星期时，就比较清静多了。我很少见到这位美国秘书亚派纳，他似乎是一个愉快、很开朗的年轻美国人，工作得很有效率。那个速记员玛汀小姐，我比较常看到。她是个漂亮的女郎，大约二十三、四岁，赭色的头发、棕色的眸子，有时样子很淘气，虽然常端庄地垂下眸子。我知道她不喜欢，也不相信她的主人。当然，她很谨慎的从没提到任何这样的事情，但当我意想不到地做了她的心腹时机会便来了。

当然，我已把这个家庭里的所有人员，一已仔细地做过观察。其中有一两个仆人，是新近才雇用的，其中一个是侍者，还有一些女仆。管事和主厨，全是伯爵自已的人员，他们都住在这个地方。我认为女仆们，并不是关键；我仔细地观察过第二个侍者詹姆士，他显然只是一名不重要的侍者，是管事请来的。最使我感到怀疑的一个人，就是管理雷伦衣着的男仆地埃夫，是他从纽约带来的人。他生来就是英国人，一副无可厚非的姿态，但我对他却怀有深深的怀疑。

我到汉顿·契斯，已有三个礼拜，却没有一点事件发生，使我可以指出缺点来支持我的理论，也没有四巨头的活动的蛛丝马迹可寻。雷伦是个有极强力量和个性的人；可是，我相信，包埃洛和那可怕的组织，发生了关系时，他就已犯了错误。有一天晚上，在进晚餐时，我听到他不经意的提到包埃洛。

“他们说到那个奇怪的矮子，不过是一个懦夫而已！我怎知道的呢？我和他做一笔交易，他却在最后一刻拒绝了我。我不会再相信他的了。”

有时候，像这一类的事情，使我觉得面颊上有热烘烘的讨厌感觉。

然后，玛汀小姐对我说出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这天雷伦带了亚派纳到伦敦去了。玛汀小姐和我，饮过茶后一块到花园里去散步。我很喜欢这位女郎，她这么率真而自然。我看得出，她在想些什么，最后终于说了出来。

“尼维尔少校，你知道，”她说，“我真想辞去此地的工作呢。”

我样子有点吃惊起来，她连忙接下去说，“哦！我知

道，这是我得到的一份难得的工作。我想大多数人，会认为我是一个笨蛋，放弃这一件好工作。但我实在无法忍受辱骂啊！尼维尔少校。我受不了被人破口痛骂。绅士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。”

“雷伦辱骂过你吗？”

她点头。

“当然，他动不动就发怒，脾气相当暴燥。人们会预料到的。这是很正常的。可是，无缘无故，他也会动怒。他真象要杀掉我一样！象我说的，无缘无故就发生。”

“把详细情形告诉我？”我极感兴趣地说。

“你知道，雷伦先生所有的信，都是我代他拆开看的。有些信我交给亚派纳，另一些信由我自己处理，不过，我所做的，是初步的分类工作。现在有几封寄来的信，是写在兰色纸张上的，纸角有个小四字——对不起，你想说话吗？”

我再也抑制不住，叫了起来急忙摇头，请她再说下去。

“呃，象我说的，有严格的规定，对寄来的这些信，是不准拆开的，一定要原封不动的交给雷伦。当然，我常是这么做的。昨天早上，寄来一封厚厚不寻常的信，我急忙拆开来。但我拆错了。当我一发觉错了，就拿了信到雷伦跟前去解释。使我大感惊奇的是，他愤怒透了。象我对你说的，我害怕死了。”

“信里说些什么，使他这么大发脾气？”

“一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——怪就怪在这里。我看到时，才发觉到了错误。信写得很短。我仍能记得所写的话，一点也没有什么值得一个人发脾气的地方。”

“你能再把信说一遍吗？”我鼓舞她说。

"好的。"她歇了一下，再慢慢地说出来，我谨慎地把话记下来："亲爱的先生：现在主要的事情，是要看一看东西。如果你坚持把采石场包括在内，那么一万七千，似乎很公道了。百分之十手续费太高了，百分之四已足够有余。亚瑟·莱弗谢。"

玛汀小姐接着说："显然雷伦想买些什么东西。不过我认为，这样一件芝麻小事，能叫一个人大发脾气，那就有了危险性。你认为我该怎么办呢？尼维尔少校？你比我更有处世的经验。"

我安慰她，对她指出，雷伦可能是受到他消化不良症的影响，终于我非常愉快地把她送走了。不过，我自己却不怎么满意。她走掉后，我便静下了心，掏出记事本，把这封信的内容记了下来，重读了一遍。信中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显然这是一封完全单纯的信？和雷伦承揽的某些生意，有没有关系？他希望能做成这笔生意，而不致泄露详情？这是可能的解释。但我想起信封上那个小数目字4，使我终于相信，我已找到了我们要找的东西。

那天夜里，和第二天大部份时间，我对数目字4，只是一个线索。每读到信里的第四个字，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话。"主要该看到你，采石场，十七十一四。"

解答数目字容易。十七代表十月十七号——就是明天，十一是时间，四是签的名。是指神秘的老四自己，不然就是四巨头的统称。采石场也是可以了解的。离这幢屋子半里远的地方，有一处被废弃的大采石场——一处荒凉的场所，是一个理想的秘密会议场所。

一时我受到了诱惑，想出一次风头了。至少有一次机

会，事情是这么值得人骄傲，可以扬扬得意地向包埃洛炫耀一番。

可是到后来，我却抑制住了这种诱惑。这是一笔小买卖——我没有权利一个人来做，也许这会危害到我做成功的机会。我们首次着了敌人的皮鞭。这一次，我们一定要成功——我可能会掩饰这一件事，包埃洛却是我们里面脑筋最灵光的个。

我马上写信给他，把事实说给他听，说事情多么紧迫，我们偷听到了谈话。如果他想把这件事情留给我做，那就更好，不过，我仍给他详细的指示，怎样从车站，到达采石场，如果他自以为聪明，要亲自出场的话。

我带着信到村庄，亲自寄出这封信。我留在此地期间，可以和包埃洛经常通讯连络，不过，我们同意，他不要贸然同我联络，以防我写的信，被人篡改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高兴极了。屋子里没有客人，整个晚上在雷伦的书房里，我同他一起忙个不停。我已预先知道会有这种情形，这就是为什么，我不希望能够在车站，见到包埃洛。不过，我相信到十一点钟前，我就会被打发走掉。

一点没猜错。就在十点半后，雷伦对时钟瞄了一眼，表示他的事情已做完了。我领会到他的意思，小心地退了出去。我走上楼，做得象上床睡觉一样，暗自悄悄地从旁边楼梯，溜到楼下，到了外面，走进花园。为了掩饰起见，我穿上一件黑色外套，遮住白衬衣的前面胸部。

我在花园里走了一会，偶尔抬起眼睛，从肩头上望去。雷伦刚从他书房的窗子走出来，进入花园。他是想去赴约会的。我加紧脚步，以抢先在他前面。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到了

采石场。附近似乎一个人也没有。我爬进一丛浓密的树丛，等待事情的发展。

十分钟过后，刚到十一点钟，雷伦大步的走来了。帽子遮到眼睛上，嘴里老是吊着一支雪茄。他向周围迅速看了一遍，然后冲到下面采石场的洞穴里去了。我马上听到一阵低语声。显然还有另一个人，或有好几个人，不管他们是谁？已早到了这个集会地点。我小心地爬出树丛，一时一时地慢慢爬出来，尽力避免发出一点声响，爬到陡峭的小径。现在只有一块大石头，隔开我和这些说话的人。到了黑暗处，我由石头边向四面窥视，发觉自己正面对着一支杀气腾腾黑色自动手枪的枪口！

“快把双手举起来！”雷伦说：“我正在等着你呢！”

他坐在岩石的阴暗里，因此我没看到他的脸，可是，他威胁性的音调，可令人不寒而栗。然后，我脖子后面，觉得一股冰凉，被钢铁的枪口抵住，雷伦放低了自己的枪。

“不要紧啦！乔奇。”他慢吞吞地说：“把他带到此地来。”

我心里感到又急又愤怒，被领到阴暗处的一个地方，那个看不清的乔奇，塞住我的嘴，把我捆绑得结结实实的。

雷伦又在说话了，声调使我不容易认得出，是这么的冷酷，和具有威胁性。

“这将是他们两个人的末日到了。你们常同四巨头作对。有没有听说过山崩？大约两年前，在此地有过一次山崩。今晚又要发生一次。我做得万无一失。譬如说，你那个朋友，并没守约准时到达。”

我浑身一阵恐怖。包埃洛！不一会，他就会身入陷井。

我却无法警告他。我只能祷告，他决定把这件事交给我做，人留在伦敦。当然，如果他已来了的话，现在就应当到此地了。

每一分钟悄悄地溜了过去，我的希望也跟着升高。

突然，一切希望，变成了泡影。我听到了脚步声——谨慎的脚步声，脚步声决不会错的。我被无奈的痛苦所折磨。脚步声走上了小径，又停了下来。包埃洛出现了。他的头部有点侧向一边，向阴暗里窥视。

我听到满意的咆哮声，雷伦举起他那支大型自动手枪喊叫：“快把双手举起来。”地埃夫跳到前面，从后面袭击包埃洛。埋伏得倒是很到家。

“真高兴见到你，包先生。”这个美国佬阴森森地说。

包埃洛的沉着，真令人折服。他完全没改变。但我看到他用眼睛在阴暗里搜寻。

“我的朋友？他在此地吗？”

“是啊！你们两个全跌进了陷井——四巨头的陷井。”他大笑起来。

“陷井？”包埃洛问道。

“譬如说，你还没了解到吗？”

“我了解到有个陷井——是的，有个陷井，”包埃洛低声说：“但你错啦！先生。是你们跌进了陷井——并不是我和我的朋友。”

“什么？”雷伦举起大型自动手枪，但我看到他的眼睛畏怯起来了。

“如果你胆敢开枪，就会有十双眼睛，看到你犯上谋杀罪，你就会被处绞刑。这地方全被包围起来了——已被苏格

兰警场的人包围了有一个小时。雷伦先生，你完全失败啦！”

说完，包埃洛吹起了一声奇怪的口哨，好象在耍魔术一样，这个场所立刻上了警员。他们抓住雷伦和男仆，缴下他们的武器。包埃洛同警长说了几句话后，他抓住我的手臂，领我走开。

一离开采石场，他一把抱住我。

“你有如生龙活虎——一点也没受伤。真好极啦！我常在责怪自己，让你去冒险。”

“我完全不要紧，”我说，“但我就是有点困惑，你对他们小小的计划全已看穿了？是不是？”

“但我还是等到啦！我同意你到那里去，为的是什么？用上假名、化妆，无一不是为了要骗他们罢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我叫起来。“你从没对我说过啊！”

“象我常对你说起过的，海斯汀，你有这么诚实可靠的天性，除非你哄骗自己，你不可能骗得了旁人的。好，那么，你一开头，就被人发现了，他们做的事情，都不出我所料——对一个适当运用他灰色细胞的人，有象数学上一样的精确——利用你来做诱饵。他们鼓动那个女郎——我说啊！朋友，从心理上的一件有趣事实，她不是红头发吗？”

“如果你是说玛汀小姐的话，”我冷冷地说，“她有一头轻淡的褐色秀发。可是——”

“一头蓬松头发——这些人全是一头蓬松的头发！他们已洞悉了你的心理！啊！是啊！朋友，玛汀小姐和这阴谋有关系。非常有这种可能。她对你一再读出这一封信，和雷伦对她发怒的情形，你把它全记下来，困惑了你的想法——切

中安排好的暗号，难虽难，却并不太困难——而你解决了，派了我来。”

“但我们不知道的是，我就是要等着这件非常事件发生。我急忙到佳浦那里，安排好一切。因此，象你看到的，一切才能做得顺利如意！”

我却不怎么满意包埃洛，我对他这么说了。我们一清早，搭上一辆送牛奶的火车，回到伦敦，这是一趟再舒适不过的旅程。

我刚洗完澡去用早餐，浸沉在沉思里时，我听到起居室里，佳浦说话的声音。我披上一件睡袍，匆忙走进去。

“这一次，你使我们以为是很重要，而实在是毫无价值的发现，”佳浦说：“包先生，这对你太不幸啦！我知道，这是你第一次跌了跤。”

包埃洛的面色，倒很能吸引人。佳浦接着说：“我们到了那里，把整个黑社会组织当是真的一回事——始终少不了那个侍者。”

“侍者？”我喘着气说。

“是啊！詹姆士，不论它叫什么名字。他好像是在大厅里和仆人们打赌，他可以误认他为老大——那人就是你，海斯汀上校——会告诉他有关四巨头党羽的许多秘密内幕。”

“不可能的！”我叫了起来。

“你还不相信，我带领了我们这位先生，直接到汉顿·契斯，睡在床上的那个人，确是雷伦，还有管事和厨子，天知道他们有多少人，发誓投下赌注的。这只是愚蠢的玩笑罢了——完全就是这样——以及和它在一起的那个侍者。”

“因此，为什么他一直是站在阴暗里。”包埃洛说。

佳浦走掉后，我们两人互相面面相觑。

“海斯汀，我们知道，”包埃洛終于说：“四巨头的老二，就是亚比·雷伦。他乔装侍者，为的在紧急时候，便于溜掉。而这个侍者——”

“是啊。”我喘着气说。

“老四。”包埃洛煞有其事地说。

第九章　黄茉莉的秘密

在包埃洛看起来，这的确是好事情，我们始终能得到内幕消息，对我们敌人们的想法，有了认识——我自己相信，我比在这件事上，还更多一些实质上的成就。

因为我们已和四巨头有过接触，他们已干出了两件凶杀案件，拐走了哈立台，还差点杀害了包埃洛和我自己；然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在这次对抗中，几乎毫无收获。

包埃洛对我的诉苦，一点也不放在心上。

"到现在为止，海斯汀，"他说："他们在大笑哩！这是事实，可是你有一句名言：'最能大笑的人，就是谁能在最后大笑？'是不是这句话？朋友，你看到到后来是谁在大笑了。"

"你也必须记住，"他接着说："我们并不是和平常的凶犯在打交道。而是和世界上第二个最重要的首脑"

我避免和他的意见一致，只问了一些明显的问题。我知道了这答案。至少知道了些的答案。而我想从他口里套出一些口风，关于他追捕敌人，该采取什么步骤？但却没做到。他像往常一样，使我对他的行动，完全坠于五里雾中，但我推想，他是在和印度、中国、和俄国的秘密工作人员联络，这可从他偶而暴出的自满，在他估计敌人心理的这件令他喜爱的对抗里，他至少已有了进展、

他几乎完全放弃了他私人的业务，到现在我才知道，他推却了大笔可观的收入。真的，他有时会调查令他感到兴趣

的案件，但当他确信这些案件同四巨头的活动，毫无关联时，他总是放手再也不顾了。

他的这种态度，对我的朋友佳浦督察，却非常有利。不可否认的，他完全是因为包埃洛的一半藐视的暗示，才能成功地解决几件难题，使他获得较大的声誉。

为回报这些成就，佳浦便把他认为使这位比利时矮子，可能感到兴趣的任何案件的全部详细情形描述给他听，当他主持报界所称“黄茉莉的秘密案件”时，他打电报给包埃洛，问他有没有意思去一下，调查一下这一件案子。

大约在我到亚比·雷伦的巢穴，去冒险过后一个月，为答复这一封电报，我们便搭上火车，驶离烟雾腾腾的伦敦，驶向荷色透的汉福市场的一个小镇，也就是这个秘密的中心所在。

包埃洛靠在车箱角落里。

“你对这件事有些什么意见？海斯汀？”

我没有立刻回答他的话；我认为，这需要小心回答。

“整件事似乎是这么复杂。”我谨谨地说。

“可不是吗？”包埃洛高兴地说。

“我猜想，我们这么的匆匆忙忙，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迹象，你认为丕透的死，是谋杀——而不是自杀，或是意外事故？”

“不，不是；你误会我的意思啦！海斯汀。姑且认为丕透是死于非常可怕的意外事故。现在还有许多神秘的情形，要待解释清楚。”

“我说事情是这么复杂时，我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让我们再冷静和有次序地回想一下主要的事实。对我

再详细的说一遍，海斯汀，有次序和清楚地说一遍。”

我立刻开始说了，尽可能说得有次序和清楚。

“我们从丕透开始说起，”我说。我是一个五十五岁、富有、受过教育的人，他是观光世界里的一名旅行家。在过去十二年里，他很少在英国；但突然之间，却对不停的旅行感到了厌倦，他在荷色透附近汉福市场，购下一栋小屋，准备定居下来。他首先要做的，就是写信给他仅有的一个亲戚，吉拉德。丕透侄儿，而他弟弟的儿子，竟建议他说：他应当前来克洛夫，和他叔叔一同住下来，吉拉德·丕透，是个年轻的穷艺术家，对这建议高兴极了，同他叔叔共住在一起大约有七个月之久，才发生了这件惨案。”

“你说得真出色，”包埃洛低声说：“我对自己说的，真象是在读小说，而不是我的朋友海斯汀在说话。”

我没在意包埃洛的话，更有精神的继续说下去。

“丕透在克洛夫拥有一大伙好家伙——六名仆人，还有他自己的保镖——阿林。”

“阿林是他的中国仆人。”包埃洛低声说。

“上个礼拜二，丕透吃过晚餐后，说他觉得人不舒服，派了他的一个仆人去请医生。丕透在他书房里接待医生，而拒绝上床去。没有人知道，他们之间发生怎样的情形，但在奎汀医生离去前，他要求见管家，他说由于丕透心脏非常衰弱，他替丕透做过了皮下注射，说最好不要去打扰他；然后他接着问了一些关于仆人们一些奇怪的问题——他们在那里做多久了，由什么人的关系而推荐来的……等等问话”。

“管家尽可能回答了这些问题，但对这些问话的真意，却感到困惑起来。第二天早上，有了惊人的发现。有一个女

仆在下楼时好像闻到了她主人书房里，散发出来的皮肉烧焦令人作呕的气味。她想打开门，可是，门由里面锁上了。在吉拉德和中国仆人的帮助下，门立刻被打破，他们见到的是一幅凄惨情景。丕透倒在煤气的火焰里，他的脸部和头部，已被烧焦得辨认不出来。

"当然，这时候，只怀疑到是可怕的意外事件引起来的。如果这件事，要归咎于哪一个人的话，那么，就只有怪奎汀医生，是他给病人打了麻醉剂，把他留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。然后有了十分奇怪的发现。"

"地板上有一张报纸，那是从这一个老人膝部上滑落到地下的。翻过报纸，上面用淡淡的墨水，潦草地写了几个字。丕透坐过的椅子近旁，有一张书桌，他的右手食指，到第二关节，沾满上墨水。显然他太软弱无力，连一支笔也拿不动，用手指沾到墨水缸里，在他看的报纸上，潦草地写下这几个字——不过，这几个字本身，似乎非常奇形怪状：黄茉莉——就这几个字，没有别的了。"

"克洛夫的墙上，长出了许多黄茉莉，这临终的遗言，被认为和这黄茉莉大有关系，显示这个老人的心理彷徨无主。当然，如果渴望有何不平常事情的话，就当数报纸了。报纸上肆意渲染这件事情，称之为黄茉莉的秘密——虽然完全可能，但这几个字是无关重要的。"

"你是说这几个字不重要吗？"包埃洛说，"呃，一定是因为你这么说了，就不重要了。"

我怀疑地望着他，我可以从他的眼睛里，窥探出他并没有嘲弄的意思。

然后，我说了下去。"引起了激动人心的侦察。"

“我认为，所以你就满足了。”

“有相当的情绪，说明对奎汀医生不利。首先，他不是合格的医生，他只不过是一个临时代理的医生，只担任了一个月的医生工作，因为波尼查医生，正在渡他的假期。人们认为，引起这件意外事故的根本原因，是由于他的疏忽。而他的证明，也缺少令人相信的地方。丕透自从到了克洛夫后，就健康不佳。波尼查医生照顾他一阵子时候，但奎汀医生初见到他的病人时，他被某些病状困惑起来。他只看过一次病人。他和丕透单独一起时，丕透说出令人想不到的话。起先，他说，他一点也没觉得有什么不舒服，不过，在吃晚餐时，尝到了某些咖啡，使他想起来很特别。他借故遣走阿林，他把餐盘里的东西，盛到一只碗里，然后他把碗交给医生，要他检验一下，看碗里的东西有没有问题。

“尽管他说，他没有感到不舒服，医生却注意到他的一团怀疑，显然已感染了他，而他的心里也感觉到了。因此他做了一次注射——不是麻醉剂，而是番木鳖碱。

“我想，情形就完全像这样——除了这整件事的要点外——对这没有吃过的咖啡，做了适当的化验，却发现含有大量的鸦片粉，足可杀害两个大男人！”

我停住了说话。

“你的结论是什么？海斯汀？”包埃洛冷静地说。

“很难说。可能是一件意外事故——事实上，在同一天晚上，有什么人想毒害他，可能只是一种巧合而已。”

“而你却并不认为是这样？你宁愿相信——这是谋杀！”

“你不认为是这样吗？”

"朋友，你和我想的并不一样。我不打算在这两件相对的解答中——谋杀和意外事故——做出一个决定，要等到我们解决了另一个问题——黄茉莉的秘密——才可以做一个决定。我说啊！你忽略了什么事情了。"

"你是说，在这几个字下面，交互成直角形的两条线吗？我不认为，它们可能有任何的重要性。"

"你所想到的，总是对你自己这么重要，海斯汀。让我们由黄茉莉的秘密，说到咖喱的秘密吧。"

"我知道。可是，谁下的毒呢？为了什么？人们可能问一百个问题。当然，阿林是有准备的。为什么他要杀害他的主人呢？他是黑社会组织里的一份子？也许是黄茉莉的一帮人。然后有了吉拉德·丕透。"

我忽然停住。

"是啊！"包埃洛点着头说："象你说的，有个吉拉德·丕透。他是他叔叔的续承人。然而那天晚上，他是在外面用晚餐的啊！"

"他可能取得了一些咖喱，"我说，"他小心的离开，以便不会吃到这道菜。"

我想我的推测，会使包埃洛有了更深的印象。他带着尊敬和谨慎的目光望着我。

"他很晚回来，"我沉思地说，"看到他的叔叔书房开亮着灯光，便走进去，发现他的计划失败了，便把这个老人推到火里去。"

"丕透是个身体很强的人，当然不会不经挣扎，让他自己轻易被烧死的；海斯汀，这种说法是说不通的啊！"

"呃，包埃洛，"我叫起来。"我想，我们猜得也很近

了。让我来听听你的说法如何？”

包埃洛对我微笑一下，挺一下胸口，装模作样的说，“假定是谋杀的话，立刻就引起了疑问，为何要选择这特别的方法呢？我想只有一个理由——搞乱了身份，把脸烧焦得使人辨认不出来。”

“什么啊？”我叫起来。“你认为——”

“耐心一点，海斯汀。我还要说下去呢，我考验过那个推论。有何根据要相信那具尸体，并不是丕透的？不是他的尸体，又是谁的呢？我考验过这两个问题，最后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，全是否定的。”

“哎呀！”我说，我有点失望起来了。“这又怎么说？”

包埃洛闪烁了一下眼睛。

于是我自言自语地说，“因为此地有些事情，我并不清楚，最好我能把这件事调查一下。我必须不要被四巨头完全弄昏了头。啊！我们刚才拿来的刷衣裳小刷子，放在什么地方？哦，在此地——替我刷一刷，朋友，我也会同样替你刷一刷。”

“是啊！”包埃洛想着说，一面把衣刷放到一旁。“人们必须不要让他自己为了一个想法，而分心才好。我会碰上危险的，朋友！你自己想像，就是在这种情形下，我已在危险里了。你说的，那两条线，除了千字外，还有什么旁的意思呢？”

“天啊！包埃洛。”我大笑地叫起来。

“这不是很可笑吗？我到处见到四巨头的签名。最好用完全不同的方法，去运用一个人的智慧吧。啊！佳浦跑来看我们啊！”

第十章　在克洛夫的调查

这位苏格兰警场的督察，真的在月台上等着，热烈地迎接我们。

“呃，包埃洛，好极了！我认为，你要对这件案件，遇到困难了呢！是天大的秘密，是不是？”

我知道得不错，这表示佳浦，完全困惑了起来，希望能从包埃洛那儿得到暗示。

佳浦的车子在那儿等着，我们驶车到克拉夫。那是一栋四方形白色房屋，外观完全不起眼，长满了蔓草，还有耀眼的黄茉莉在内。佳浦像我们一样，抬起眼睛望着它。

包埃洛对他在微笑。

“亲爱的佳浦，是意外事故？还是谋杀？”他问道。

这问话使得督察，有点困窘起来。

“呃，如果不是由于那咖喱，每一次，我都要认做是意外事故了。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会把头放进火里，这是怎么说也不通的——呃，他的惊叫声，把整个屋子都震动了。”

“啊呀！”包埃洛低声说：“我真蠢。比白痴还蠢互倍！你比我还聪明呢，佳浦。”

佳浦听到他恭维，有点吃了一惊——包埃洛惯于给人以一种独有的自夸。他面红起来，咕噜着说，他怎比得上。

他带路走进屋子，到了发生惨案的房间——丕透的书房。房间很宽敞，沿墙排满了书籍，还有几张大的皮靠手椅子。

包埃洛朝铺着碎石子的大阳台窗子望过去。

“窗子没有锁上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当然，这是整个关键所在。当医生离开这个房间时，他只把门在身后关上。第二天早上，发现门被锁了起来。谁锁上的呢？是丕透吗？阿林说，窗子是关上和锁好的。但在另一方面，奎汀医生的印象是，窗子是关上的，不过没有锁上，可是他不能确定。如果他能确定的话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。如果有一个男人，遭到谋杀，凶手不是从门，就是从窗子进去的——如果是从门进去的，就是屋子里面的人干的好事；如果是从窗子进去的，那么，任何人都可能进去。首先，他们把门打破，啪地一声把窗子打开，女仆认为没锁上，她是个非常糟的目击者——你问她，她就说什么都不记得了！”

“这把钥匙怎么说呢？”

“你又来啦！钥匙是在毁了的门当中的地板上。可能是从锁孔里掉到地上的，也可能是一个走进去的人，掉到地上的，也可能是从外面，由门底下扔进去的”。

“事实上，每一件事情都可能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包洛埃。情形正是这样。”

包埃洛向四面望了一遍，不愉快地皱起眉头。

“就眼前来说，我真是一头雾水，是啊！原来我看到了一丝光线，但现在又是一片黑暗了。”

“年轻的吉拉德·丕透，有完全适当的动机，”佳浦严厉地说，“我可以告诉你，他年轻时，人很放荡不羁。也很放纵。你对艺术家们，是知道的——一点道德也没有。”

包埃洛对佳浦抨击艺术的气质，并没有怎样在意。他反

而故意地微笑起来。

"我的好佳浦，可能是你把我搞糊涂了？我完全清楚，你怀疑的是那个中国人。但你是这么灵敏。你要我帮助你——然而你却拉我的后腿。"

佳浦哄然大笑起来。

"那是你过于自信，包埃洛。是啊！我打过赌，现在得承认。事情可说得通，一定是他把咖喱放上了毒药，如果他在晚上，做过一次，要干掉他的主人，他就会来第二次。"

"我不知道，他会不会来第二次呢。"包埃洛轻声说。

"使我莫明其妙的是这个动机。我认为：是哪一个异教徒想做报复呢？"

"我不知道。"包埃洛说："这不会是抢劫吧？没有不见了东西？珠宝啊？金钱？或是纸币啊？"

"没有——一点没有。"

我竖起了耳朵静听；包埃洛也一样竖起了耳朵。

"我是说，这不是抢劫。"佳浦说："不过，这位老朋友，好像在写一本什么书。我们到了今天早上才知道，由于有一个出版商寄来一封信，问起稿子的事。好像稿子刚写完。年轻的丕透和我，到处搜寻，却找不出一丝线索——他一定把稿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。"

包埃洛眼睛里闪烁着赞许的眼光，我对这太清楚了。

"这本书叫什么名字？"他问道。

"我想书名叫做：中国的暗流吧！"

"啊哈！"包埃洛几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"让我见见这个中国人，阿林。"

中国人被叫起来了，拖着脚步走了过来，低下眼睛，头

上的辫子晃来晃去。毫无感情的脸上，没露出任何表情。

“阿林，”包埃洛说：“你主人死啦！伤不伤心？”

“我伤心极啦！他是个好主人。”

“你知道，是谁杀害他的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知道就会告诉警方了。”

这样一问一答的继续下去，他脸上同样一无表情。在叙述他怎样调制咖喱。他说，厨子没有一点关系，只有他自己的手碰到过咖喱。我不知道，是不是他明白了，他已置身在怎样情形下。他也坚持说，通过花园的窗子，那晚是锁上的。如果在早上，是打开的话，必定是他的主人自己打开的。最后包埃洛把他打发走。

“这行啦！阿林。”中国人刚走到门口，包埃洛对他叫着说：“你对黄茉莉，一点不知道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呢？”

“连写在下面的记号，也不知道吗！”

包埃洛说着倾身朝前面，在小桌子尘埃上，立刻看到了什么东西。我挨近过去，刚要看到，给他抹掉了。底下一划，成直角的一条线，再是底下第二条线，形成一个大四字。这个中国人像是触了电流一样。一时他的脸色，充满着恐怖，然后又突然变得毫无表情。他退了出去。

佳浦去找年青的丕透，剩下我同包埃洛两个人。

“四巨头，海斯汀。”包埃洛叫道：“又是四巨头。丕透是个出名的旅行家。他在著作的书里，没有疑问的，有一些重要的资料关系到四巨头的首脑，老大李晨颜的活动。”

“可是谁——怎会——”

“嘘，别响，他们来啦！”

吉拉德·丕透是个和善，有点软弱的年青人。蓄着褐色胡子，结上一条很别致的飘垂着的领带。他轻易地回答了包埃洛的问话。

“我和几个邻居们，到外面去用餐。”他说，“我什么时候回家的吗？哦，大约在十一点吧！你知道，我有门上的钥匙。仆人们都上床去了，我自然而然想到，我的叔叔也上床了。事实上，我认为，是看到了那个中国仆人阿林急忙地转过大厅的转角，不过，我想我是认错人了。”

“你最后一次，什么时候见到你叔叔的？我是说，在你到此地，同他住在一起的之前的时候。”

“哦！我还不到十岁的时候。他同他的兄弟（就是我的父亲）吵了架。”

“他没有一点困难的又找到了你，是不是？尽管过了这么许多年？”

“是啊！这完全有点幸运，我看到了律师登出的启事。”

包埃洛没再问下去。

我们下一步行动，是去访问奎汀医生。他的说话，大致和他在侦讯时说的一样，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。他在手术室里接见我们，刚对他的病人们诊断完毕。他似乎是一个很有才智的人。样子一本正经的，鼻梁 架了一副眼镜。

“我希望能回想起那扇窗子的事情，”他坦白地说，“不过要回想起事情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，人们对从不存在的事情，变得十分肯定。这就是心理学，是不是？包先生？我读过你所有的方法，我也许会说，我是非常崇拜你的一个人。不，我想，我可以完全肯定，是那个中国人，把鸦片

粉，放进咖喱里的；不过，他从没有承认而已！我们便永远不知道原因了。不过，把一个人推到火里去，这和我们这个中国友人的个性不相称。”

我们走到汉福市场大街上时，我把这最后一点，对包埃洛加以评论。

“你认为，他有没有同谋的人？”我问道，“我说啊！佳浦应当派人去监视他了？四巨头的密使，真是灵敏透顶。”

“佳浦对他们两个，都加以监视了。”包埃洛严厉地说，“从发现尸体时起，他们就受到秘密的跟踪了。”

“呃，不论怎样，我们知道，吉拉德和这件事是毫不相干的。”

“你总是知道得比我多，海斯汀，这件事真令人十分费力呢！”

“你这个老狐狸，”我大笑起来。“你永远不受约束。”

“老实说，海斯汀，我对这一件案子，已十分清楚了——除了这几个字，黄茉莉——我同意你的说法，它们同这件罪案，没有关系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就得决定，谁在撒谎啦！我已得到了这一地步。还有——”

他突然间跑开，跑进邻近的一家书店。一会儿后又跑出来，抱着一只小包。佳浦跑了来，我们到一家小旅馆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起得很晚。走到楼下的起居室，看到包埃洛早已在那里，踱来踱去，他一脸的痛苦。

“别同我说话。”他边说，边摇动着激动的手。“等我一切搞清楚后，再说不迟，已采取了逮捕行动。[illegible]不

过，我的心理学，却软弱乏力。海斯汀，如果一个人，在临终时写下了遗言，那就是因为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。人人在说：黄茉莉？这栋屋子里，长着黄茉莉——这表示什么意思也没有。”

“呃，那么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正象它说的。你听着啊！”他把手里的一本小书，高举起来。

“朋友，这使我忽然想起来了，还是把这件事，查看一下的好。黄茉莉到底是什么？这本小书已告诉了我，你听着啊！”

他读了下去：“黄茉莉的成份是植物盐基……一种强烈的毒药……对中央神经组织，有强烈的镇静作用。在最后阶段，它的作用，可以麻痹运动神经末梢，大量服用，会引起昏晕，丧失筋力，因呼吸中心的麻痹而致死亡。”

“你看，海斯汀？一开始我就知道了一些事实的真相，当佳浦说到一个活人，被逼进火堆里的时候。我才体会到，被烧死的是一个死人。”

可是，为了什么呢？目的何在？”

“朋友，如果你在一个人死了后枪杀他，或刺死他，或甚至敲击他的头部，这伤痕显然是在死后加上去的。但当一个人的头部，被烧成像焦炭的话，没有人会去找出不易被发现的死因；当他晚餐时，刚逃过了被毒死的遭遇，是不大可能过后再中毒的。谁说了谎？总离不开这个问题？我认为应当相信阿林——”

“什么！”我叫着说。

“你吃惊起来啊？海斯汀？阿林显然知道，有四巨头的存在，——事情很清楚，在那时候，他还完全不知道，他们

同这一件罪案有关系。如果他是凶手，他就可能全然保持一张毫无表情的脸。所以，我才决定相信阿林，怀疑到吉拉德·丕透了。在我看起来，老四很容易，化装成失踪已久的侄儿。"

"什么！"我叫起来。"老四？"

"不是，海斯汀，不是老四。我一读过黄茉莉的这篇解说，我就知道了事实。事实上，事情很清楚。"

"象往常一样，"我冷静地说，对我却并不清楚呢！"

"因为你并没有动用你的灰色小细胞啊！谁有机会能把咖喱动过手脚呢？"

"只有阿林。没有旁的人。"

"没有旁的人吗？医生怎么说呢？"

"但那是后来的事情啊！"

"当然是后来的事情罗！端给丕透的咖喱里，一点也没有鸦片粉末的痕迹，可是却引起了奎汀医生怀疑，那个老人，一点也没有吃的保存下来，给服侍他的那个人，这个人是他按照计划召唤来了。奎汀医生到了，接下咖喱，给丕透注射了一针——番木龟碱，但他却说是真正的黄茉莉——一种毒药。当药性开始生起作用时，也便打开窗子后走掉。然后到了晚上，他由窗子间进来，找到稿子，把丕透推进火里。他没注意到掉在地板上，被尸体压住的报纸。丕透知道，他注射的是什么药，挣扎着谴责四巨头谋杀他。奎汀医生把这些东西拿去做化验前，可以轻易地把鸦片粉末和咖喱混杂在一起。他把他和这个老人谈话的观点说了出来，偶而提到番木龟碱的注射，害怕被发现到皮下注射的针痕。由于咖喱里的毒药，立刻怀疑到了意外事故，和阿林的犯罪上

去。”

“可是，奎汀医生不可能是老四啊！”

“我认为有可能的。毫无疑问的，真正的奎汀医生，可能是在国外的什么地方，老四只是暂时乔装他，同波尼查医生做的按排，全然符合。原先临时瓜代的人，因最后一刻，人感到了不舒服起来。”

这时候，佳浦满脸通红的冲进来。

“你捉到他了？”包埃洛急着问道。

佳浦在摇头，上气不接下气。

“波尼查医生今天早上，度完假回来了——他是被电报召回来的。不知道是谁发出的电报。昨晚，另一个人走掉了。可是，我们会捉到他的。”

包埃洛冷静地摇头。

“我认为不会捉到他的。”他说，他心不在焉地用叉子，在桌子上画一个4字。

第十一章　赛棋的事件

包埃洛和我，常到苏荷的一家小餐馆去用餐。有一天晚上 我们到了那里，在隔邻的一张桌子，看到一个朋友——佳浦督察。因为我们的餐桌上，还有一个空位子，他便跑过来，和我们坐在一起。我们有好久没有看到他了。

“你从没有顺便来看看我们，”包埃洛责怪地说：“从那次黄茉莉事件后，我们未见面已快有一个月啦！”

“我到北部去了。你最近怎样啦？四巨头还是顽强如故吗？”

包埃洛对他责怪地晃着一只手指。

“哎啊！你在嘲弄我了——不过，四巨头倒是真有的呢！”

“哦！我相信是有的——可是，他们并不是天下主要势力啊！”

“朋友，你完全误会了我的意思。目前世界上，最邪恶的力量，就是四巨头。没有人知道，他们目的何在，但是从没有过象这样的犯罪组织。头儿是中国脑筋最灵光的人，加上一个美国亿万富翁，一名法国女科学家，还有第四个家伙——”

佳浦打断他的说话。“我知道——我知道。你完全死心眼儿只想这一件事。包先生，这使你变得有点疯狂起来。让我儿换个话题谈谈吧。你对赛棋有没有兴趣？”

“我下过棋子。”

"你知不知道昨天那件令人奇怪的事情？闻名世界的两名棋士的比赛，在比赛期间，一个忽然死了？"

"我从报上看到。其中一个，是俄国棋界冠军，沙弗鲁诺夫博士；另一个因心脏病而死亡的，是极有前途的美国青年，吉而摩·威而逊。"

"说得一点也不错。几年前，沙弗鲁诺夫击败了诺贝斯坦，成为俄国冠军。据说威而逊是卡派勃朗第二呢！"

"很奇怪的一件事。"包埃洛沉思着说："如果我没弄错的话，你对这事可能感到特别的兴趣了？"

佳浦有点尬尴地大笑起来。

"你说中啦！包先生。我困惑了起来。威尔逊身体强壮得如牛一般——毫无心脏病的迹象。他的死亡是完全无法解释的。"

"你是疑心沙弗鲁诺夫想干掉他的吗？"我叫起来。

"这很难说，"佳浦冷淡地说："我不认为，一个俄国棋士，为了在棋赛时不被击败，去杀害一个人——不论怎样，我能够了解的是，这可能是弄错了对象。这位博士是非常炙手可热的——他们说他仅次于拉斯克。"

包埃洛边想边在点头。

"那么你怎样想呢？"他问道："威尔逊为什么会被人下毒手呢？当然，我认为，你会疑心是毒死的吧？"

"当然罗！心脏病是你的心脏停止跳动——完全是这么一回事。那时候医生就是这么说的，但暗地里，他却眨着眼睛向我们警告，表示他并不满意。"

"什么时候验尸？"

"今天晚上。威尔逊死的非常突然。他似乎和平常完全

没有两样，走了一着棋后，身子突然朝前面倒了下去——就死啦！”

“象这样的情形，很少是中毒的现象。”包埃洛说。

“我知道。验尸会告诉我们的。但什么人要干掉他呢——这就是我想知道的事情？对一个毫无害处的年青人。刚从美国跑来此地，显然一个仇人也不会有。”

“这件事真令人难以相信。”我沉思着说。

“一点也不是这样，”包埃洛微笑着说：“我可以看得出，佳浦自己有一套看法哩！”

“是啊！我有我的看法，包先生。我不相信，有人要毒杀威尔逊——事实上，是要毒杀另外一个人。”

“沙弗鲁诺夫吗？”

“是啊！沙弗鲁诺夫在革命爆发时，有报导说：他遭人暗算。其实，他是跑掉了，在荒芜的西伯利亚，容忍了三年之久令人难以相信的艰苦岁月。他忍受的苦难，是这么深切，使他完全变了一个人，他以前的朋友们和认识他的人，都说几乎认不得他了。他的头发白了，人变得老迈不堪。变成了半残废的人，难得到外面来，他同一个侄女，桑妮·达维洛夫，还有一个俄国男仆，住在威斯敏斯特街的一栋公寓里面。可能他仍自视是一个受人注目的人，他当然很不情愿，参加这次棋赛。他率直地拒绝了好几次，报上提起过这件事，对他这种‘没有运动家风度的横加拒绝’做法，大事抨击，他才肯答应参加比赛。威尔逊纠缠不清的向他挑战，结果如愿以偿。现有我要请问你，包先生，为何他不情愿呢？因为他不想引起人的注意。不想给旁人发现到他。这就是我的解答——威尔逊是被误杀的。”

“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，有任何私人的理由，因沙弗鲁诺夫的死亡而得利的啊？”

“呃，我想是他那个侄女吧！他最近继承了一宗巨额财产。是高斯波太太遗留给他的，她的丈夫是以前政权下的一个从事糖业生意的暴发户。他们有过一段不寻常的关系，她一直拒绝相信他死亡的报导。”

“棋赛是在什么地方举行的呢？”

“在沙弗诺鲁夫自己的公寓里面，他是个残废的人。”

“有不少人参观吧？”

“少说也有十多个人——可能还不止这些。”

包埃洛扮了一个动人的鬼脸。

“可怜的佳浦，你的工作可真不轻易啊！”

“一旦我肯定了，威而逊是被毒死时，我就能够进行工作了。”

“在这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，假定你的推测不错的话，沙弗鲁诺夫是目标中的牺牲者，凶手可能会再如法泡制一遍吗？”

“当然会罗！我已派了两个人在监视他的公寓了。”

“如果有人挟着一颗炸弹去拜访，那就非常的管用啦！”包洛冷淡地说。

“你感到兴趣了，包先生，”佳浦眨眨眼说：“在医生们还没有动手前，你愿不愿意到太平间去一次，看一看威尔逊的尸体？谁知道呢，他领带上的别针，也许别歪了，那也许可以提供给你一个极有价值的线索，解答这一件秘密也说不定呢？”

“我亲爱的佳浦，我在用晚餐时，我的所有手指，就为

你自己的领带别针先痒了起来。你答应的？是吗？哎啊！这会更看得上眼。是啊！我们当然要到太平间去了。”

我可以看出，包埃洛完全被这一件新奇的事情迷惑住了。已有这么久的日子，我没看到他对任何外界的案子，表示出这样的兴趣了。我真高兴，又看到他恢复了老样子。

就我自己来说，当我低下头，看到那个倒霉的年轻美国人，一动不动的躯体和痉挛的脸时，因为他死的这样离奇，不由得叫我深深感到怜悯起来。包埃洛仔细地察看过尸体。尸体上没有发现一点痕迹，除了左手上，有一块小小的疤痕。

“医生说那是烧伤的，不是割伤。”佳浦解释。

包埃洛的注意力，转移到死人口袋里的东西上面，一名警官把口袋里的东西，全拿了出来，搁在那里供我们察看。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东西——一块手帕、钥匙、放满钞票的皮夹子，还有几封不重要的信件。只有一件东西，引起了包埃洛的兴趣。

“一只棋子！”他叫起来。“一只白主教。是在他口袋里的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捏在他手里的。我们好不容易，从他手指间，把它拿下。到时候，一定要把它交还给沙弗鲁诺夫。是一副很美观的象牙雕刻成的棋子。”

“让我来交还给他。我也可以借这个理由到他那里去看他。”

“啊哈！”佳浦叫起来。“因此你要过问这件案子了？”

“我承认要过问了。你这么巧妙地引起了我的兴趣。”

“好极啦！省得你动脑筋。我可以看得出，海斯汀也在

高兴了。”

“说得完全对。”我大笑起来。

包埃洛转到尸体前面。

“对这具尸体，你没有别的事情，可以告诉我了？”他问道。

“我不认为这样。”

“还有——他是用左手的吗？”

“包先生，你真是个奇才。你怎知道的？他是个左撇子。这也和这件案子，毫无关系啊！”

“无论如何，一点也没有关系的。”包埃洛急忙附和说，看到佳浦有点生气的样子。“我不过开点小玩笑罢了！我不过开开你的玩笑，再见啦！”

我们带着友善的表情走出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到了威斯敏斯特的沙弗鲁诺夫住的公寓。

“桑妮·达维洛夫，这真是一个动听的名子。”我沉思着说。

包埃洛停下脚步，失望的向我望了一眼。

“你总是在找寻罗曼蒂克！你真是本性难移。如果桑妮·达维洛夫，结果是我们的朋友，而诺沙柯伯爵夫人，是我们的敌人的话，那你就真活该！”

说到伯爵夫人，我的脸就阴沉了下来。

“当然，包埃洛，你会不会怀疑——”

“不，不。这不过是个笑话！我脑子里还没把四巨头想到那种程度呢！不论佳浦怎么说。”

公寓房间的门，由一个脸色木然的男仆打开来。那张一

无感情的脸，给人的感受有几分冷淡。

包埃洛拿出佳浦潦草写成几个介绍字的一张名片，我们被领到一个低矮和长形的房间，里面挂着许多幅画，摆设了许多古董。墙上挂着一两幅奇特的画像，地板上铺了漂亮的波斯地毯。桌子上放了一把煮茶用的俄国铜壶。

我察看其中一幅画像，判断一定非常值钱，转过身看到包埃洛俯身在地板上对我来说，像这样漂亮的地毯，几乎不需要这么仔细加以注意的。

“这不是一件奇怪的东西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呃？哦！地毯吗？不，我说的不是地毯。不过，这是一件漂亮的东西，太漂亮了，而上面连一根大钉子也没有钉在中间，海斯汀。”我走到前面。“现在钉子是不在那儿了。钉孔倒还在那儿。”

突然，我们身后响起一个声音，我不由得转过身子，包埃洛迅速地站起身。有一个女郎，正站在门口。她一双眼睛阴森和带怀疑地盯在我们身上。是一个中等身材，有一张漂亮又绷紧的脸，一双深蓝的眸子，一头乌黑的秀发，剪得短短的。她说话声调，沉重又响亮，完全不是英国口音。

“我怕我的叔叔，不能够接见你们了。他是个残废的人。”

“这多么可惜，或者你能帮助我吧？你是达维洛夫小姐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错，我就是桑妮·达维洛夫。你想知道些什么？”

“我对前阵子那桩悲惨事件想查看一下——威尔逊的死亡事件。你能够告诉我一些什么吗？”

女郎的一双眼睛，睁得好大好大。

“他在下棋时得了心脏病就死去了。”

“警方并不这么相信——是心脏病吗？小姐。”

女郎做出一个吃惊的姿态。

“那么是真的了。”她叫起来。“伊文没有说错呢！”

“伊文是谁？为什么你说他没有说错呢？”

“替你们开门的那个人，就是伊文——他已对我说过，他认为威尔逊并不是自然死亡的——他是被误杀毒死的。”

“误杀毒死的。”

“是啊！本来想把我叔叔毒杀的。”

现在他忘记了自己早先的疑惑。“为什么你说这种话呢？小姐？谁想毒杀沙弗鲁诺夫呢？”她摇着头。

“我不知道。我完全不知道。我的叔叔，并不相信我。或者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你知道，他几乎不了解我。他把我当做一个孩子，等到我到此地伦敦同他住在一起，还是这样。但我知道的却不少，他是害怕某些事情。我们在俄国，有许多秘密的组织。有一天，我偷听到一些说话，使我认为，他害怕的，就是这一个组织。先生，我想请问你——”她走近一步，放低声音说——“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叫四巨头的组织？”

包埃洛几乎吃了一惊。一双眼睛惊愕得几乎要掉出来一样。

“为什么你——你对四巨头又知道些什么呢？小姐？”

“那么，真有这样一个组织了！我偷听到关于他们的说话，后来我问我的叔叔。我从没看到一个男人，这么害怕过。他的脸色顿时变得灰白起来，人在发抖。先生，他在害怕他们。我对这一点是确信不疑的。由于某种误会，他们错

杀了这位美国人，威尔逊”。

“四巨头！”包埃洛低声说：“总是离不开四巨头！令人惊愕的一种巧合。小姐，你的叔叔仍旧处身在危险里呢！我必须要挽救他。请你再把那天晚上，不幸的事情，对我说一遍。给我看看那个棋盘、桌子，还有，两人坐的位置——以及一切旁的情形。”

她走到旁边的房间，搬出一张小桌子。桌面很雅致，镶嵌有银色和黑色的方格子，构成一个棋盘。

“这是几个礼拜前，他们送给我叔叔的一件礼物，请他在下一次赛棋时派上用场。桌子放在房间中央——就像这样。”

包埃洛察看棋桌子，对我来说，完全没有注意的必要。但他并不象我那么想象，在完全仔细的查看。他有许多问题，全是无意义的，而在真正的重大事情方面，他似乎没有问出什么问题。我的结论认为：意外的只要一提到四巨头，就会使他完全失去了常态。

看过一会棋桌子和它确实安置的位置后，他请求看一下棋子。桑妮·达维洛夫倪走去拿来一个匣子。他草草地看过一两只棋子。

“真是一副精美的棋子。”他心不在焉地低声说。

却没问到吃的点心等情形或是有什么在场的人。

我暗示地清了一清喉咙。

“包埃洛，你不认为——”

他武断地拦住我要说的话。

“不用想啦！我的朋友。把这件事，完全交给我办好了。小姐，是不是我完全不能够拜见你的叔叔？”

她脸上露出淡然的微笑。

“噢，他可以接见你。你明白，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应该先由我来会见所有的客人。”

她走掉了。我听见隔壁房间里，传来低低的声音。一会儿后，她转回来，领我们走进隔壁的房间。

躺在长沙发上的那个男人，身躯很动人。高高的、骨瘦如柴、浓浓的眉毛、斑白的胡须，这是由于饥饿和刻苦的工作结果，使得一张脸憔悴不堪。他是个性情突出的人。我留意到他头部与人不同的形状，和不寻常的高度。我明白一名伟大的棋士，一定具有一个硕大的脑子。我能够轻易地瞭解，沙弗鲁诺夫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闻名棋士。

包埃洛鞠了一个躬。

“博士先生，我能同你单独谈一谈吗？”

沙弗鲁诺夫转过身对他侄女说。“你到外面去吧！桑妮。”

她听从地走了出去。

“先生，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沙先生，你最近继承了一笔巨大财产。如果你意外地死亡，由谁来继承呢？”

“我留下一张遗嘱，把一切遗留给我的侄女，桑妮。你是要提出建议——”

“我并不是要提出什么建议，不过，你只是在你侄女小的时候见过她。任何人都很容易扮装她的呢？”

沙弗鲁诺夫听到这些话，似乎惊呆了。包埃洛口齿伶利地说了下去。

“我说到这里为止。我不过是给你一个忠告罢了！你可

不可以把当晚棋赛的情形，对我叙述一下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怎样——叙述呢？”

“哦，我自己并不下棋；不过，我了解，开始时有各种不同的正规下法——譬如说，开局时牺牲一子或抢先啊！他们不是有这种下法的吗？”

沙弗鲁诺夫笑了一下。

“哎啊！我现在了解你了。威尔逊以鲁埃、罗培丝开局法——这是最有效的开局，人们常在比赛采用的走法。”

“你们比赛了多久时，才发生惨事？”

“一定是在下第三和第四着时，威尔逊突然身体朝前跌倒而死掉。”

包埃洛站起身要离开。他忽然问出最后一个问题，好像完全一点也不重要一样；可是，我才不上他的当哩！

“他有没有吃过或是喝过什么东西？”

“喝过威士忌苏达。”

“谢谢你，沙先生。我不想再打扰你了。”

伊文在大厅里，领我们走出去。包埃洛在门口徘徊。

“这层楼下面一层，你知道是谁住的吗？”

“查理·金威尔爵士，他是一名国会议员。但房子是最近才装饰的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我们走出去，又到了冬天温暖的阳光下面。

“呃，真的，包埃洛，”我脱口说。“我想，这一次你没有什么高明的着数吧！当然你问你的事情，也是不适当得很。”

“你认为是这样吗？海斯汀？”包埃洛令人感到兴趣地

望着我。“是啊！我被打倒啦！你要问些什么呢？”

我把问题仔细地想了一想，然后对包埃洛概述了我们的计划。他似乎很有兴趣的在倾听。我们快到家的时候，我的独脚戏才唱完。

“好极啦！非常的彻底，海斯汀。”包埃洛边说，边把钥匙插进门上的锁孔，在我前面走上楼。“不过，这完全不必要的。”

“不必要！”我大吃一惊地叫起来。“如果这人是被毒死的话——”

“啊哈，”包埃洛叫起来，突然拿起放在桌子上的一封短信。“这是佳浦写来的。我刚想起来。”他把信交给我。信写得很简短，马上说到了要点。信上说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，一点也没有查出这个男人怎么被杀死的。

“你明白，”包埃洛说“我们的问题，完全是不 必 要的。”

“你事先已猜到这件事了？”

“已预测到这件事情可能有的结果，”包埃洛引述了最近一次桥牌事件，在这一事情上，我曾花去了不少的时间。“朋友，当你那么做而成功时，你就不会叫做是猜测了。”

“我们不用吹毛求疵，”我不耐烦地说，“你已预知道这样了？”

“我已预知道这样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包埃洛把手放进口袋，掏出一只白色主教棋子。

“哦，”我叫起来。“你忘记还给沙弗鲁诺夫了。”

“朋友，你弄错啦！那只主教棋子，还在我左面口袋里

哩！我是从桑妮小姐给我看的一匣棋子里，拿到的同一样的一只棋子。是两只主教棋子。”

他说到最后一个字时，声音嘶嘶的。我完全被搞糊涂了。

“你为什么要拿走这只棋子呢”

“的确，我是想看一下。两只棋子，是不是完全同样的。”

他把两只棋子，并排放到桌子上。

“呃，当然，它们完全是一样的啦！”我说。

包埃洛把头斜到一边，望着它们。

“我承认，它们似乎完全一样。可是，还是要等证明了事实，才可以把它当做是真的。请你把我的小天平拿给我吧！”

他很仔细的把两只棋子，秤了一下重量，然后脸色得意的转过身对我说：“我没想错。你看，我没想错吧！不可能骗得过我包埃洛的！”

他冲到电话前——等得不耐烦起来。

“是佳浦吗？哎啊！佳浦。是你。我是包埃洛。请你监视那个男仆，伊文。切莫让他跑掉。哦，是啊！照我说的做就是。”

他啪的放下电话，转过身对我说。“你还不明白吗？海斯汀？我说给你听。威尔逊并不是被人毒死的，他是误触电流死去的。这几只棋子当中，穿了一根很细的金属杆子。棋桌是事先准备好的，安置在地板上的预定位置。当这只主教棋子，放在其中一个棋格子上，电流便透过了威尔逊的身体，直到送了他的命。电流烧伤了他的手，留下了仅有的痕

迹——他用的是左手，因为他是左撇子。这一张特制的棋桌，是一件极巧妙的机械制品。我查看过的这一张桌子，是复制品，没有一点害处。在谋杀事件过后，棋桌立刻被人换掉了。这件东西是由楼底下操纵的，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那间房间刚装饰过。至少在沙弗鲁诺夫的房间里，有一个同谋的人，那个女郎是四巨头的代理人，是为了要继承沙弗鲁诺夫的财富。”

“还有伊文呢？”

“我非常的惊疑，那个伊文，不是老四还是谁呢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是啊！那家伙可说是个出色的演员，他能够随意扮成任何一种角色。”

我回想到过去的冒险，疯人院来的那个管理员，那个年轻的屠夫，那个温和的医生，全是同一个人，彼此也完全不相象。

“真是令人吃惊的一件事情，”我终于说，“样样都搭配得天衣无缝。沙弗鲁诺夫对这阴谋，想已略有所闻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么反对参加比赛了，”

包埃洛没吭声的望着我。然后他突然转过身，开始踱起方步。

“朋友，你有没有下棋的书？”他突然问我。

“我有一本，让我去找找看。”

花去我一阵子时间去找寻，终于被我找到了，我拿给包埃洛，他倒在椅子上，开始注意地看下去。

大约过了一刻钟，电话铃声响起来。我去听电话。是佳蒂打来的电话。伊文已离开了公寓，携带了一大包东西。他

跳进一辆等待着的街车里，追捕便开始了。他显然是想逃避追捕他的人。归根结蒂，他似乎以为，他已这么做到了，而被追到一栋在汉姆斯的大空房子。这栋屋子立刻被包围起来。

我把这件事，对包埃洛重复说了一遍。他仅用眼睛瞪着我，似乎好像没听到我一样。他把下棋的书，递还给我。

"你听听这个，朋友。这便是鲁埃·罗培兹的开局法。1P1K4，P1K4；2Kt—KB3，Kt—QB3；3B—Kt5；？对黑棋第三着最佳着法，引起了一个问题。他可选择各种不同的守势。在白棋第三着时，杀了威尔逊，3B—Kt5。只有第三者——这对你有没有一点启示？"

我对他说话的用意，一点也不懂。我对他这么说。

"假定，你坐在这把椅子上时，听到前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，你做何想法？海斯汀？"

"我认为是有人走了出去。"

"是啊——可是，事情常有一体两面的看法。有人走出去——有人走进来——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，海斯汀。可是，如果你假定错了，立刻会出现一点矛盾；这表示，你迷失了。"

"这所说的全是什么意思呢？包埃洛？"

包埃洛突然站起身。

"这是说，我做了一个三倍蠢的白痴。快！快！到威斯敏斯特的公寓去。也许还能够赶得上哩！"

我们下了车。包埃洛对我问出的令人激动的问题，没加以回答。我们奔上楼。连连按门铃和敲门，没有人回答，再仔细一听，依稀听到里面有沉重的呻吟声。

守门的人表示，他有总钥匙，经过了一番折腾后，他才同意使用。

包埃洛一直走到里面的房间。一阵哥罗仿气味，直扑到我们的鼻孔里。桑妮被人用浸透的棉花羊毛塞住了嘴和鼻子，捆绑得牢牢的，躺在地板上。包埃洛把塞了的棉花羊毛拿掉，让她清醒过来。医生立刻到了，包埃洛把她交给他，把我拉到一边。却没有沙弗鲁诺夫的踪影。

"这完全是什么意思啊？"我迷惑地问道。

"这是说，在两个相等的推论上面，我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推论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有人要扮装桑妮，不是很容易么？因为她叔叔，已有这么多年，没有见过她了？"

"唔？"

"呃，相反的方面说，也同样有理。有人要扮装这位叔叔，也同样的不费吹灰之力。"

"什么？"

"沙弗鲁诺夫其实在革命一爆发，就已死了。假装他的人，历尽艰辛，人改变得连他自己的友人们，都几乎不认识他，这人成功地声称他有权利继承一笔巨额财富——"

"是啊！他是谁呢？"

"老四。当桑妮告诉他，他无意中听到他私人谈话，提到四巨头时，难怪他害怕起来了。他又逃跑掉。他想，我归根结蒂，终于找到了目标；因此，他徒劳无益的遣走了这位老实的伊文，麻醉了这个女郎再跑掉，现在无疑的已体会到由高斯波太太遗留下的绝大部分的证券公债。"

"可是——谁想杀他呢？"

"没有人想杀他。威尔逊始终是预期中的一个牺牲

者。”

“但为什么呢？”

“朋友，沙弗鲁诺夫是世界上，数一数二的名棋士，恐怕老四，连赛棋的初段，都不懂哩！当然他不可能抵挡得住想像中的对手的。他想设法避过这一场比赛。然而没成功，威尔逊劫数已定。他不惜一切牺牲的、使得不被人发觉到大名鼎鼎的沙弗鲁诺夫，甚至连下棋也不懂。威尔逊喜欢的鲁埃·罗培兹着法开局，当然要用这一步下法。老四安排好，在下第三着棋时，叫他去见阎王，免得再困难重重的走下去。”

“我亲爱的包埃洛，”我说：“我们不是在同一个疯子打交道么？我完全同意你所做的推论，认为你一定不会错，只是为了维持他担任的角色，杀害一个人！当然，还有比这更容易的好多辩法？他可以说，他的医生禁止他做这种紧张的比赛。”

包埃洛皱起额头。

“当然，有许多别的辩法的，海斯汀。”他说，“可是，却没有比这种做法更令人深信不疑。此外，你假定杀害了一个人，是想避免一件事情，是不是？老四的心里，却不是那样。我如果是他的话，对你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。我想象到他的用意。他以赛棋专家自居。我相信，他参观过许多次棋赛，学习棋艺。他坐下时，皱起眉头沉思，给人一种印象，他是在深思熟虑。他知道，他自己只懂得若两步棋子——他就只懂得这一点点。使他注意到的是预见到这种种事情，到了适当的时候，使这人做了他自己的刽子手，这正符合老四……哦，不错，海斯汀，我开始明白了我们的这位

朋友，和他的心理状态。”

我耸了耸肩头。

“呃，我认为你说得对，但我弄不懂的是，他为什么要冒不必要的危险。”

“冒险！”包埃洛哼着鼻子，不屑地说，“那么，冒险些什么呢？佳浦会解答这个问题吗？不会；如果老四没有一点破绽的话，他就不会有危险了。”

“他有破绽？”我惊疑的问。

“朋友，他小看了我包埃洛的灰色小细胞啦！”

包埃洛有许多优点，可是，缺点就是不够谦虚。

第十二章 圈　套

一月中旬时候——在伦敦，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冬天景象，潮湿又阴霾。包埃洛和我两人，靠近炉火，坐在两张椅子上。我知道，我这位朋友，带着古怪的微笑望着我，使我一点也弄不懂他是什么意思？

“何事沉思啊？”我轻松地说。

“朋友，我在想，你在仲夏时，初到此地，你对我说过，只在此地呆上几个月。”

“我说过的吗？”我有点笨拙地问道。“我不记得啦！”

包埃洛爽朗地笑起来。

“你说过的，朋友。从那个时候起，你便改变了你的计划，是不是？”

“哎——是啊！”

“为什么要改变呢？”

“还不是受到了挫折。包埃洛，当你对付象四巨头这样一件要案时，你认为，我会完全丢下你一个人去对付吗？”

包埃洛轻轻地点头。

“就像我想的一样。海斯汀，你是个忠心耿耿的朋友。你耽在此地替我做事。而你的太太——你称呼她做小辛特娜，她会有什么想法呢？”

“当然，我对这件事，还没有仔细想过呢！不过，她会理解的。她总是希望我不要不理睬我的朋友。”

“嗜，是啊！她也是一个忠心耿耿的朋友。可是，这也

许是一件要花很长时间的事情呢？”

我有点气馁的点点头。

“已有六个月啦！”我沉思着说，“我们做得怎样了？包埃洛，你知道，我认为，我们必须——呃，必须想些办法出来才好。”

“海斯汀，你总是这么有冲劲！你还想要我做些什么呢？”

这倒有点令人感到困难的事情，但我不愿从我的立场上退却。

“我们必须采取攻势。”我说，“我们早些时候，究竟做过了些什么呢？”

“朋友，做得比你想象到的还多呢！毕竟，我们已证实了老二和老三的身份，也多少知道了一些老四的线索和手段。”

我有点高兴了。像包埃洛所说的，情形似乎并不怎么糟糕！

“哦！是啊！海斯汀！我们已做过了不少。我不大愿意归咎于雷伦和奥尼维太太，这是事实——谁会相信呢？你还记得，我有一次认为，我已成功地使雷伦陷入困境吗？可是，我在某些方面，起了大大的怀疑——爱汀顿要我协助他盗窃潜水艇的计划，对我所提供有关四巨头的资料，有了完全的常识——旁的人可能会怀疑的事情，他却相信了。雷伦，奥尼维太太，还有李昌颁自己，可以为所欲为，但对他们所参的活动，大家全已注意到了。”

“老四呢？”我问道。

“正象我刚才说的，我已刚知道，稍了解了他的做法。海

斯汀，你也许会好笑——但要了解一个人的个性，他在任何特殊的情形下，确实地知道，他会做些什么——那就是敲开了成功的大门。这是我们之间的一场生死斗，他不断的把他的心理状态，向我泄露时，我却想尽办法，只请他对我知道一点点，或一点也不给他知道我的底细。他是在明里，而我在暗里。海斯汀，我对你说，他们对我越保持静止状态，便越是一天天的更害怕起来。”

“他们已完全把我们打入冷宫了。”我说："绝对不会再有什么企图了，也不会有任何隐藏的诡计。”

“不，”包埃洛回想着说，“从整个情形看起来，令我有点吃惊呢！尤其有一两次，他们明明已得到了我们，我当然认为，会使他们想到的。也许你会懂得我的意思吧？”

“某种定时炸弹吗？”我冒险地说。

包埃洛表示无可奈何的把舌头发出啧啧声响。

“不是！我对你的想像力，感觉到了兴趣。没有比你说到壁炉里有炸弹，说得更妙了。呃，呃，我需要某些对手，也不顾什么天气，都在做漫步。你可能看过《阿根廷的未来》、《社会的镜子》、《深红色的线索》……这些书吧？”

我大笑起来，我承认《深红色的线索》是目前唯一引起我兴趣的书。包埃洛伤感地摇摇头。

“那么把另外几本，放回到书架上去吧！我不要再看到你这种做法。天啊！那么放着书架，在那儿做什么用呢？”

我谦虚地表示了道歉，包埃洛把书本放回到原地方，把每本书全放到一定的位置后，走到外面，留下我不受打扰、专心在看我选中的书。

不过，我必须承认，我在半睡半醒状态中，被披尔孙太

太的敲门声音吵醒了。

“你的电报，上校。”

我不怎样感到兴趣地拆开桔黄色的信封。

然后我坐起身，变得像石头一样。

这是我在南美洲农场的经理，勃朗山拍来的电报，电文如下：“海斯汀太太昨天失踪，恐已遭四巨头绑架，现已报警，尚无线索，请即电示。勃朗山。”

我挥手叫披尔苏太太走掉，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，把电报看了又看。辛特娜——被人绑走了！落在罪大恶极的四巨头手里！天啊！

包埃洛！我必须要去找包埃洛。他会忠告我，设法去击败他们。不一会他就会回来，我必须耐心等他回来。可是，辛特娜竟会落在四巨头的魔掌里！

门上又有人敲了一下。披尔苏太太把头又伸了进来。

“上校，你的信，是一个粗野的中国人送来的。他还等在楼下哩！”

我从她手中拿过信。信上写得简短又扼要。

“如果你想再见到你太太的话，可以立刻跟随这个送信的人来。不要给你的朋友留下话，否则她就有苦头吃了。”

签名是一个大4字。

我怎么办呢？如果换了是你的话，看到这封信，你怎么办呢？

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想了。我知道的一件事，就是辛特娜已处于这些恶魔的势力下。我必须听从——以免给辛特娜带来危险。我必须跟从这个中国人，同他一起去。不错，这明明是一个圈套，等于是自投罗网，也可能等于死亡，他们

不过是利用我在世上最亲爱的人做诱饵，使我不敢稍有怠慢。

最令我苦恼的是，我无法给包埃洛留下话。只要他能立刻找到我的影踪，一切就会太平无事了。我能冒险吗？我明明还没有受到人的监视，然而我却犹豫不决起来了。这个中国人到此地来，使他这么轻易地相信，我一定会听从他的指挥。为什么他不会相信呢？他的自制令我格外疑惑起来，我对四巨头的万能的力量，见得太多了，我相信他们几乎有超人的力量。就我所知，就连那个矮小邋遢的小女仆，也可能是他们中的一个人员呢。

不，不能冒险。但我能做的，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留下这份电报。到时候，他会知道，辛特娜已失踪，谁应为她的失踪负责？

所有这些想法，一时全涌上了我的心头，我戴上帽子，下楼到那个等着我的向导跟前。

送信的人，是个面无感情，高高的中国人，穿得虽整洁，却有点褴褛。他鞠个躬，对我说话。英语说得倒是刮刮叫，说起话来有点像唱歌一样。

“你是海斯汀上校吗？”

“我就是。”我说。

“请把信交给我。”

我已料到有这一着，我一句话没说，把信递给他，可是事情还没有完哩！

“今天你接到了电报！是不是？刚送到的？从南美洲拍来的，是不是？”

我再一次体会到，他们间谍活动组织的真是天衣无缝

——否则可能就是聪明的猜测。勃朗山必然会打电报给我。他们等到电报送到，再给予沉重的打击。

明明是真的事情，你加以否认，是没有益处的。

"是啊！"我说："我接到一封电报。"

"你带在身上吗？去把它拿来。"

我咬紧牙齿，但我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再奔上楼，我一边奔上楼时，一边想到无论如何，要把辛特娜失踪的事，暗自告诉披尔荪太太。她就站在楼梯踏步的地方，可是，那个矮小的女仆紧跟在她后面，我在犹豫不决起来。万一她是个奸细的话——信上几个字眼，在我眼前飞舞。"……她就有苦头吃了。"……我什么话也没说，走进起居室。

我拿起电报，刚要走出去时，忽然我想起了一个主意。我不会留下某些记号吗？敌人一无所知，而包埃洛一看就知道含有某种意思的记号。我匆忙到书橱前面，把四本书丢在地板上。不怕包埃洛见不到。这四本书会立刻引起他眼睛的注意——超过他那篇小小的演讲，当然他会认为不寻常的。下一步我放了一铲煤块到火炉里，把它分成四块。我尽可能做完了——但愿老天保佑，包埃洛会正确地看到这记号。

我再匆忙奔下楼。中国人从我手上，拿走电报，看了一遍，放进口袋，向我点下头，示意我跟他走。

他领我走了一段漫长又令人厌倦的路程。我们上一辆公车，而后又搭上火车，一直向东驶去。我们经过许多陌生的地区，这些地区我连做梦也没想到。现在，我们到码头旁了，我才体会到，我要被带进唐人区的中心。

我不禁发抖起来。我的向导，还是往前走过去，转弯抹角的穿过几条不重要的街道和私人道路，最后他在一栋毁坏了

的屋子前停下来，在门上敲了四下。

另外一个中国人，立刻打开门，他站到一旁，让我们进去。我身后的门叮叮当当地响，变成我最后希望破灭的凶兆。我完全落到敌人的魔掌里了。

现在我被交给了另外一个中国人手里。他领我走下摇摇幌幌的楼梯，走进一间地窖，里面放满了桴木桶，发出阵阵刺鼻的气味，像是东方的香料，我感觉到四面八方全是东方的气氛。

突然间我的向导，把两个桶滚开，我看到墙里出现一条低低的，像地道般的孔道，他指一指，叫我一直往前走。地道相当长，低得使我无法站直身子。终于到了稍宽的地方，走进通道，一会儿，我们已站在另一间地窖里。

看守我的中国人，朝前走过去，在一面墙上，敲了四下，墙的一面旋转过来，露出一条狭窄的门口。我走过去，使我大感惊异的是，我好像已进入阿拉伯一千〇一夜的宫廷里一样。一间低而长形的密室，挂满了华贵的东方丝绸，灯火辉煌，香味扑鼻。五、六张以丝绸装饰的长沙发椅，地上铺着中国手艺编织的精美地毯。房间一头，有一间有幔幕的凹室。幔幕后面传出一个声音。

“你把我们的贵宾带来了？”

“大人，他在此地。”向导回答说。

“领我们的贵宾进来吧！”

在这同时，幔幕被一只见不到的手拉开来，我面对着一张铺上垫子的大型长沙发椅，上面坐了一个瘦长的东方人，穿了怪异的刺绣袍子，由他修长的指甲上看起来，他显然是一个重要人物。

“请坐，海斯汀上校，”他挥一下手说，“你答应了我的请求，立刻来了。我真高兴见到你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我问道：“李吕颜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我。我不过是他的一名臣仆听他的吩咐而已！就好象在别的国家，他的臣仆一样：譬如说，在南美洲吧。”

我走前一步。

“她在什么地方？你把她从那里带来做什么？”

“她现在已在很安全的地方——不会有人找到她。她一点也没有受到伤害，你听到吗？”

我的脊骨一阵冰冷的寒颤，面对着这么一个微笑着的恶魔。

“你想要什么？”我叫起来。“想要钱吗？”

“我亲爱的海斯汀上校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们对你辛苦挣得的钱财，不会妄想。请原谅，这不是很聪明的说法。我想，你的同僚做不到的。”

“我以为你是要我陷身在罗网里。”我沉重地说：“呃，你已做到啦！我瞪着眼到了此地。随你怎么办，只要你把她放走。她什么也不知道，对你一无用处。你利用她，把我引诱到此地——你已得到了我，事情已解决了啊！”

这个在微笑的中国人，轻抚着他光滑的面颊，眯着眼睛斜望着我。

“你想得太远啦！”他高兴地说：“这还没有完全把问题解决。事实上，你说我们已得到了你，这也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。不过，我们想利用你得到你的朋友，包埃洛先生。”

“恐怕你办不到吧！”我笑了笑说。

“我要说的是这样。”另一个人好象没听到我说的一样。

“你写一封信给包埃洛先生，说服他叫他到此地来，和你在一起。”

“我不会做这种事的。”我愤怒地说。

“你如果拒绝，就会引起不愉快的事了。”

“我可不管结果。”

“这就可能是选择死亡了！”

我脊骨一阵寒颤，但我竭力露出无所畏惧的样子。

“威胁我也没有用，还是去威胁你们的懦夫吧！”

“我的威胁，是很管用的，海斯汀上校。我再问你一声，你愿不愿意写这封信？”

“我不愿意写；何况，你也不敢杀我。马上就会有警方的人员来抓你们了。”

问我话的这家伙，马上拍了一下手。蓦然，出现了两个中国侍徒，把我的一双臂绑住。他们的主人，立刻对他们说了几句中国话，他们把我拖到一间大房间的角落。其中一个弯着身，没有一点警告的，突然我脚下的地板松开。不是另一个人，紧紧抓住我，我就会摔到下面。底下一片漆黑，我可以听到湍急的流水声。

“这是一条河。”坐在长沙发椅上，那个盘问我的人说：“好好想一想，海斯汀上校。如果你一味拒绝，你就会头先着地，永世不得翻身，而要葬身在下面的黑暗河水里面。我问最后一声，你写不写？”

我的勇敢，比不上大多数的人。我坦白地承认，我害怕得要死。这个恶魔，说话是算数的。我要对这美好的世界，

说声再见了。我在回答时，声音不禁有点颤栗起来，

“我也是最后一次回答，不写！”

然后我迳自闭上眼睛，喘着气做起祷告。

第十三章　来了个胆小鬼

一个人一生也难得有一次，站在生死的边缘，但当我在东边的地窖里，说这些话时，我完全相信，这是我活在世界上，最后要说的话。我对底下这一片黑暗又湍急的河水，鼓起了勇气，事先已经历到令人窒息掉下去的恐怖。

可是，令我惊异的是，我耳边响起一个低沉的笑声。我睁开眼睛。抓住我的那两个人，听从坐在长发沙椅上的那个人做出的暗号，带我回到老地方，又面对着那个人。

“你是个勇敢的人，海斯汀上校。”他说：“我们东方人，敬重勇敢的人。我可以说，我预料到你会有这么一着。这使我们，要采取第二步的行动了。你自己面临了死亡——你愿意面对另一次的死亡吗？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嘶哑着声音说，我全身感到一阵恐惧。

“当然你没有忘记，还在我们手中的这一位女士——花园里的玫瑰了。”

我哑然地望着他。

“海斯汀上校，我认为，你会写这封信的。我此地有一份电报纸。就要看你来写了，这有关你太太的生死问题。”

我额头冒出汗珠。折磨我的那人，和蔼可亲和镇定地说下去。

“上校，钢笔就在你手边。你只要写下就行啦！如果不——”

"如果不写呢？"我回应道。

"如果不写，你敬爱的那位女士，就会死去——慢慢地死去。我的主人，李昌颜，就会在他闲暇的时候，想出新奇又巧妙的折磨人的办法，以为消遣——"

"天啊！"我叫起来，"你们这些魔鬼！你不能那么做啊——"

"要我把这些发明出来的办法，对你再说一说吗？"

他并没留意到，我做出的声嘶力竭的抗议，一直沉着地滔滔不绝的说下去——直到我恐怖得大叫一声，用双手把耳朵蒙起来。

"够啦！够啦！快拿笔写吧！"

"你不敢——"

"你说得真笨，你知道的。快拿起笔写吧！"

"如果我写的话？"

"你太太就会被释放。电报会立刻发出去。"

"我怎知道，你守不守信用呢？"

"我会对你在我神圣的祖墓上发誓。而且，你自己想想看——我为什么要伤害她呢？拘留她不是更好。"

"还有——还有包埃洛呢？"

"我们会安全地把他拘留，等到完成我们的工作。然后我们再放掉他。"

"你也同样在你神圣的祖墓上，发个誓吗？"

"我已对你发过誓啦！这已足够啦！"

我的心向下沉了。我出卖了我的朋友——为什么？一时我犹豫不决起来——然后像做梦一样，在我眼前引起可怕的抉择。辛特娜——要在这些恶魔的手掌里，慢慢的受折磨而

死去——

我嘴边呻吟了一下。抓起钢笔。也许在斟字酌句写这封信时，我能够传递一个警告，使包埃洛能够逃过一个圈套。这是我唯一的希望。

可是，连这么一个希望，也破灭了。这个中国人提高了声调。

"照我说的话，由你来写。"

他停止下来，看了看他旁边的一叠纸张，然后说："亲爱的包埃洛：我找到了老四。今天下午，来了一个中国人，利用伪造的信件，把我引诱到此地。幸好我及时看穿了他的鬼把戏，躲过了他。我经过一连串的失败后才做到，为了我自己的利益，我跟踪了他，后来我又用巧妙方法——我嘱一个小孩，把这封信送给你。请你赏给他二个半先令，行吗？我曾这样答应过他，如果信可以平安送到手的话。我正在监视着这一栋房屋，不敢贸然离开。我等你到六点，如果你到时候，还没有来，我就会试一试自己先闯进去。当然，机会千载难逢，这个小孩可能找不到你。但如果他找到你的话，就马上跟他到此地。把你的胡子隐藏起来，以防有人在屋子里看到，可能认出你。海斯汀。"

我写的每一个字，都使我陷入深深的绝望里。这件事聪明得令人觉得太残忍。我体会到，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，都被人打听得清清楚楚。就像这样一封信，我可能是在害自己。那天下午，中国人诱骗我走掉，我留下四本书做信号，也不相信，会有什么用处。这是一个圈套，已被我看穿了，包埃洛就有了这个想法。时间也巧妙地计划得恰到好处。包埃洛接到这一封信，正巧赶上时候，和这名样子天真的向

导，匆忙一起跑了来，他会这么做的。我决定进入这栋屋子里，使包埃洛加速行动。他对我的能力，一向表示出可笑和不信任。他会深信，我没有力量应付已陷身在危险里的情势，他就会马上赶来支援我。

可是，一点也没有办法可想了。我照着话写下。他从我手上把信拿走，看了一遍，然后赞许地点头，交给一个侍从人员，这人便消失在墙上挂着的丝幔幕后面。

坐在我对面的这人，微笑一下，拿起一份电报纸，在上面写了起来。他把电报纸递给我。

上面写道：“马上放掉这头白鸟。”

我松了一口气。

“你就立刻把这份电报发出去吗？”我问道。

他微笑着摇头。

“等包埃洛先生到我们手中时，再发出去不迟。”

“可是，你答应过的啊——”

“如果这办法失败了，我可能需要这头白鸟——再花出力量来把你说服哩！”

我愤怒得脸色变得苍白起来。

“天啊！如果你——”

他把一只黄而细长的手，摇动了一下。

“放心，我认为不会失败的。等包埃洛先生一到了我们的手里，我就会遵守我的誓言。”

“如果你骗我呢？”

“我已用我荣耀的祖先发过誓，不必怕，在此地歇一会儿。我不在时，我手下人会留意你所需要的。”

我一个人被留在这豪华而怪异的地下室。另一个中国侍

从人员，又出现了。其中一个人，替我端来了饮食，被我遣走掉了。我心里厌恶得快要呕出来——。

然后，那个穿丝袍子，高高而威严的主人，突然又出现。他指挥和命令他的手下把我带出地窖，到了原先我进入的那栋屋子。他们再把我带到地面一层的一个房间。窗子全被紧闭上，人们可以从窗缝间，看到街上。有一个穿着破烂的老人，拖着脚步，沿着街对面走过去，我看到他对窗子，做出一个暗号，我知道他是这一夥里的一个，在做着监视工作。

"好啦！"那个中国人说，"包埃洛已投进圈套里了。现在他走过来啦——没有旁的人，只有领他来的那个孩子。海斯汀上校，你还有一小部份的角色，要扮演呢！除非你亲自露面，他是不会进来的。等他到了对面，你必须到外面石阶上面，招手领他进来。"

"什么？"我起了厌恶地说。

"由你独个儿扮演那角色。不要忘记失败引起的代价。如果包埃洛心里起了怀疑，有任何差错，不走进来的话，你的太太就死无葬身之地！啊！他来啦！"

我心里噗噗的跳，带着一种厌恶透顶的感觉，从窗板缝间看过去。沿着街道对面走过来，正是我的朋友，我立刻认出来，虽然他把衣领翻起来，用一块黄色大面纱，遮住他脸的下部。可是，走路、姿态、蛋形的头部，决不会错到那里。

⑨

包埃洛真的跑来救我啦！一点也没怀疑到有不对劲的地方。一个脸上邋遢，衣着褴褛，典型的英国小孩，在他身边奔跑过来。

包埃洛停下来，望着这栋屋子，那个小孩起劲地指点着同他说话。到了要我行动的时候了。我走到外面的大厅里。得到那个高高个子的中国人暗示，他的一个手下打开门。

“不要忘记失败的代价。”我的敌人低声说。

我到了外面的石阶上。我对包埃洛招手。他急忙走过来。

“啊哈！你还很好吧？朋友。我却不安起来了。你打算进去吗？那么，屋子里是不是空的？”

“是啊！”我竭力装得很自然地说：“什么地方一定有一条秘道的。进去，让我们去找找看。”

我踏过门口。包埃洛完全一无所知的要跟我进去了。

然后我脑里，忽然想起了什么事情。我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太清楚了——我是在扮演犹大的角色。

“快退出去，包埃洛！”我叫起来。“快逃命！这是个圈套，不要为我担心，快逃走！

就在我这么说，叫喊着发出警告时，一只像钳子的手，把我紧紧夹住。另一个中国人，从我旁边跳去，抓住了包埃洛。

我看到包埃洛跳到后面去，扬起手臂，突然在我们周围，升起一片烟雾，使我窒息了——使我透不过气来——

我觉得自己倒了下去——一阵窒息——这就是死亡——

我慢慢地痛苦地苏醒过来——我所有的知觉，全迷迷糊糊起来了。我首先看到的是包埃洛的脸。他脸色忧虑地坐在我对面注视着我。看到我望着他时，他高兴地叫了一声。

“哎啊，你醒过来啦——你又回复到原来样子。好极啦！朋友——我可怜的朋友！”

"我在什么地方？"我痛苦地说。

"在什么地方？在你的屋子里啊"

我向四周望了一望。的确是真的，我是在熟悉的老地方。我小心放在壁炉里的四块煤块，还在那里。

包埃洛跟着我的目光望过去。

"是啊！那是你的好主意——还有那几本书。你看，好象它们对我说，你那个朋友，海斯汀，他没有好脑筋，是不是？我会回答说，你错啦！你在那里想起了这个再好没有的主意。"

"那么你弄懂它们的意思了？"

"你以为我是白痴吗？当然我弄懂啦！它正给了我需要的警告，使我有时间能够好好想一想我的计划。四巨头想法子把你带走。为了什么？显然不是为了你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啊——同样，不是由于他们害怕你，想把你骗走。不！他们的目的很清楚。只是利用你做钓饵，得到重要的包埃洛，落到他们的掌握里。我为了这种事，已准备好了。我有了一点点准备，马上那个送信的人，真的到了——这样一个天真的街上小孩。我轻信了每一件事情，同他赶快去，幸运得很，他们让你到外面的门阶上。我就怕这样，我应当在事先收拾他们的，而后再找到你——也许找不到。"

"你说，要收拾他们吗？"我软弱无力地说："靠单你一个人的力量？"

"哦，对这样的事情，一点也不很聪明。如果一个人预先有了准备，一切就简单了——童子军的座右铭，是不是？而且是一条极好的座右铭。我已有了准备。不久前，我曾帮过一个颇享盛誉的化学家的忙，他在战时，做的工作大半和

毒气有关。他替我制造了一枚小炸弹——协带起来非常简便——只要用尽力气扔出去，发出烟雾——就会令人失去知觉。我立刻吹起一声哨子，原先在监视这幢屋子的佳浦的几个聪明家伙，还有一路跟踪我们到此地来的人员都跑了过来，控制了情势。”

“可是，你怎么不会失去知觉的呢？”

“这是另一件幸运的事。我们那位朋友老四（信当然是他口授的），我用胡子开了他一个小小的玩笑，使我轻易地在黄色面纱伪装下，装上我的防毒面具。”

“我想起来了，”我起劲地说，刚说到“想起来了”时，一时忘掉的恐怖，又呈现在眼前。辛特娜——

我呻吟了一声，倒下去。

我一定又失去了知觉。醒过来时，我看到包埃洛，正用白兰地灌到我嘴里。

“是怎么一回事？朋友？究竟是什么事？快告诉我。”我一个字，一个字的说出来，人抖得要命。包埃洛叫了一声。

“朋友！朋友！你吃了不少的苦头啊！我对这件事完全不知道哩！你放心吧 一切都平安无事！”

“你是说，你可以找到她啦？可是，她在南美洲。我们到那地方时，不久她就会死掉了——天知道，她会那么恐怖的死去的。”

“不，不会，你不明了，她平安得一点事儿也没有。她从没有落到他们手掌里过。”

“但我接到了勃朗山的一封电报呢？”

“没，没有，你并没接到。你是接到一封由勃朗山署

名，从南美洲拍来的电报——那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。你从没想到，全世界都有分支机构的这种组织，能够利用你这么疼爱的女郎辛特娜，轻易地打击我们？”

“没有，我从没有想到过。”我回答说。

“呃，我也从没有想到过呢？我对你一点没提起，因为我并不想，不必要的令人烦恼——不过，我自己採取了行动。你太太的所有的信，似乎全是由农场上寄来的，其实她是在一处很安全的地方，那地方是我在三个多月前，就计划好了的。”

我望了他好久。

“你确实认为是这样吗？”

“确实是真的！我知道。他们不过是用谎话使你受苦罢了！”

我把头掉到一边。包埃洛把手搁到我肩头上。他话里的语气，是我以前从没有听到过的。

“你不想我来拥抱你，发泄一下情感吧！我是非常英国化的哩！我会什么也不说——一点也不说什么。除了这句话，在我们做过这次冒险，所有的荣誉，应当都归于你。我感到快乐的是，我有这么样一个朋友！”

第十四章　染发的美女

我对包埃洛在唐人区所做的炸弹攻击的结果，非常失望。因为，这一伙的首脑已逃跑了。当佳浦的人员，听到包埃洛的哨子声，冲上前去时，他们在大厅里，当场有四个失去知觉的中国人，威胁要处死我的那个人，并不在里面。后来我想起来，当我被迫到外面门阶上，诱引包埃洛进屋里时，这人却万无一失的隐藏在幕后。也许他是在这枚汽油炸弹的危险范围以外，由其中一个出口，安全地跑掉的。

落在我们手里的那四个家伙那儿，我们一无所得。警方做的深入调查，没发现到同四巨头有关系的任何事情。他们全是这一地区里的原有的低级居民，对李昌颜这名字，都说一无所知。只说是一个中国人，雇用他们做事的，他们对他的私人事情，毫不知情。

到了第二天，我除了感到头部有一点疼痛外，几乎全已复原过来。我们一起到唐人区，搜索我历险过的这栋屋子。这些房屋里面，有两栋摇摇欲倒，有一条地下通道可以接通。地面上一层和上面几层，光秃秃的，也很荒凉，破落的窗子，钉上破烂的窗板。佳浦已在地窖里，做过仔细的搜查，发现通密室的一条秘密入口，在那间密室里，我曾渡过不愉快的半个小时。做过较仔细的搜查，证实了前一天晚上，我经历过的印象。墙上和长沙发椅上的丝绸装饰，同地板上的地毯，全是精致的手工艺品。我对中国手工艺品，知道得虽不多，但我可以辨别得出，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，都是珍

品。

得到佳浦和他几个手下的帮助，我们对这栋房子，做了彻底的搜索。我怀着极大希望，能够找到重要的文件。或者是四巨头的某些较重要人员的一张名单，或是他们计划的密码摘记，可是，我们什么也没找到。我们找到的唯一文件，就是这个中国人，在口授写给包埃洛的信时，所参考的摘记。这些摘记，对我们每个人的经历，我们个性的评估，和对我们最易受攻击的弱点有关建议，都有非常完整的记述。

包埃洛对这一发现，最感到高兴。我个人却看不出这到底有什么价值，尤其是不论什么人，编制成的这些摘记，在他看起来，这是可笑的错误。当我们回到住所时，我向包埃洛指出这一件事。

“我可爱的包埃洛，”我说：“你现在知道，敌人对我们有怎么的看法了。他似乎对你的脑力，有了完全夸张的看法，对我的脑力，做出可笑的低估，但我不明白，我们怎样在更好的情况下，知道这件事情的。”

包埃洛有点令人不悦的痴痴笑起来。

“你不明白吗？海斯汀？既然我们知道了我们的某些弱点，对他们所做的攻击方法，现在，我们当然可以替自己做些准备了。譬如说，朋友，我们知道，你应当先思而后行。如果你认识了一个红发的年轻少妇怀了孕，你会对她侧目？是不是？”

他们所做的摘记，认为我容易冲动，说得有点可笑，并且说，我容易受到某种颜色头发的年轻妇女的美色所影响。我认为，包埃洛说到卑微的地方，幸好我能够反击他。

“怎么说？”我问道，“你打算改掉你过于自信的虚荣心？你过份的讲究整洁？”

我举了例子说明，我可以看得出，他对我的反驳，并不感到高兴。

“哦，海斯汀，无疑地，他们有些事情，欺骗了自己——这样更好！他们到适当时候，会知道的。这时候，我们已知道了某些事情，知道了就可以做准备。”

这最后一句话，是他令人喜爱的最新公理。说得如此多以致于我开始不愿意听了。

“海斯汀，我们大略知道了。”他接着说，“是啊！我们知道了——这是从好的一方面说——不过，我们知道得并不多。我们必须多知道一点才好。”

“在哪一方面？”

包埃洛端正地坐在椅子上，把我丢在桌子上的一匣火柴放好；做出一副我最熟悉不过的姿态。我知道，他准备做相当详尽的冗长讲话了。

“你知道，海斯汀，我们须要和四个敌人对抗，就是和四个不同的人物。我们和老大，从没亲自做过接触——我们认识他，好像只是偶而受到他想法的影响——我对你说，我开始了解了这想法——最微妙和东方式的想法——我们的每一个计划和阴谋，都出自李昌颜的脑筋。老二和老三这么有力量，这么高高在上，目前他们不会受到我们的攻击。可是，他们用什么来保护？相反地，我们又用什么来保护呢？他们这么引起人的注目，他们必须谨慎从事。因此，我们想起这一夥里的最后一个人——老四这个人。”

包埃洛声音有点变了，他说到这个特殊人物时，总是这

样的。

“老二和老三可能做得到，由于他们的恶名和已有的身份，使他们不受损伤的继续做下去。老四因不同的理由，而做成功——用暧昧的做法做到。没有人知道，他是谁？他是什么样子？我们见到他究竟有多少次？五次？是不是？我们里面有谁能肯定地说，看到他能认出他来呢？”

我不得不摇头了，回想起那五个不同的人，似乎令人难以相信，他们全是同一个人。那个魁梧的疯人院的管理员，在巴黎的扣上钮扣的那个男子、詹姆、男仆，在黄莱莉案件里的那个冷静的年轻医师，以及那个俄国教授。这些人里，绝没有任何两个人，是相似的。

“没有。”我绝望地说：“我们一点也没有什么可进行的了。”

包埃洛微笑。

“不要因失望而泄气。我们至少知道一两件事情。”

“什么样的事情？”我怀疑地问道。

“我们知道，他是个中等身材，普通颜色的人。如果他是高个子，很黑肤色的人，他就决不可能冒充矮而结实的医生。当然，这是轻而易举的事，詹姆士和教授，可以加高一两吋。同样，他必须有一只短而直的鼻子。巧妙的化妆，也可以成功地使鼻部改观，可是一只大鼻子，却无法立刻成功地改变形状。他必定是个英俊的年轻男人，年龄不超过三十五岁。你看，我们已有些眉目了吧！一个年龄在三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人，中等身材和肤色，擅长化妆，缺牙或有很少几颗牙齿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真的，海斯汀。因为那个管理员，牙齿全断了，也褪了色，在巴黎时的牙齿却很均匀，全是雪白的；就像那个医生，牙齿有点突出；像沙弗鲁诺的牙齿，就是长长的犬齿。脸部不像一副牙齿，能完全这般容易改变。你明白，所有这些把我们带领到什么地方了么？”

“还没有完全领悟到呢！”我小心地说。

“人们说，从一个人的脸上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职业。”

“他是一个罪犯罗！”我叫了起来。

“他并擅长化装。”

“他是同一个人。”

“这描述得有点概括，海斯汀，这很难受到这个戏剧化世界所欣赏的。你没看出，这人有时候是一个演员吗？”

“演员？”

“当然罗！他手边有许多这方面的技巧。现在，有两种演员，一种是把自己，完全沉浸在所扮演的角色身上，另一种是把他的个性，反映在这角色上面。后面一种演员，常常是把自己的真实面孔隐蔽起来。他们抓牢这一角色，用他们自己的个性，来加以塑造。前一种完全可能，把时日花在各种不同的音乐厅里，扮演叶洛德·乔奇，或是在固定剧团演出各种选定的剧目里，扮演蓄有胡须的老年人们。我们必须在前一种人里，找出那个老四。他在这方面，是个超级的艺术家，完全把自己沉浸在所扮演的角色身上。”

我渐渐被引出了兴趣。

“因此你在想，可以通过他们舞台上的关系，找出他的身份？”

“你的推论，一向很出色，海斯汀。”

我冷冷地说：“如果你立刻有了这样一个想法的话，可能会更出色了。我们已糟蹋了不少的时间。”

“你错啦！朋友！再不会有多的时间糟遢啦！我们的人员，从事这件事情，到现在已有几个月啦！阿龙就是其中一个。你还记得他吗？他们替我，把这些够条件的人，编成一个名册——年龄大约在三十左右的年轻人，外表有些形容不出的人，以及有表演天才的人——尤其，在过去三年里，已完全离开舞台的人。”

“噢？”我极感兴趣地说。

“从这名册中我们做了不少淘汰的工作，终于我们使这一连串的名字，缩短成四个名字。朋友，这里就是他们的名字。”

他丢给我一张纸，我大声读出来。

“北部地区郊区牧师的儿子，欧奈斯·卢特尼。在道德个性方面，他有某种怪癖。他被公立学校开除。在二十三岁时上了舞台。（列明他扮演各种角色的日期和地点的一张名单）染上了毒瘾。四年前去了澳洲。离开英国后，就再没见到他了。年龄三十二岁，身高五呎十吋半，修剃整洁，褐头发，挺直的鼻子，白晰的肤色，灰眼睛。

“假名约翰·圣摩尔。真名不详。祖先被认为是伦敦人。小时就上了舞台。在音乐厅扮演。有三年没听到他的音讯了。大约年龄三十三岁，身高五呎十吋，身材瘦长，蓝眼睛，白晰皮肤。”

“假名奥斯登·李。真名叫奥斯登·富莱。出身良好家庭。在牛津就爱好表演。战时有辉煌的记录。（列明他扮演

的名单。包括许多在固定剧团（演出各种选定的剧目）一个热心犯罪学的人。三年半前因一次车祸，而神经崩溃，从此便没有在舞台上出现。他目前在什么地方，一无线索。年龄三十五岁，身高五呎九吋半，白晰肤色，蓝眼睛，褐头发。”

“克劳地·达尼尔。可能是真名字。他的出身有点神秘。在音乐厅演奏，也在固定剧团，演出各种选定的剧目。似乎没有亲近的友人。一九一九年在中国。经由美国回国。在纽约演过几出戏。有一晚没有上台，从此就没再听到他的音讯。纽约警方，认为是一种最神秘的失踪。年龄大约三十三岁，褐头发，白晰皮肤，灰眼睛。身高五呎十吋半。”

“真有趣，”我边说，边放下纸张。“因此，这就是几个月以来，所做的调查结果了？这四个名字。你怀疑是哪一个呢？”

包埃洛做出一个动人的姿态。

“朋友，这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。我不过向你指出，克劳地·达尼尔到过中国和美国——也许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，但我们必须不要为此，得出不正确的偏见。可能这仅是一种巧合而已！

“下一步呢？”我起劲地问道。

“一切全已准备妥当。每一天登出了谨慎的启事。他们亲友们会同我的律师联络。即使到了今日，我们也可能——啊哈，电话来啦！可能象平时一样，有人打错了电话，他们打扰我们，自会觉得遗憾，但可能——可能——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啦！”

我走过房间，拿起电话。

“是，是啊！包埃洛的住所。是啊！我是海斯汀。啊呀！是你，麦克奈！（麦克奈和何惠逊全是包埃洛的律师。）我就对他说。是啊！我们立刻就来。”

我放好电话，转过身对着包埃洛，眼睛里露出了兴奋。

“我说啊！包埃洛，有一个女人在那儿哩！克劳地·达尼尔的友人。弗洛瑟·蒙罗小姐。麦克奈要你去哩！”

“立刻就到！”包埃洛叫起来，消失在卧室里，一会儿戴上帽子走出来。

一辆街车把我们送到目的地，我们被领进麦克奈的私人办公室。有一个年华早逝，样子有点阴郁的小姐，面对着律师，坐在一把靠手椅子上。她有一头令人不忍卒睹的黄头发，厚厚的鬈发，垂到每一边耳朵上面，脸上抹着胭脂和唇膏，眼神阴沉而深锁。

“哎呀！包埃洛来啦！”麦克奈说：“包先生，这位是——是蒙罗小姐，她打来电话说，有些消息要告诉我们呢！”

“哎呀！这太好啦！”包埃洛叫起来。

他热忱地走到前面，亲切地和她握手。

“在这索然无味的旧办公室里，你这位小姐，真像一朵盛开的鲜花。”他说，他不在乎麦克奈有怎样的感觉。

这样超过旁人的阿谀，立刻有了效果。蒙罗小姐脸上适时飞过一片红晕，脸上也绽出了微笑。

“哦，说下去，包先生！”她叫起来。“我知道，你们法国人是怎样的人。”

“小姐，我们在美女前，并不像英国人，装得是哑子。再说我也不是法国人——我其实是个比利时人哩！”

“我到过奥斯顿。”她说。

象包埃洛说的，这整件事进展得非常奥妙。

“因此，你能够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克劳地·达尼尔的情形了？”包埃洛说。

“我有一个时候，非常熟悉达尼尔。”她说：“我见到你的启事，我离开店里一会儿，有了我自己的时间，我对自己说：他们想知道，可怜的老克劳地的情形，也许为了一笔财富，找到合法的继承人，我最好立刻就去。”

麦克奈站起身。

“呃，包先生，你同蒙罗小姐谈话时，要我走开吗？”

“你太好啦！不必走开。午餐时候到啦！这位小姐也许肯赏光，同我出去用一顿午餐吧！”

蒙罗小姐的眼睛发亮起来。使我忽然想起，她已身无分文，当然不会放弃一顿用餐的机会。

几分钟后，我们搭上一辆街车，驶向伦敦最豪华的一家餐厅。我们一到达那里，包埃洛叫了一顿最令人愉快的午餐，然后转过头问他的客人。

“要不要喝点酒？小姐？香槟怎样？”

蒙罗没答话，也等于是回答了一切。

这顿餐开始愉快起吃起来。包埃洛殷勤地替她斟酒，渐渐地说到这件事的话题上去。

“可怜的达尼尔先生。他没有同我们在一起，多可惜啊！”

“是啊！真可惜，”她叹口气。“可怜的人，我真想知道，他怎样的情形。”

“你已好久没看到他了？是不是？”

“噢，有好几年啦——从战后就没见到了。他是个有趣

的家伙，对事情很仔细，从没有说出过一句关于他自己的话。当然，如果他是一个行踪不明的继承人的话，就完全适合了。这是不是权利？包先生？”

“哎呀！这不过是一笔遗产罢了！”包埃洛厚着脸皮地说：“你看，这可能是身份问题。这就是我们必须找到完全清楚他的一些人的理由了。你很清楚他是不是？小姐？”

“我不在乎告诉你，包先生。你是一位君子。知道替一位小姐，怎样叫一顿午餐，比时下的那些傲气十足的年轻人强得多。我称之为十足的卑鄙。象我说的，你是个法国人。哎呀！你们法国人啊！淘气，真淘气！”她过于狡猾的指责他。“呃，我和克劳地，两个年轻人——你还能希望什么旁的呢？我仍然对他有好感。虽然他待我并不好，一点也不好。完全不像是对待一位小姐。一说到钱的事情，他们全是一样。”

“不，不，小姐，别这么说，”包埃洛在反对，再把她的酒杯斟满。“你现在能把达尼尔先生，对我说一遍吗？”

“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两样，”她梦幻似的说：“不高也不矮，身材适中。样子潇洒。有点蓝灰的眼睛。头发有点金黄色。哦，真像个艺术家！我从没有看到有任何人在职业方面能赶得上他！如果不是由于嫉妒，他早已扬名啦！哎呀！包先生，嫉妒——你不会相信的，真不会相信，我们艺术家因嫉妒而受到的苦难。”呃，我记得有一次在曼彻斯特——我们表现出极大的耐心，静听关于一出哑剧的冗长而复杂的故事。以及这个重要的人物，罪大恶极的行为。然后包埃洛慢慢地又使她说到达尼尔的身上。

“你告诉我们的事情，真有趣，小姐。小姐们真是观察

入微——她们真可说无事不知，男人没注意到的，她们全注意到了。我曾见到过，一个女的，在十几个男人当中，认出一个男的——呃，你如何想法呢？她已观察到，当他激动起来的时候，他有好摸鼻子的怪习惯。如果换上一个男人，他会留意到这样的小事情吗？"

"永不会注意到的！"她叫着说："我们女人们才会留意到这种事。现在我想起来了，我记得克劳地，常在餐桌上，把他吃的面包瞎搞来搞去。把一片面包放在手指间，然后把面包边捏成面包屑。我看到他已不知有多少次了。呃，我知道他有那种怪习惯。"

"这不正像我说的吗？女人是个精于观察的人。你有没有把他这种怪习惯，告诉过他？小姐？"

"没有，我没告诉他，包先生。你知道这些男人们！他们不喜欢你留意到他们的小事情，尤其不喜欢你告诉他们。我从没说出过一个字——不过，有好多次，我暗自发笑不已！天啊！他从不知道他自己做的事。"

包埃洛轻轻点头。我留意到，他伸手去拿酒杯时，手竟有点抖起来。

"笔迹常可以证实真假。"他说："不用怀疑的，你保存了达尼尔先生写的信吧？"

蒙罗小姐欠疚地摇头。

"他从没有写过一封信。一生从没写给我一封信。"

"真可惜。"包埃洛说。

"我告诉你。"她突然说："我有一张照片，有没有用？"

"你有照片？"

包埃洛激动得几乎从他椅子上跳起来：

“是一张旧照片，至少已有八年之久啦！”

“这没有关系！不管怎样旧和褪色！哎呀！多幸运！你可不可给我看一看？小姐？”

“呃，当然可以啦！”

“也许你肯答应给我复印一张吧？这花不了多久时间。”

“你说怎样就怎样！”

她站起身。

“呃，我必须走啦！”她淘气地说，“见到你和你的朋友，我真高兴，包先生。”

“照片呢？什么时候，我可以见到？”

“我今晚去找出来。我想可以找到的。找到马上寄给你。”

“真是感谢不尽，小姐。你太可爱啦！我希望，我们不久还能够再共用一顿午餐呢！”

“越快越好，”她说：“我乐于奉陪。”

“让我想想看，我可不可以知道你的地址？”

她带着大方的气度，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张名片，递给他。名片有点显得邋遢，原先的地址，已被抹掉了，用铅笔写上了另外一个地址。

包埃洛道谢了又道谢，我们对这位小姐，说了声再见，然后离开。

“你真的认为照片这么重要吗？”我问包埃洛。

“是的，朋友。照相机绝对不会撒谎的。照片可以放大，可以找出特点，不然就永不会被人注意到。那会有说不尽的详细——就像耳朵的构造一样，人们是无法用语言说得

清楚的。哦，是啊！机会千载难逢，运气是接着我们来的了！这就是我说要小心的理由。”

他说完后，走到电话前，拨了一个电话，我知道他是打给一家私家侦探社，这是他时常雇用的一家侦探社。他的指示清楚又明确。两个男人到了他说的地址，照通常情形，就是去保护蒙罗小姐的安全。她走到哪里，他们就跟到哪里。

包埃洛放下电话，走到我前面。

“你真的认为这有必要吗？包埃洛？”我问道。

“也许有必要的。我相信，我们已受到监视，一有事情，他们就会立刻知道，我们今天同谁在共用午餐。也可能老四察觉到了危险。”

大约过了二十分钟，电话铃声响起来。我去接听电话。电话里响起一个简短的声音。

“是包先生吗？此地是圣詹姆士医院。十分钟前此地送来了一名年轻女人。是车祸。她名叫弗洛蕊·蒙罗小姐。她急着要见包先生。请他必须立刻到此地来。”

我对包埃洛说了几遍。他的脸色立刻苍白起来。

“快，海斯汀。我们必须像风一般的赶去。”

我们搭上街车，不到十分钟到了医院。我们问明究竟后，立刻被领到急救病房。一个戴白帽子的护士，在门口迎接我们。

包埃洛从她脸上，一看就知道了。

“已去啦！呃？”

“她在十六分钟前就去世了。”

包埃洛目瞪口呆的站在那里。

护士误解了他的意思，轻轻地说，“她并没有受到什么

痛苦，始终是不省人事。她是被一辆汽车轧死的——司机甚至连车子也没停一下。真是坏透了，是不是？我希望有人把汽车号码记下来。”

“我们运气可真坏。”包埃洛低声说。

“你要看看她吗？”

护士领着路，我们跟在后面。

可怜的弗洛瑟·蒙罗小姐，擦上胭脂，染过了的头发。样子非常安详地躺在那里，嘴唇边带着微笑。

“是啊！”包埃洛说：“我们运气可真坏——这是不是就是运气？”他抬起头，好像突然想起一个主意。“这是运气吗？海斯汀？如果不是——如果不是的话……唉，我敢对你说，朋友，站在此地这位可怜的女人尸体旁，当报应的时机到来时，我就不会发慈悲心啦！”

“你能说得更清楚一些吗？”我问道。

但包埃洛已转过身去，对护士起劲地说，在问她详细情形。最后在蒙罗小姐的手提包里，找到一张物件的名单。包埃洛看过后，抑制着叫了一声。

“海斯汀，你看？”

“看什么？”

“上面没有看到钥匙呢！但她一定有一把钥匙的。不，她是被蓄意杀害的，第一个看到她的人，从她手提包里，把钥匙拿走了。不过，我们可能还来得及。他也许不可能马上找到他要找的东西哩！”

我们搭上另一辆街车，到蒙罗小姐生前告诉我们的她的住址，那是在低级区的一排肮脏大厦。我们花了一点时间，才能获准进入蒙罗小姐的公寓，但我们至少已满意的知道，

屋子外面已有人在守护，还没有人离开过。

我们终于走进去。明明已有人在我们之前，倒过了抽屉和食橱里的东西，丢得满地都是。锁都被用力撬开，小桌子被翻转过来，可以想像用力之猛，那个来找东西的人匆忙迫急。

包埃洛在这些乱成一团的东西里搜寻。突然他站直身子叫了一声，举起一件东西。那是一只老式的照片框架——上面却空无一物。

他慢慢把它翻转过来。后面贴了一张小圆形标笺——价格标笺。

“价值四先令。”我说。

“天啊！海斯汀，用你的眼睛看清楚啊！那是干干净净的新标笺呢。是那个拿走照片的人，贴在上面的，这人在我们之前，就到过此地，他知道我们一定会来，因此替我们留下了这张标笺——克劳地·达尼尔——别名叫老四！”

第十五章　可怕的灾祸

蒙罗小姐悲惨死亡后，我开始发觉包埃洛有了改变。直到现在，他自己坚强的信心，已经历了不少考验。可是，好像长久的压力，终于开始发生了影响。他的态度庄重而带着沉思，一副心神不宁的模样。在这些日子里，他像一头猫一样，很容易激动。他尽可能不去谈到四巨头的事情，几乎像以前一样热情的，专心在原有的工作上。然而，我知道，他是在这件重大事情上，暗中活动。样子特别的斯拉夫人，常打电话要见他，虽然他对这些神秘的活动，没有加以说明，我体会到，由于这些有冷淡的外国人的协助，他正在建立某些新的防御，或是抵抗的武器。有一次纯然是凑巧，我偶而在他的存款簿上，看到记录的项目——他请我查对某些小的项目——我留意到，有一笔巨款付了出去——他从没有过的一笔巨款——付给某些俄国人，显然全部是由他签名的。

但他对说起要做的事，却没留下一点痕迹。他一而再的只透露一句话："如果你低估你的敌人，这将是最大的错误。请记住这句话，朋友。"我体会到，他正为拼命要避免的阴谋在拼命地奋斗。

到了三月底，事情才有了转机，有一天早上，包埃洛的话令我大吃一惊。

"朋友，今天早上，我要穿上最好的衣服。我们去拜访内政部长。"

"真的么？这倒令人很兴奋呢！他请你去办案子吗？"

"也不完全是。这是我请求晋见的。你也许还记得我说过，我有一次，帮过他一些小忙吗？因而他对我的才能，[illegible]欣赏。你知道，那位法国总理，达斯佳，现在伦敦，因我的请求，内政部长替他安排好，在今天早上，我们有了一个小小的会议可以见面。"

英国国王的内政大臣，右派的雪莉·克鲁柴，是个闻名也颇负众望的人物。他年约五十岁，性情古怪，有一双锐利的灰眼睛，他态度愉快又和蔼的接待我们，他的姿态也是尽人皆知的，认为是他最宝贵的品格。

有一个留着尖尖黑胡子和一张敏感的脸的高瘦男人，背对着壁炉站在那里。

"达斯佳先生，"克鲁柴说："让我给你介绍包埃洛先生，或者你可能早已听到过他的大名了。"

那个法国人鞠了一个躬，和他握握手。

"我确已久闻大名，"他愉快地说："谁没有听说过呢？"

"你太好啦！先生。"包埃洛边说，边鞠了个躬，脸色愉快得通红起来。

"对老朋友，一句话也不说吗？"一个镇静的声音问道，然后从一口高大的书橱的角落里走了出来。

我们是老相识，英格斯先生。

包埃洛同他热烈地握手。

"包埃洛先生，"克鲁柴说："现在，我们很愿意协助你。我了解了你所说的话，你有极重要的消息想告诉我们。"

"事情是这样的，先生。目前世界上，有个范围广泛的组织——一个犯罪组织，那是由四个人所控制的。这四个

人，是尽人皆知的，人们称之为四巨头。老大是个中国人，叫李昌颜，老二是个美国亿万富翁，名叫亚比·雷伦，老三是个法国女人，老四是个不出名的英国演员，名叫克劳施·达尼尔。这四个人纠合在一起，破坏了现有的社会安宁，以无政府状态来代替，他们妄图用独裁者的姿态来统治世界。”

“真令人难以相信，”法国人在咕噜。“雷伦，会同这样的事情扯上关系？当然这想法太怪诞了。”

“你听我说，先生，我再告诉你，一些四巨头所做的事情。”

包埃洛说得真够动人。我对所有这些详细情形，如此的熟悉，当我听到毫无掩饰的说到我们的冒险和脱身时，再又令我震颤起来。

达斯佳等包埃洛说完时，默然望着克鲁柴。另一个人用同样眼光回望他。

“是啊！达斯佳先生，我想，我们必须承认四巨头的存在了。苏格兰警场起初有些嘲笑，但他们不得不承认，包埃洛在他请求的许多事情上，总是对的。唯一的问题是目的的范围。我只觉得包埃洛，说得有点儿夸张。”

为了回答包埃洛宣布的十个要点。即使现在，我还被请求，不要向外界公开宣布，因此我没有这么做，但这些要点，包括最不寻常的灾祸，在某一个月发生的潜水艇灾难事件，还有一连串的飞机失事，和紧急强迫着陆。根据包埃洛说法，这些全是四巨头的杰作，他证明这件事，他们已拥有了尚不为全世界所知的各种科学方面的秘密。

这使我们直接的接触到，我在等着这位法国总理要问的

一个问题。

"你说这组织里的第三个人，是个法国女人。你知不知道她的名字？"

"她是个世界闻名的人，先生。可说名声响叮当，她就是有名的奥尼维太太。"

一说到这个闻名的科学家，居里夫人的继任人，达斯佳便忽地从椅子上跳起来，脸色激动得变成了紫红色。

"奥尼维太太！不可能的啊！真是天大的笑话！你说这话是一种侮辱！"

包埃洛轻轻地摇头，但没有回答。

达斯佳茫然地望着他一会儿。然后他的脸色变得开朗起来，向内政部长瞥视一眼，意味深长地轻轻敲着额头。

"包先生是个大人物，"他说，"但即使是大人物——有时候也免不了会有点儿狂热，是不是？为了想像中的阴谋，寻求有利的地位。这件事可说无人不知。你同意我的说法吗？克鲁柴先生？"

内政部长一时没有回答。然后他缓慢又沉重地说："真的，我不知道，我对包先生一向有最大的信心，可是——呃，这需要一点信心哩！"

"这个李昌颜。"达斯佳接着说："有谁听说过他么？"

"我听说过。"英格斯出人意外的说。

法国人眼瞪着他，他若无其事的用眼睛回瞪他，样子更像一个中国神像一样。"英格斯先生，"内政部长说，"在中国内政上，是个最有权威性的人物。"

"你有没有听到过李昌颜这个人？"

"直到包先生到我此地来时，我是在英国，唯一听到说过

的人了。不要弄错啊！达斯佳先生，现今中国只有一个人算得上——就是李昌颜。我只能说或者，或者他在目前，是世界上最有头脑的一个人。”

达斯佳目瞪口呆的坐在那里。立刻他激动起来。“也许你说的有点道理呢！包先生。”他冷淡地说："但说到奥尼维太太，你就错了。她可说是法国儿女，终生献身在科学上面的女性。”

包埃洛耸耸眉头，没有回答。

歇了一下，然后我这位朋友站起身，样子威严又有点怪异地坐下。

“我要说的就是这些，先生们，想给你们一个忠告。我认为可能人们不会相信我说的话。但是至少你们能够保持警戒。我的话可以慢慢的失去重要性，但随之而来的每一件事情，当会加强你们已动摇的信心。现在需要我来说了——以后也许我不可能再这么说了。”

“你是说——？”克鲁柴问道，不由被包埃洛的严肃语调打动了。

“先生，我是说，自从我拆穿了老四的真面目后，我的生命就已朝不保夕。他会不顾一切的企图消灭我——他别名是叫：毁灭者，这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先生们，我向你们敬礼。克鲁柴先生，我把这把钥匙和一件封好的信，交托给你。我对这件案子，做了全部的记述，以及我的做法，怎样才能最满意地应付恐吓，这种恐吓会在任何一天，在世界上发生，把这些东西藏到一个相当安全的场所。如果我死了，克鲁柴先生，我授权你接管这些文件，尽量利用它们。先生们，现在我向你们告别啦！”

达斯佳冷淡地略鞠了一个躬，克鲁柴忽地站起身，伸出手。

“你使我的想法改变了，包先生。这整件事似乎怪诞不经，我完全相信你告诉我们的真相。”

英格斯和我们一起离开。

“我对这次的会见，并没有失望。”我们一路走着，包埃洛说：“我不希望说服达斯佳，但我至少可以保证，万一我死了，我所知道的一切，并没有随我一同消逝。我已做了一两个改变，还不太糟哩！”

“你知道，还有我和你站在一边呢？”英格斯说：“再说，我就要动身到中国去了。”

“这么做是不是很聪明呢？”

“虽然不聪明，可是却有此需要。人们必须尽他最大的力量！”英格斯冷冷地说。

“哎呀！你真不愧是一个勇敢的人！”包埃洛激动地说：“要不是我们现在是在街上，我还真想拥抱你一下哩！”

我想，英格斯样子有点轻松起来了。

“我认为，我在中国！不会比你在伦敦更危险吧！这可说一点没说错。”

包埃洛说：“我希望，他们不会连海斯汀也一起干掉，就是啦！这倒令我大大地感到苦恼起来。”

我打断了这番愉快的谈话。我说我没有意思要让自己被人干掉，不一会英格斯离开了我们。

我们默然地走了一会，终于包埃洛打破了缄默，说出一句我完全意料不到的话。

“我认为——我真的认为——我需要把我的弟弟带来

了。”

“你的弟弟。”我吃惊地说：“我从没有听说过你有一个弟弟呢？”

“你叫我吃惊了，海斯汀。你不知道，所有著名的大侦探们，都有比他们更著名的兄弟们，那么生来就不会偷懒吗？”

有时候包埃洛做出的特别姿态，几乎使人不可能知道，他是不是在开玩笑，还是当真？这时候，那种姿态更是显然可见。

“你弟弟叫什么大名？”我问道，想对这崭新的说法修正一下。

“阿契林·包埃洛，”他庄重地说：“他现住在比利时的斯派附近。”

“他干些什么？”我有点好奇地问，却对去世的包埃洛太太的个性和脾气，以及她对教名的典雅欣赏力，所形成的半正式的传奇，一概置之不问了。

“他什么也没干。他天生懒惰。但他的能力较我毫不逊色——可说是一鸣惊人。”

“他和你样子不相差无几吗？”

“相似而已，不过没有我生得这么英俊，他也没有留胡须。”

“他较你年纪大，还是年轻？”

“他碰巧同我出生在同一天。”

“那是双胞胎咯。”我叫起来。

“一点不错，海斯汀。你判断得一点不错。现在我们又到家啦！我们立刻回到公爵夫人的项链那件小事情上面去

吧！”

公爵夫人项链这件案子，注定要等一阵子了。而一件完全不同的案子，已在等着我们了。

我们的女房东拔尔荪太太，跑了来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医院里的护士等着要见包埃洛。

我们发现她面对着窗子，坐在那把大靠背椅子上，她是一个面色愉快的女人，穿了一套深蓝色制服。她有点不情愿地说到事情的核心；可是，包埃洛立刻使她安静下来，她在说她的故事了。

“你看，包先生，以前我从没有碰到这种事情过。我被从云雀妇女会社，派到候脫福的一个病人那里去。那位老先生名叫坦派顿。他住在十分舒适的一栋住宅里，住在那里的全是十分愉快的人们。他的妻子，坦派顿太太，比她丈夫要年轻得多，他同头一次婚姻时所生的一个儿子住在那里。我不知道，这个年轻人和他的后母，是不是一向相处得不坏。他并不完全像你所说的那样正常——不完全是神智不清，但的确是有点懵懵懂懂。呃！坦派顿先生的病，一开始在我看起来就似乎非常的神秘。有时候似乎没有一点异样，然而，他却突然胃不舒服起来，又痛又呕吐。医生似乎非常满意，我对这件事本来用不着说什么话，可是我不得不想到这件事。于是——”

她停下了话，脸有点红起来。

“发生的一些事情，使你起了怀疑吗？”包埃洛问道。

“是啊！”

但她似乎说不下去了。

“我发现仆人们全在交头接耳。”

“关于坦派顿先生的病么？”

“啊！不是！关于——关于另一件事——”

“坦派顿太太吗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也许是坦派顿太太和医生吧？”

包埃洛对这种事最精明不过了。护士感激地向他看了一眼，接着说下去。

“他们在交头接耳。然后有一天，我自己碰巧看到他们在一起——两个人在花园里——”

刚说到这里，我们的当事人，样子好痛苦，没有人感觉到一定要问，她在花园里究竟看到了什么？她显然看到了很多的事情，在这种情形下打不定主意。

“胃越来越痛了。脱拉夫医生说，这完全是很自然的，也是意料中的事情，说坦派顿先生不可能活得很长久，但我自己以前从没有过这类事情——在我长久经历过的护士生涯中，也没有见到过。在我看起来，情形似乎更象——”

她停住说话，犹豫不决起来。

“是砒霜中毒？”包埃洛说。

她点点头。

“那么，他也是病人啦！我是说，他说了一些奇怪的话。‘他们想杀死我，那四个人。他们想杀死我。’”

“噢？”包埃洛马上说。

“这些就是他说的话，包埃洛先生。当然，这时候，他非常的痛苦，几乎不知道，他说些什么。”

“他们想杀死我，那四个人，”包埃洛想了想一再的说：“你认为，他说那四个人，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那我就说不出了，包先生。我想或者他的意思是说，他的太太和儿子，还有医生，或者是坦派顿太太的伴侣，克拉克小姐吧？加起来不就是四个人，是不是？他可能认为，他们联合在一起对付他呢？”

“完全是这样，完全是这样，”包埃洛心不在焉的说，“吃的东西怎样？你事先没有预防到吗？”

“我一向在尽我的能力。可是，当然，有时候坦派顿太太坚持，要替他把食物带来，有时候是在我下班的时候罗！”

“是这样。你没想到要去报警吗？”

护士对这说法，脸上露出了恐怖。

“我要做的是这样，包先生。坦派顿先生喝了一碗汤后，胃更痛起来。我花去了一天功夫，去看一个生了病的妈妈，便把坦派顿先生丢在那裹。”

她拿出一只装着黑色流质的小瓶子，递给包埃洛。

“好极啦！小姐。我们立刻把这个拿去化验。如果你在一小时内能回到此地，我想，我们无论如何能够清除你的怀疑。”

我们先问了她的名字和资历，他领她到外面。然后他写了一张便条，连同瓶子，一起送去化验。我们等着听结果时，包埃洛有点令我吃惊的，自感高兴的证实了这位护士的身份。

“不，不！朋友。”他说，“我还是小心一点的好。别忘了四巨头还在紧盯着我们哩！”

可是，他立刻得到了消息，有一个云雀会社的会员，名叫玛勃儿·派尔缪的护士，被派到那个病人的那地方去了。

"到目前为止很好，"他眨了眨眼睛说，"现在派尔缪护士又回来啦！此地还有我们化验的报告哩？"

护士和我不安地等待，包埃洛在读着化验报告，

"里面有没有砒霜？"她喘着气问道。

包埃洛摇头，折好纸张。

"没有。"

我们两个吃惊不已！"里面没有砒霜。"包埃洛说："可是，里面有锑。我们快到侯脱福去。但愿苍天保佑，我们不要到得太晚才好！"

包埃洛最简单的计划，是扮装一个侦探，但是他们访问的表面理由，是要打听坦派顿太太以前雇用的一名仆人，仆人的名字，是他由派尔缪护士口里听说的，一名仆人被认为是同一件珠宝劫案有关系。

我们到达那栋叫埃尔姆的屋子时，时候已很晚了。我们让派尔缪先走，她比我们早到二十分钟，因此，我们一起去，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。

坦派顿太太是一个高高、忧郁的女人，风姿卓约，她接待了我们。我留意到，包埃洛说出他的职业时，她突然呼吸急促起来，样子很吃惊，但她轻易地回答了他问到女仆人的问题。包埃洛为了考验她，说起一件很久以前的中毒案子，里面牵涉到一个有罪的妻子。他说话时，眼睛就从没有离开她的脸上，她虽想尽力掩饰，却掩饰不了引起的激动，突然，她借故匆忙地走掉。

我们并没被冷落在那里多久。有个留着一小绺红胡子和戴上夹鼻眼镜的男子走进屋里。

"我是脱拉夫医生，"他自我介绍说，"坦派顿太太要

我对你关照一声，她身体不舒服，神经紧张。担心她丈夫和这一类的事情，我给她服了镇静剂，叫她上床去。但她希望你们会留下来，吃顿便饭，由我代替做东。我们在此地，久闻你的大名，包先生。我们是说，得到你的益处不少。啊哈，米克来啦！”

一个步履蹒跚的年青人，走进房间。圆滚滚的脸，扬起笨样子的眉毛，好象一直是在吃惊一样。他忸怩不安地露齿微笑，握过手。这人显然就是“神志不清”的儿子。

我们同去晚餐。脱拉夫医生走开了——我想，是去打开几瓶酒什么的——突然这年轻人的相貌，起了惊人的改变。他把身体倾到前面，眼瞪着包埃洛。

“你是为我父亲来的吧？”他说，边自顾在点着头。“我知道。我知道了不少事情哩——可是，没有人认为我知道的。我父亲去世时，我母亲很高兴能再嫁给脱拉夫医生。你知道，她不是我亲生的母亲。我也不喜欢她。她希望我父亲死掉。”

这完全令人恐怖起来了。幸好，在包埃洛刚想回答时，医生转回来了，我们势必要谈下去了。

突然包埃洛沉重呻吟的倒在椅子上，他一张脸痛苦得在扭曲。

“可爱的先生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医生叫了起来。

“突然引起的抽筋，我常是这样。不不，不想麻烦你，医生。我上楼去躺一会就会好的。”

他的请求立刻被答应了，我陪着他走上楼，他倒在床上，沉重地呻吟。

我被骗过了一两分钟，马上体会到包埃洛是在表演一幕

喜剧，他目的只是想一个人留在楼上，接近病人的房间。

因此，当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，我已完全有了准备，他跳起身。

“快，海斯汀，这扇窗子。外面有常春藤。我们趁他们还没有起疑心前快些爬下去。”

“爬下去？”

“是啊！我们必须立刻躲开这栋房子。你在晚餐时见到他了吗？”

“医生吗？”

“不是，那个年轻的坦派顿。他搞弄面包的小动作。你还记得蒙罗小姐在死前，告诉过我们的话吗？达尼尔在餐桌上，有一种把面包边捏碎的习惯。海斯汀，这是个大阴谋，那个样子茫然的年轻人，是我们狡猾的敌人——老四！赶快。”

我没再多争辩。这件事似乎令人难以相信，毫不迟疑才是聪明的做法，我们飞快地从常春藤爬下去，走最近的路到了镇上的火车站。我们刚赶上最后一班火车，十一点时到达镇上。

“阴谋，”包埃洛想着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有多少人牵涉在里面？我疑心坦派顿一家人，可能全是四巨头的人。他们只不过想用诡计把我们引诱到那地方？还是比这做得更聪明？他们是想在那里表演喜剧，引起我的兴趣？等到他们有了时间再动手——到底是为甚么？现在我可不知道了。”

他在沉思。

到了我们住的地方，他在起居室门口拦住了我。

“小心啊，海斯汀。我好怀疑哩！让我先走进去。”

他领先走进去，拿了一只橡皮套鞋，在按电钮，这引起了我的兴趣，然后他在房里四周察看了一遍，像一头陌生的猫儿，小心又仔细地提防着危险。我注视他好一阵子，听从的静静地站在墙旁。

“这可以了吧？包埃洛。”我不耐地说。

“似乎可以了，朋友，似乎可以啦！让我们再确定一下。”

“你真是多此一举，”我说：“我想点个火，抽一支烟呢！我曾有一次看到你，拿了火柴，而没象往常一样，放回到架子上去——你还为了这种事，常责怪我呢。”

我伸出手去拿火柴。听到包埃洛警告地叫喊起来——看到他向我跳过来——我的手刚碰到火柴匣子上。

然后——一阵蓝色的火焰——震耳欲聋的轰然一声响——接着是一片黑暗——

我刚醒过来时，看到一张熟悉的脸，是我的老朋友，李奇威医生，他在我面前弯下了身子。脸上露出安心的样子。

“不要动，”他在安慰我。“一点也不要紧了。你知道，发生了意外的事故。”

“包埃洛呢？”我低声问道。

“你是在我的寓所里啊！一切都不要紧了。”

我喉头一阵冰冷的恐怖。他闪烁的说话，唤起了我的恐惧。

“包埃洛呢”我又问了一声，“包埃洛怎样了？”

他认为我一定要知道的了，再闪烁其词，是没有用的了。

“你能逃过这个劫数，真是奇迹——包埃洛却没逃得

过！”

我嘴里哼了一声。

“他没有死吧？有没有死？”

李奇威低下头，样子充满了关怀。

我不顾一切的挣扎着坐起身。

“包埃洛可能死啦？”我软弱无力地说：“可是，他的精神永远不死。我会继续他未完的工作！要四巨头没得好死！”

然后我又倒下来，昏迷了过去。

第十六章　临死的陌生人

事情到现在，我对三月里的那些日子，所发生的事情，很难抑制不能不写下来。

天下无敌，无人可及的包埃洛，竟然死啦！那是要命的火柴匣子里暗装了残酷的机关；当然这会引起他的注意，他才会急着去拿到它，因而发生了爆炸。事实上，这种不寻常的灾祸，是突然因我而引起来的，这一直使我充满了悔恨。像李奇威医生说的，我没被杀害，完全是奇迹；不过，我只受到一点脑震荡。

虽然在我看起来，好像我立刻已恢复了知觉，其实已经过了二十四个小时后，我才清醒过来。到出事的第二天晚上，我才能够步履不稳地蹒跚地走到隔壁房里，带着深切感情，看到这口普通榆木棺材，里面躺着世界上大名鼎鼎的一个奇人。

从我恢复知觉这一刻起，我心里只有一个目的——一定要替包埃洛报仇，一点也不怜悯的捕杀四巨头。

我已对这件事想过，李奇威会和我有一样想法，但我感到吃亏的是，这位好心肠的医生，似乎一点也不热心。

“快回到南美洲去，”他劝我说，他一有时间，就对我这么说起。为什么要想做这种不可能的事情？说得更微妙的话，他的意见可以这么说，——如果连世界上无敌的包埃洛都会失败，更不用说我了？

可是，我不会认输的。别的暂且不说，只要说到我有没

有需要做这件工作（我可以这么说，我并不完全同意，他对这件事的做法），我和包埃洛在一起，工作得这么久，我完全清楚他的做法，觉得完全有能力，继续做他计划好的工作；这只是感觉上的问题、我的朋友，已被不正常的手段杀害。我会不尽力把杀害他的凶手们，诉诸法律，能甘心情愿回到南美洲去吗？

我对李奇威说了又说，连听也听够了。

“完全一样，”我说完了后，他说：“我仍不会改变的，要忠告你。我完全相信，如果包埃洛在的话，他自已会劝告你回去的。我代替他说话，海斯汀，劝你放弃这些妄想，回到你的农场去。”

对这种劝告，我可能只有一个答案。他忧郁地摇摇头，没再多说什么！

一个月过去了，我才完全好过来。到了四月底，我会见了内政部长。

克鲁柔的态度，使我想起了李奇威医生。情形令人安静又消极。他一面感谢我做的工作，一面委婉又顾虑周到地加以拒绝。包埃洛提给他的文件，由他在保管，他向我保证，为了应付即将面临的威胁，他已采取可能有的手段。

我受到他冷淡的安慰后，不得不装出一副满意的样子。结束和他的会见，他也是劝我回南美洲去。我对整件事，觉得深深的不满。

我想，我应当站在原有的立场，说一说包埃洛的丧礼。那是严肃又感人的仪式，送的花圈多得数不清。上流社会到下流社会阶层都有，这说明了我朋友的卓越和有成就的地位。对我本身来说，我完全被感情所控制了，我站在墓前，

想起我们在一起，所有的经历，和共度过的许多愉快日子。

到了五月初，我拟出了一个活动计划。认为最好还是维持包埃洛的登报启事计划，寻找有关达尼尔的音讯。我在许多日报上，登出启事，人坐在苏荷的一家小餐厅里，判断启事的效果，当我看到报纸另一版上的一节新闻时，我极不愉快的感到震惊起来了。

据报导说，英格斯搭上一艘上海号轮船，离马赛后不久，神秘地失了踪。虽然海面上，风平浪静，这位不幸的先生，一定是从船上失足掉到海里去了。新闻结尾说到英格斯在中国久已做出的卓越贡献。

这一则新闻，实在令人非常不愉快。我知道英格斯的死亡，有一种危险的动机。我一点也不相信，这是一次意外事件。他明明是被人谋杀的，他的死亡，显然是可恶的四巨头下的毒手。

我坐在那里，被这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，弄得目瞪口呆，我把这整件事考虑了一下，被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的不寻常姿态吃了一惊。到现在我还没有注意到他在那里。他是个瘦削忧郁的中年人，病黄的面色，留着尖尖的一小绺胡子。静静地坐在我对面，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什么时候他坐那里的。

现在，至少可以这么说，他的举动确是很特别。把身子越向前面，不慌不忙地帮忙拿盐罐子递给我，把盐倒在我餐盘四边，倒成四个小堆。

“对不起，”他声音悲哀地说，“人们说，帮一个陌生人倒盐，等于帮忙叫他伤心。这可能是无可避免的必然现象。但我希望不至这样。我希望你通情达理。”

然后，他相当意味深长的，把盐倒到他自己的餐盘四边，也倒成四个小堆。这明明是一个4字。我小心地望着他。我一点也看不出，他像年轻的坦派顿，或是侍者詹姆士，或是我们遇到过的任何人。然而我相信，他就是那个令人可怕的老四。听他说话声调，和我们在巴黎遇见的那个把钮扣扣上的陌生人，倒有点相似。

我向周围望了一望，还没决定我如何行动。他似乎已了解了我的意思微笑起来，轻轻地摇摇头。

"我不该劝告你的，"他说："你还记得在巴黎，匆促行动的结局吧！让我郑重告诉你，我这么隐退，完全是为了安全。你的想法，有点土气，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，海斯汀上校。"

"你这恶魔，"我说，我愤怒得窒息住了。"你这个魔鬼！"

"激动——你有点激动了。你那个去世的可悲的朋友，当会对你说过，能保持镇静的人，总会有大好处的。"

"你敢再说起他？"我叫起来。"你这么残忍地把他杀害，你还敢到此地——"

他打断我的说话。

"我到此地来，是为了崇高的和平目的。想劝你立刻回到南美洲去。如果你回去，对四巨头来说，这件事就算告一结束了。你和你的家人，便不会受到伤害。我只答应你到这一程度。"

我轻蔑地大笑起来。

"如果我不听你蛮横无理的命令呢？"

"这不能说是命令啊！我们不如说——是警告如何？"

他语调里有股冷酷的威胁意味。

"善意的警告，我劝你不要当耳边风。"他轻声说。

在我尚未明了他的意图前，他站起身，飞快溜到了门口。我立刻站起身，跟在他后面，可是，运气坏透了，撞上一个大胖子，被他搁在我和隔邻桌子中间。我好容易挣脱了的时候，我的那个猎物刚穿过门口，碰巧这时候，有一个侍者拿了一大堆餐盘，和我撞个满怀，再一延误，等我冲到门口时，留着黑胡子的这个瘦削男人，早已不知去向了。

侍者左赔不是，右赔不是，那个胖子已安静地坐在一张餐桌前，在叫午餐了。一点也没显示出发生的两件事情，纯然不是意外事故。然而，我对这种事，有我自己的想法。我清楚得很，到处有四巨头的人。

不用说，我对他的警告，并没在意。我会为了正义，和他争个你死我活。我因这些启事，总计只接到两个回答。没有一个提供给我任何有价值的消息。这两个回答，全来自当时和达尼尔一起演出的演员们。他们没有一个完全亲密地熟识他，对他的身份和目前的下落也不清楚。

大约过了十天后，才有了四巨头的行踪。我走过海德公园，正在呆呆地默想时，有一个声音——充满着说服力的外国口音——向我招呼。

"海斯汀上校，是吗？"

一辆大轿车适时停在行人道旁。一个女人把身子伸出窗外。她穿了黑色衣装，手上戴着珠宝，我认出是我们最初认识的那个叫诺莎柯伯爵夫人，后来她用了各种不同假名，是四巨头的一个代理人员。由于某种原因，包埃洛一向暗自喜爱这位伯爵夫人。她某些艳丽的打扮，打动了这个矮子。有

时候兴致来了，他常会说，她是个少见的女人。“哎呀，别走啊！”她说：“我有一些顶要紧的话，要告诉你呢！你也不必想抓到我，因为这么做是非常蠢的。你总是有一点蠢的——兄，是啊！就是这样。你现在很蠢，你一直忽视我们给你的警告。我给了你第二次警告。叫你马上离开英国。你在此地一无益处——我坦白告诉你。你决不能做成任何事情。”

“这样的情形，”我不自然地说，“似乎有点非比寻常，你这么急着要我离开这一个国家。”

她耸耸肩头——动人的肩头，做出一个动人的姿态。

“至于我，我认为，也很蠢哩！我应当把你留在此地，愉快地加以玩弄。你知道，可是头儿们害怕你说的一些话，可能帮了那些比你更聪明的人的大忙，因此——一定要把你赶走。”

伯爵夫人对我的能力，似乎有一种言过其实的想法。我隐藏起自己的烦恼。无疑地，她这种态度，显然使我更烦恼，使我有这样的想法，我这人看不上眼。

“当然，要干掉你容易极了！”她说了下去。“可是，有时候我也很多情。我恳求你吧！你有一个娇妻，是不是令那个死去的矮子很高兴的知道，你并没有被杀害。你知道，我一向喜欢他。他聪明——就是聪明！如果情形不是四对一的话，我老实地相信，他也许胜过了我们。我坦白地承认——他是我的胜利者！他丧礼时，我送了一个花圈，表示我对他的钦佩——一个深红色玫瑰大花圈。深红色的玫瑰，表示我的性情。”

我静静地倾听，渐渐憎恶起来，

“你像一头骡子，缩起耳朵，用脚乱踢。呃，我已传达

了我的警告。你记住这一点，第三次警告，要等毁灭者来说了——”

她做了个手势，车子迅速地驶走。我机械地望着车子的号码，可是一点也没看清楚。四巨头对小事情，是不会轻易疏忽的。

我有点清醒地走回家。从伯爵夫人口若悬河的谈吐里，透露出了一件事。我的生命，已有了真正危险。但我无意放弃斗争，我知道，我应当小心翼翼，采取可能的每一个预防措施。

我在把这些事情，做重新考虑，寻求最适当的行动时，电话铃声响了起来。我走过去，拿起电话。

“是啊！喂，是谁？”

一个清脆的声音在回答我。

“这里是圣吉尔医院。我们此地送来了一个中国人，他是在街上遭到刺杀的。他活不了多久。我们打电话给你，因为在他口袋里，找到一张纸，上面有你的名字和地址。”

我吃惊但不理解。然而我想了一下，我说，我立刻就去。我知道，圣吉尔医院，就在码头那边，这使我想起，这个中国人，可能是刚下了船。

在我到那里的途中，我心里忽然兴起了一阵怀疑。这完全是一个圈套么？不管那个中国人在什么地方？可能就有李昌颜插手的可能，我想起曾投过圈套的冒险。这又是敌人方面的一种诡计？

我想了一下，无论如何，到医院里去探望一下，总不会有害处的。这情形不太可能像是阴谋，像一般说的“骗局”。那个快死去的中国人，也许会对我吐露出什么消息，

我可以根据它行事，或许能使我找到四巨头。我要做的就是保持虚怀若谷，一面假装着相信，但暗中警戒。

到了圣吉尔医院，报过了我自己的身份，我立刻被领到急救病房，到了那人的病床边。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，紧闭着眼睑，只有胸部微弱的起伏，显示他仍在呼吸，有一个医生，站在床旁，用手指在把脉。

“他几乎死了。”他低声对我说，“你认识他？呃！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我从没有见过他。”

“那么他口袋里放了你的名字和地址干嘛？你是海斯汀上校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错，但我也同你一样，说不出个所以然。”

“怪事。由他文件上看，他似乎是一个叫英格斯的手下人哩——一名退休的公务员。呀！你认识他，是吧？”他马上接着说，我听到英格斯这名字，我不由吓了一跳。

英格斯的手下人！这么说我以前是见过他的了。但我也没法辨别出每一个中国人啊！他一定是同英格斯在一起到中国去的途中，当灾祸发生后，带了个口信回到英国，可能是带个口信给我也说不定。还是先听听他的口信再说。

“他有没有知觉？”我问道：“他能够说话么？英格斯是我的一个老朋友，我认为，可能这个可怜的家伙，替他带了个口信给我。人们说英格斯大约在十天前，从船上失足跌到海里去了。”

“他刚清醒过来，但我不相信，他有没有力气说话。你知道，他流了大量的血。当然，我可以给他打兴奋剂，但我们对可能做的事情，都已尽力做到了。”于是，他做了皮下

注射，我呆站在床旁，存着万一的希望，能听到一个字——就是一个暗号——也许对我做的工作有最大的价值。可是，几分钟已飞快地消逝，没出现一点迹象。

突然我有了一个痛苦的想法。我是不是已跌进圈套里了？假定这个中国人，是英格斯的一名手下，而其实却是四巨头里面的一个人员呢？如果我不只一次，看到某些中国僧侣们，能够装死的话？或是，再进一层的说，李昌颜也许领导一小伙的宗教狂热份子——欢迎死亡的人们的主人的命令，我必须先做戒备才好。

纵使有这些想法，闪过我的脑际，床上这个家伙在颤动起来了。他睁开眼睛。语无伦次地低声说些什么？然后我看到他眼光落到我的身上。他没有认识我的表示，但我立刻清楚，他是想要同我说话。不管他是朋友，或是敌人，我必须听听他要说些什么？

我把身子靠近床前，可是断断续续的声音，对我没有表达出什么意思。我听到这两个字“汉特”，但用什么字连接，我就说不出了。然后又说到这两个字，这一次我听到了：“拉果”。我吃惊地干瞪着眼，使我联想到这几个字可能的连带关系。

“汉特的拉果？”我问道。

这个家伙把眼睑迅速闪烁几下，好像是同意了，他加上另外两个意大利字：“火车”。又低声说出两三个意国字，然后他突然不再说话了。

医生推开我。一切全成了过去。这个家伙死啦！

我走到外面，再又呼吸到新鲜的空气，完全被搞得糊涂起来了。

"汉特的拉果，"和"火车"。这几个简单字的含义，可能是指的是什么。他是一个中国人，不是意大利人，为什么他要说意大利语呢？当然，如果他真是英格斯的手下的话，他一定懂得英语的？这整件事，是神秘透顶。我一路回家时，都在大惑不解？哦！我多么希望有包埃洛在此地，用他迅如闪电的机智，解答这个问题啊！

我用钥匙打开门进去，慢慢走上楼，到我的房间。桌上有一封信，我毫不关心地拆开信。我看了信，一时呆住了。

是律师事务所寄来的信。

"亲爱的先生：由于受到我们已去世的当事人包埃洛先生的委托，我们把这封信寄给你。这一封信，是他在去世前一个礼拜，交给我们的，他指示我们说：万一他死了，这封信应当在他死后某一个日子寄给你。"

我把附寄的信，看了又看。确是包埃洛亲笔写的。我对他的笔迹太熟悉了。我带着沉重的心情，相当焦急地把信拆开。

"亲爱的朋友，你接到这封信时，恐怕我已不在人世了。用不着为我哭泣，但请遵照我的嘱咐。你接到这封信时，要立刻回南美洲去。切勿顽固。并不是为了感情用事，我才嘱咐你做这次的旅行。这是必须做一件事情的。这是我包埃洛计划的一部份！不须要再多费唇舌，像对我这样一个聪明透顶的朋友、海斯汀，是不需要多说的。

"卑鄙的四巨头！我在坟墓那边向你敬礼！朋友。永远是你的朋友，包埃洛。"

我把这封令人吃惊的信，看了又看。有一件事是很明白的。这个令人惊异的人，对每一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都已做

了妥善的安排，纵使他死了，也打不倒他计划的结果！我担任的是实际工作——他有指挥的天才。无疑地，我在海外应当发现在等待着我的所有指示。在这期间，我的敌人们，相信我已听从了他们的警告，不会再对我打起坏主意。

现在一点也没有什么事情，可以阻止我要立刻离开了。我拍发了电报，订好了船票。一个礼拜后，就可以看到我登上安桑妮轮，在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途中了。

正当船驶离码头时，一个管事，拿了一张纸给我。他说是一个穿皮衣的高大的先生，在放下跳板前，离开船时交给他的。

我打开纸。写得简短而马上说到要点。

“你很聪明。”纸上签上一个大数目字 4。

我不由微笑起来。

海上波浪起伏。我享用了还算过得去的一顿晚餐，决定和同船上的客人，打几圈桥牌。然后上床去，希望象别人搭船时一样睡得很熟。

我感觉到有人不停的摇动我，把我摇醒过来。我眼花头昏又迷迷糊糊地，看到船上一个船员，站在我跟前。我坐起来时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

“谢天谢地，你终于醒了。我摇得手都酸起来。你依然睡得那么熟！”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我问道，人仍在迷迷糊糊，还没完全清醒过来。“船出了什么事情么？

“我认为你比我更清楚，是怎么一回事。”他冷淡地回答说：“我们接到海军部的特别命令。有一艘驱逐船，等在那边要接你上船哩！”

"什么？"我叫起来。"在大海洋里吗？"

"这似乎是一件最神秘不过的事情，但这不是我的事。他们派了一个年轻人，到船上来代替你，而要我们严守秘密。你起来穿好衣裳行吗？"

我掩藏不住我的惊异，听从地照做了。大船上放下了一只小船，我被送上驱逐舰。我受到殷勤的接待，但没有得到另外消息。舰长的命令，是要把我送到比利时海岸的某个地点登陆。到达那里，他的任务和责任就算完成了。

这件事完全像一场梦。我坚决的想法，就是所有这一切，一定是包埃洛所做的计划一部份。我必须不加思考地照着做下去，信任我死了的那个朋友。

我在指定的地点，按时登陆。有一辆汽车等在那里，我立刻上了车，车子沿着平坦的法兰德斯平原疾驰而去。那天晚上，我睡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小旅社里。第二天我们继续让车子驶去。这一个地方，全是森林和山丘。我体会到，我们已进入的阿特纳，我突然想起包埃洛说过的话，他有个弟弟住在斯派。

但我们并没有驶到斯派。我们离开了大陆，转进一处小山的一片茂密树林，我们驶到一个小村庄，和高耸在山坡上的一栋孤悬的白色别墅。到了此地，车子在一栋绿色的小别墅门前停了下来。

车门打开，我下了车。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，站在门中，弯身鞠躬。

"是海斯打上校么？"他用法国话说："他在等你来哩！让我为你领路。"

他领我走过大厅，打开后面一道门，站到一旁让进去。

我眨了一眨眼睛，因为房間面对着西面方向，下午的阳光，斜射了进来。然后我才看清楚，看到一个身影，伸出一双手，等待并迎接我。

啊！不可能的呀！这然是……货真价实的包埃洛？

“包埃洛！”我叫了起来，拥抱一次是免不了的了。

“千真万确，千真万确，真的是我！要杀掉我包埃洛，可不这么轻易哩！”

“可是，包埃洛——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

“为了一场妙战！朋友，一场妙战！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突然的伟大一击。”

“但你应当可以先告诉我的啊！”

“不能，海斯汀，我办不到。永远也办不到，一千年也办不到，在丧礼中扮演这一个角色。实际上，这真是天衣无缝。这样四巨头，就不能不心服得五体投地了！”

“可是，我遇到的事情——”

“不要认为我太寡情了。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你，我才想出了这个妙计。我情愿冒生命危险，但我深感良心不安，总是要你冒生命危险。因此，在那次爆炸后，我便有了一个辉煌的想法。那个好心肠的李奇威，能够帮助我实行这个妙计。我死了，你就回到南美洲去。可是，朋友，说什么你就是不肯这么做。结果我不得不准备好一封律师的信，和冗长无聊的废话。但不管怎样，你终究到了此地——这才是最要紧的事。现在我们躲藏在此地——失去了踪影——等机会，做出最后突然伟大的一击。最后把四巨头打倒。”

第十七章　老少以诡计取胜

我们悄悄地从阿特纳隐退，暗中却在注视这世界上，一切情形的发展。我们有许多报纸，包埃洛每天接到大捆信件，显然里面寄来的是某些报告。他从没有把这些报告给我看，但我可以从他的样子上看得出，信里寄来的东西，是不是令他满意？他对自己的信心，从没有动摇过，我们目前的计划，是唯一可能成功的。

“至少说起来，海斯汀。”有一天他说：“我一直在害怕你会为我而丧生。这使我感到相当不安——真象你说的，象一头猫匆匆忙忙。但到现在，我已觉得非常满意。即使他们发觉，海斯汀上校，在南美洲登陆是一出骗局，（我不认为，他们会发觉，他们不可能派人到那里去的。）他们只相信，你想利用你自身的某种智慧阻止他们，不会认真注意，去找到你的下落。他们完全相信我已死了，这一件重大事实。他们会照旧进行下去，小心地完成他们的计划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我急着问道。

“然后啊！朋友，我包埃洛又活起来啦！到最后一刻，我又出现了，把一切搞得一片混乱，用我自身独一无二的姿态，获得最后胜利！”

我体会到，包埃洛的自负，无感觉的变化万端，可以抵抗一切的攻击。我提醒他，有一两次，这种荣誉的竞争，是操在我们敌人的手里。但我可能知道，他对他自己的做法，不可能减低他的热忱的。

“你知道，海斯汀，这就好像你在玩牌时，用了小小的诡计。你一定可以明白了吧？你手里拿了四张牌分牌，一张放在这副牌的最上面，一张放在最下面，如此做下去——洗牌和切牌，再放到一起。这就是我的目的。到了目前我相信，我们是对抗四巨头里面的一个人，可是现在又要对抗另外一个了。让我把他们归合在一起，像一副牌里的四张牌一样，然后，做突然有效的一击，我一下子把他们一起都消灭！”

“你怎样才能使他们归合在一起呢？”我问道。

“等到最后的一刻，人躲在背后，等待他们准备发动攻击。”

“这就是说要等待很久了。”我抱怨地说：

“总得要有耐心的啊！好心的海斯汀！不过，也不用多久。他们害怕的一个人——我——已被干掉了。我顶多给他们两三个月的时间。”

他说到某一个人，被他们干掉，就使我想起了英格斯，以及他悲惨的丧生事件，我也想起，还没有告诉他，关于在圣吉尔医院里的那个垂死的中国人的情形。

他非常注意的听我在说这件事。

“英格斯的手下，呃？他说了一些意大利话？这是一桩怪事！”

“这就是为何我疑心，可能是四巨头方面的一个骗局。”

“你推想错啦！海斯汀。动用一下你的灰色小细胞吧！如果你的敌人们，想欺骗你的话，他们自然会做得到，使这个中国人，说令人易懂的洋泾滨英语。不，他说的是真话，

把你听到的话再对我说一遍？”

“最初他说到了汉特的拉果，然后他又说了一些像火车这类的话——”

“没有旁的话了？”

“哦，到了最后，他低声说了些什么卡娜，什么人的——某个女人的名字，齐。但我不认为这和这件事有何关系。”

“你不会认为这样的，海斯汀。卡娜，齐，非常的重要，的确是非常的重要。”

“我不明白——”

“亲爱的朋友，你永远不会明白——无论如何，这个英国人，他是不熟悉地理的。”

“地理？”我叫起来。“这和地理又扯上什么关系了？”

“我敢说，汤玛斯，柯克，更能懂得其中奥妙。”

像往常一样，包埃洛不肯再多说下去了——这是他最令人气恼的花招。但我留意到，他的样子变得格外高兴起来，好像他已有了许多把握一样。

几天又过去了，生活得令人愉快，只令人有一点单调乏味。这栋别墅里，有许多书籍，也可以到四处去做愉快的漫步，但有时候，我为我们被逼着过静止下来的生活而生气起来，我对包埃洛不声不响的自感满足状态，大感惊异。一点也没有什么事情，扰乱我们平静的生活，直到六月底，到了包埃洛给他们的限期，我们得到了四巨头的消息。

一天清晨，有一辆车子，驶到这栋别墅，这对我们宁静的生活，是这么不平常，我匆忙奔下楼，为了想满足我的好

奇心。我看到包埃洛，和一个大约同我一样年纪脸色愉快的年轻人在说话。

他替我做了介绍。

“这位是哈弗上校，海斯汀，他是你们情报部里最出名的一个人员。”

“我怕，一点也不出名哩！”年轻人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我应当说，除了熟悉内幕消息而出名外。哈弗上校的大多数友人们和认识他的人，都认为他和蔼可亲，是一个没有脑筋的年轻人——只专心向往跳狐步舞，不管人们称怎样的舞。”

我们都大笑起来。

“呃，呃，说正经事吧！”包埃洛说：“那么，你认为，时机已到了？”

“我们相信是这样，先生。昨天中国被隔绝了。没有人知道，那儿发生的事情。一点消息也没有，电讯都不通了——完全断绝了关系——一片沉寂！”

“李昌颜已露出了他的尾巴。旁的人呢？”

“亚比·雷伦在一个礼拜前，到了英国，昨天到欧洲大陆去了。”

“奥尼维太太呢？”

“她昨晚离开了巴黎。”

“到意大利去了？”

“到意大利去了，先生。据我们判断，他们到你说过常去的地方——可是你怎会知道的？”

“啊！这不是我认为骄傲的事情！那是此地的斯汀所做的事情。你知道，他隐藏起了他的才智，所有那些事情，全是

奥妙得很。”

哈弗相当赞赏地看着我，我感到有点不安。

“一切全已准备妥当，”包埃洛说。他脸色苍白，完全认真了起来。“时机已到，一切全已安排好了？”

“你吩咐的一切事情，全已做到了。意、法、英等国当局，全一致支持你，协调一致地合作。”

“事实上，这是一次新的协定，”包埃洛冷淡地说，“我真高兴，达斯佳终于相信了。呃，那么我们可以动手了——或是不如说，我可以动手了。你和海斯汀，留在此地——是啊！我请求你们。朋友，真的，我是说真的。”

我相信了他，但我不可能同意那样的留下来。我们争论过一会儿后，才做了决定。

等到我们上了火车后，向巴黎疾驶而去时，他才承认，他暗自高兴我做了这种决定。

“因为你也要担任一部份的角色呢！海斯汀！担任重要的一部份！如果没有你，我也许会失败。但我认为，我要你留下来，却是我的责任。

“那么，这有危险了？”

“朋友，凡有四巨头在，就有危险在。”

到了巴黎，火车驶过了车站，包埃洛终于说出了我们的目的地。我们要到波柴诺和意国的泰洛尔。

哈弗不在时，我趁机问包埃洛，为什么他说发现集会是我所做的事情。

“朋友，因为事情是这样。我不知道，英格斯怎么会知道这消息，但他的确知道了，他经由手下把消息传递给我们。朋友，我们是到楷尼西，这是糖果火车站的新名称。我

在你可以明白了，卡娜·齐，是从何而来的了，以及火车和拉果——汉特是你自己想像出的。可能是出自火车协会的英格斯的手下。”

“楷尼西？”我问道：“我从没有听说过。”

“我不是对你说过，英国人不懂得地理。可是，事实上，这是很出名而非常美丽的一处避暑胜地，拔海四千尺，位于杜洛米的心脏地区。”

“四巨头在这样荒僻的地点集会吗？”

“不如说是他们的总部吧！已有迹象显示，他们有意想从世界上消失，而在他们的山寨里，发号施令。我做过了调查——那里有许多采石场和矿场，还有一家公司，虽然是一家意国人开设的小公司，其实是由亚比·雷伦控制的。我发誓说，在这座山的心脏地区，他们挖出了一大片土地做地下室，隐秘得使人无法进入。这个组织的头儿们，从那里可以用无线电，对他们的手下发出命令，他们在每个国家，拥有数以千计的人员。从杜洛米的峭壁，可以出现世界上的独裁者们。这是说——他们不是因包埃洛而出现的。”

“你真的相信这一切吗？包埃洛？关于群众和一般的文化团体吗？”

“如果在俄国怎么说呢？海斯汀？这大有可能是在俄国——加上了这额外的威协——奥尼维太太的实验，远超过她所宣布的。我认为，她已成功地做到了某种相当程度，放出原子能，使它变成动力，达到她的目的。她利用空气里的氮来做实验，做得很杰出，她也用集中无线电能做实验，因此能把非常强度的无线电信号，集中在某个指定的地点。她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，没有人知道，但是当然的，远超过她所

宣布的。她是个天才，那个女人——居里夫人也比不上她。她的天才，加上雷伦几乎用不尽的财富力量，李昌颜的头脑，●从没有过的一副犯罪头脑，指挥和计划——呃，像你说的，对文明不完全是一种障碍。”

他说的话颇值得我深思。虽然包埃洛，有时候说话夸张，其实他并非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。首先我体会到，我们所从事的，是怎样的一场生死斗争。

哈弗立刻和我们在一起，继续做这次的旅行。

我们大约在中午时候，到了波柴诺。从此地起的旅程，我们是坐车子。有几辆大型蓝色汽车，等在镇上的中央广场，我们三个人，进入其中一辆车子。天气虽然酷热，包埃洛却用外套和围巾，蒙住眼睛。他的眼睛和耳朵，使人一看到就认得出。

我不知道，这么做，是不是为了预防，或只不过是为了怕冷。这一次的汽车之行，花去了几个小时。确实是一次奇妙的行程。因为在这次旅程的第一阶段，我们在几处大悬崖，迤逦地驶了去，一边是小瀑布。然后我们驶进一处富沃的山谷，绵延有好几里远，一直向上盘旋，光秃秃的岩巅，露出了严密的松树林。这整个地方，即荒野却又令人有舒服的感觉。最后是一连串的急转弯，从路的两边松树林间驶过，我们突然驶到一家大旅社，我们才知道到了目的地。

房间早已替我们预订好了。在哈弗指引下，我们一直走到那里。看起来像是耸峙在岩巅和松树林的长长斜坡上面。包埃洛对它们指了一指。

“是不是在那里？”他低声问道。

“不错，”哈弗回答说，“有个叫维尔逊的地方——那

里全是大圆石头，排列得奇形怪状——中间弯弯曲曲成一条小径。采石场在右面。”

包埃洛点头。

“快来，朋友，”他对我说，“我们下去，坐到阳台上去，享受一下阳光再说。”

“你认为这么做，聪明吗？”我问道。

他耸耸肩头。

阳光很耀眼——强烈的光芒，几乎使我受不了。我们喝了一些含乳酪的咖啡，然后到楼上，打开我们的一些行李。包埃洛正处于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心情下，深陷在幻想里。他摇摇头，又叹叹气。

我有点好奇地被一个男子引起了注意，他在波柴诺，下了火车，被一辆私人车子接走。他是一个矮子，使我感到兴趣的是，他像包埃洛一样，用外套蒙起来，还戴上一副蓝色大眼镜。我相信，我们是在此地遇到了四巨头的一个密使。包埃洛似乎并不怎样受到我想法的影响，但当我从卧室窗子，伸出头去看时，我告诉他说，有一个男子，正在旅社附近闲逛时，他才承认，可能这里面有点蹊跷。

我力劝我的朋友，不要下楼去吃晚餐，可是他偏偏要去。我们走进餐厅时，时候有点晚了，我们被领到一处靠窗边的餐桌前。我们坐下来时，被一声喊叫，和一只磁器跌碎的声响引起了注意。一盘法国豆，刚打翻在我们旁边餐桌前的一个男人身上。

侍者领班走过来，喧嚷着连忙陪不是。

那个闯祸的侍者，替我们把汤端来了，包埃洛对他说，“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，可是这不是你的错啊！”

“你这位先生已看到了？确实不是我的错。那位先生从椅子上半站起身子——我认为他要做出攻击哩！”

我看到包埃洛闪亮着眼睛，这对我是太清楚了，侍者走了后，他轻声对我说：“你知道，海斯汀，包埃洛给人的印象——是不是活生生的？”

“你认为——”

我已没有时间说下去了。我感觉到包埃洛的一只手，正碰触到我的膝部上，他激动地低声说：“你看，海斯汀，你看。他弄面包的小动作！他是老四！”

一点不错，坐在我们隔壁桌子的那个家伙，他一张脸好苍白，竟没有察觉到的自愿在轻轻捏着桌子上的一片面包。

我仔细地在端详他。他的脸修剃得很整洁，圆嘟嘟的脸，脸色青里泛黄，眼睛下面，深深的凹陷进去，鼻梁到两边嘴角，有深深的皱纹。年龄约在三十五，到四十五之间。他和以前假扮的老四，并无任何特别相似的特徵。如果他没有做出玩弄面包的小动作——他对这种小动作，虽然从没注意到——我发誓说，坐在那里的这个人，我就永远不会知道，他就是我们以前会见到过的人。

“他已认出你来了，”我低声说：“你不应当走下楼来的。”

“我的好海斯汀，我为了这一个目的假装死去，已装了有三个月啦！”

“就是为了想叫老四大吃一惊吗？”

“为了想使他大吃一惊时，他就必须行动迅速，不就是一点也不够迅速。我们便有了这么一个大方便——他还不知道，我们已认出了他。他认为做出这样新的伪装，一定万无

一失。我不知道要怎样感激蒙罗小姐，她把他的这个小习惯，告诉了我们。”

“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”我问道。

“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他唯一害怕的人，又复活过来了，在这非常时刻，当四巨头做的计划，还没有决定好的时候。今天奥尼维太太，和亚比·雷伦到此地来吃午餐，人们以为他们到柯迪拉去了呢！只有我们知道，他们已躲起来了。但我们究竟知道得多少呢？老四不敢冒险，我必须不顾一切的瞒过他。呃，让他想出法子，来瞒过我包埃洛吧！我会对他准备好的。”

他说完时，邻桌的这家伙站起身，走了出去。

“他去做点小准备了，”包埃洛平静地说：“我们要到阳台去，喝杯咖啡吗？朋友，我想，这会令人较感到快活一点的哩！我正想上楼去，加上一件衣裳呢！”

我走出去，到了阳台上，心里有点紊乱起来。包埃洛的说话，并没有使我完全满意。只要我们做着警戒，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差错。我决定始终保持着警惕。

足足过了有五分钟，包埃洛才来。他像平时那样怕受冷一样，把围巾蒙住耳朵。坐到我旁边，赞赏地吸饮着咖啡。

“只有英国的咖啡，才真糟，”他说：“在欧洲大陆，他们懂得消化是多么的重要，咖啡应当调制得适当才好。”

他说完时，隔邻桌子的那个人，突然又出现在阳台上。他毫不犹豫的，走了过来，拉过一把椅子，到我们的桌子前。

“你们不在意我坐到此地吧。”他用英语说。

“不必客气。先生。”包埃洛说。

我感到非常不安起来了。虽然我们是在旅社的阳台上，我们四面全是人，但我还是不满意。这时，我感觉到有了危险。

老四态度完全自然的在进行闲谈。好让人认为他只是一名实实在在的观光客人。他在说着旅行，和坐汽车观光的事情，煞有介事的对旁人做得完全像是一名权威人物一样。

从他口袋里掏出一只烟斗，点燃起来。包埃洛则掏出他那只小烟匣。他把一支烟放到口里，那个客人，把身子俯向前面，擦火柴。

"让我替你点上烟。"

他正在说的时候，忽然所有的灯光，一下全部熄掉了。玻璃杯叮当的响了一声，我的面前有一阵辛辣的气味，使我窒息住了——。

第十八章　在维尔逊

我昏迷了约有一分钟之久。我清醒了过来，被两个人推拉着向前走去。他们一边一个，抓住我的手臂，撑住我的身子，我嘴里被塞了一團东西。四面一片漆黑，我猜想，我们并没有在外面，不过由旅社走了过去。我可以听到四面人们的叫喊声，说出每个人都想说的话，问熄掉灯光，是怎么一回事？抓住我的人，推我走下几级楼梯。我们从地下走道走过去，然后走过一道门，再走到外面空地，走过旅社后面的一道玻璃门。过了一会，我们到了松树林的隐蔽地方。

我在同我一样的情形下，瞥见了另一个人，我体会到，包埃洛在这次大胆的突然有效的一击中，他也是一个牺牲者。

老四斗胆包天的打了一次胜仗。我推想，他可能是用了乙基氯化物——在我们的面前，打破了一只小灯泡。然后在一片黑暗的混乱中，他的同桌（可能是坐在隔邻桌子的客人们），把东西塞到我们的嘴里，匆忙把我们带走。

我无法描述以后一小时的情形。我们步伐飞快地走过树林，一直向山坡走去。终于我们到了一处空旷的地方，上了山坡，看到在我们前面，排列成异乎寻常的奇形怪状的岩石和圆石头。

此地一定是哈佛说过的维尔逊，我们立刻在幽深的地方蜿蜒前进。这地方真像是一些恶魔，构成的一处迷宫。

突然我们停住下来。一块巨大的岩石，挡住我们走的小径。其中一个人停了下来，好像在推挤什么东西，没有一点

声响的，这块巨大岩石，忽然转动起来，露出一个像地道的缺口，通到里面的山坡。

我们走进里面，就加快了脚步。有一阵子时间，地道很狭窄，一下子又变得很宽敞，不一会我们走了出来，走进一处宽阔的岩石房间，里面点着电灯。到了此地，我们嘴里塞的东西，全被拿了出来。老四做了一个手势，他面对着我们站在那里，带着满脸嘲谑的得意，把我们全身搜索一遍，口袋里的每一样东西，都被掏了出来，包括包埃洛的一支自动小手枪。

手枪被丢到桌子上，使我感到一阵难过和痛苦。我们完蛋啦——是种绝望的失败，且以寡敌众，一切全完啦！

"欢迎你们到四巨头的总部来，包埃洛先生。"老四嘲笑地说："真是意想不到的令人高兴。又再见到了你。只是为了这件事，从坟墓里回来，值不值得呢？"

包埃洛没有回答。我也不敢看他。

"从这里走吧！"老四接着说下去。"你来了，使我的同事会有点吃惊哩！"

他指着墙里的一道狭窄的门口。我们走过去，进入另一间房间。房间远远在一头，有一张桌子，前面放了四把椅子。最后一把椅子是空着的。椅背上搁了一件清朝官吏的披肩。第二把椅子上，坐着亚比·雷伦，他在抽着雪茄。靠在第三把椅子上的，是奥尼维太太，一双燃烧着火焰般的眼睛，象修女般的脸。老四坐到第四把椅子上。

我们到了四巨头的面前了。

以前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，面对李昌颜的空椅子时，感到这么现实。他人远在中国，却能控制和指挥这么一个邪恶

的庞大组织。

奥尼维太太见到我们，轻轻叫了一声。雷伦比较抑制的，只移动了一下雪茄，扬一扬略显灰色的眉毛。

“包埃洛先生，”雷伦慢声慢气地说：“这真是意想不到。你骗得我们不错。我们认为你已完蛋啦！已被埋葬掉了。然而，这一点已不重要了，现在这出游戏也应该结束啦！”

他声调像钢铁般的坚硬。奥尼维太太，一点也没说什么，但她眼睛里在燃烧着火焰，我真不喜欢她那种微笑的审慎样子。

“先生们和女士们，我问候你们晚安。”包埃洛冷静地说。

他的声音有点出人意外，我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声调，不由得使我向他看了一眼。他似乎非常的镇静。但他的整个外表，已有点不同了。

然后在我们后面的帷幔抖动了一下，诺沙柯伯爵夫人，走了进来。

“啊！”老四说，“我们所敬重和信任的中尉。此地来了你的一个老朋友啦！我可爱的太太。”

伯爵夫人像往常一样热情的行动，旋转过身。

“天啊！”她叫起来。“这个矮子啊！啊！他真是不屈不挠的人！哦，矮子，矮子！为什么你要牵涉进这件事里呢？”

“太太。”包埃洛鞠个躬说：“我啊！就像伟大的拿破仑一样，站在强大武力的一边。”

他说话时，我见到她眼睛里，突然闪过一阵怀疑，在这同一时候，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，我下意识地已感觉到

了。

站在我身边的这人，原来并不是包埃洛。

他和包埃洛倒是真象，特别的象他。同样有一个蛋型头部，同样神气十足的样子，胖得有点微妙。就是说话的声调不一样，眼睛不是绿色，而是乌黑色，还有胡须——那些出了名的胡须——？

当我这么想的时候，被伯爵夫人的说话声音打断了。她走到前面，声音带着点激动。

“你们受骗了，这人并不是包埃洛！”

老四怀疑的叫了起来，伯爵夫人把身体靠到前面，去抓包埃洛的胡须。胡须抓到她手里，然后，真相才大白。这人的上唇有个小疤痕，完全改变了这张脸的神色。

“不是包埃洛？”老四低声说，“那么他是谁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我突然叫起来，然后一下子又停住，深怕把一切事情弄糟。

可是，我仍旧当做是包埃洛的这人，却在鼓励我了。

“你喜欢说，就说吧！现在已不重要了，诡计已成功啦！”

“他是阿契林·包埃洛。”我慢吞吞地说，“侯格尔，包埃洛的双胞兄弟。”

“不可能的啊！”雷伦尖声地说，但他人在颤栗起来。

“侯格尔的计划，已大大地成功啦！”阿契林沉着地说。

老四跳到前面，声音刺耳又富于威胁性。

“成功啦？”他咆哮地说，“你体会到，在几分钟前，你会死去吗？”

“不错，”阿契林说，“我怎没有体会到。是你没有体会到，一个人可能愿意以他的生命，来赢得成功，战争时期，人们肯为他们的国家牺牲生命。我也准备替这世界，同样牺牲我的生命呢！”

就在这当儿，使我忽然想了起来，虽然我愿意牺牲我的生命，我可能会把这一件事，考虑一下。然后我想起，包埃洛为何劝我留在后面，我却感到非常的满足。

“在怎样情形下，你愿意牲牺生命，造福世界呢？”雷伦讥笑地问道。

“我知道，你并没理解到包埃洛的计划真义，首先，你们隐藏的地方，在几个月前，就早已被人知道了，实际上，所有的观光客人，旅社的人员，和其他的人，全是侦探，或是秘密工作人员。在山的周围，布成了一条封锁线。你也许有其他的办法逃出去，但即使你能逃出去，你也无法逃掉。包埃洛亲自在外面，指挥这次行动。今晚，在我到了阳台替代我兄弟前，我的鞋子上已涂过了大茴香制品。猎狗跟着就会追踪而至。必然会把他们领到维尔逊的岩石，入口的地方。你看，不管你对我们怎么做，在你们周围，已布下了天罗地网。你们是逃不掉的了。”

奥尼维太太突然大笑起来。

“你错啦！我们有一条路可以逃走，像古代的大力士，在同一时候，也把我们的敌人消灭。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我的朋友们？”

雷伦眼瞪着阿契林·包埃洛。

“他是在吹牛罢了！”他厉声说。

另一个人耸耸肩头。

"不到一小时，就天亮了。到时候你就知道，我没说假话。他们已跟踪我，到达了维尔逊的入口。"

他这么说的时候，远远的地方，响起了一个回声，有一个人断断续续的叫喊着奔跑进来。雷伦跳起身走了出去，奥尼维太太走到房间的一头，打开一道门，那道门我先前没注意到。我对门里面瞥了一眼，那是一间设备完全的实验室，使我想起了在巴黎的那间实验室。老四也站起身走了出去。他带着包埃洛的一支手枪回转过来，把枪交给伯爵夫人。

"不怕他们逃跑。"他冷酷地说，"不过，你还是拿着这个比较安全。"

然后他又走了出去。

伯爵夫人走到我们面前，把我的伙伴仔细查看了一阵子，她突然大笑起来。

"你倒很聪明。阿契林·包埃洛。"她嘲笑着说。

"太太，让我们谈正经事。幸好他们只留下我们。你出什么代价？"

"我不懂。什么代价？"

"太太，你可以帮助我们逃掉啊！你知道，有一条秘道可以逃跑的。我问你，你出什么代价？"

她又大笑起来。

"你付不起，矮子！呃，就是全世界的财富，也买不到我！"

"太太，我不是说财富，我是个有智慧的人。可是，这是真正的事实啊！每个人都有代价的。利用交换生命和自由，我只不过能猜出你的心愿罢了！"

"那么你是一个魔术家了！"

“你爱怎么说，就怎么说吧。”

伯爵夫人突然一改她说笑的姿态。她带着情感的痛苦地说：“笨蛋！我的心愿！你能对我的敌人们报仇么？你能使我再恢复到青春美丽，再拥有一颗愉快的心吗？你能使一个死人，复活过来么？”

阿契林非常奇怪地望着她。

“到底是哪一样？太太？你来选择一个吧！”

她讽刺地大笑起来。

“也许你可以赏给我长生不老的药吧？好，我来和你做一次交易。从前我曾有过一个孩子。就给我把那个孩子找回来吧——你就可以获得自由。”

“太太，我答应你。我们一言为定。我会替你找回孩子。你可以相信包埃洛。”

那个怪女人，又再大笑起来——这一次笑得又长又久，显然失去了抑制。

“我可爱的包埃洛，我怕，我替你布下了一个小小的圈套了。你真好，答应替我找回孩子。可是，你知道，我碰巧知道，你办不到的。所以，这只是单方面交易，是不是？”

“太太，我可以对你发誓，我会替你找回孩子。”

“我先问你，包先生，人死了能再复活么？”

“那么这个孩子——”

“死啦！已死了！”

他走到前面，拿起她的手腕。

“太太，我对你说，我再对你发一次誓，我会使死人复活过来的。”

她迷惑地望着他。

"你不相信我。我会证明给你看。把他们拿走的那只皮夹先还给我。"

她走出房间，拿了皮夹回来。她始终紧握住手枪。我想阿契林恫吓她的成功机会，是很渺茫的了，她并不是笨蛋。

"打开它，太太！拉开左边。不错，拿出那些照片看看吧！"

她奇怪地拿出一张小快照，她一看就叫喊起来，身体摇晃不已，好像是要跌倒一样，然后她几乎向我的伙伴身上扑过去。

"在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你告诉我，在什么地方？"

"记住你做的交易，太太，"

"是！是的！我相信你。快，他们要回来啦！"

她抓住他的手，一声不响的飞快地把他拉出房间。我跟在后面。她带着我们走到外面房间，进入一条地道，就是我们起初走进来的那条地道，沿着这条岔路的一条短短的小路，她转到右面方向，这条通道一再分岐，她领我们走过去，从没有略事犹豫或是趔趄不前，速度也加快了起来。

"如果我们能赶得上，"她喘着气说："我们在爆炸还没发生前，必须已到了外面的空地上才行。"

我们仍旧向前面继续走过去。我知道，这条地道是通右面去的，经过这一座山，我们终于到了另一边，面对着一处完全不同的山谷。汗水由我脸上淌下来，我们仍继续走下去。

然后在遥远的地方，看到一丝光亮。越走越近了。我看到了绿的矮树丛。我们拨开树丛，慎行通过。我们又到了空旷的地面，破晓时的朦胧的光亮，把一切都变成了玫瑰色。

包埃洛真的布下了一条封锁线。纵使我们露出了身影早有三个人向我们移过来，抓住了我们，不过，随着一声惊呼，又把我们释放了。

“快。”我的伙伴叫道，“快——没有时间了——”

他的话终于没有说完，大地在我们脚底下，轰然震动起来。一阵可怕的吼声，把整座山脉，似乎给解了体一样。我们头部朝前，被抛到空中。

× × ×

终于我清醒了过来。我睡在一个陌生房间里的一张陌生的床上。有个人坐在窗前。他转过身，走过来，站到我的床旁。

是阿契林·包埃洛——真的是阿契林么？

熟悉的讽刺声调，驱散了我可能有的疑虑。

“是啊！朋友，是我。我的兄弟阿契林，又回到他的老家去啦——回到他神秘的地方去啦！我终究是我啊！这只有老四，可以扮演这个角色。化装眼睛，牺牲掉胡子，弄上真的疤痕，叫我吃了两个月的苦——使我可不能在老四的鹰眼下，冒假装的危险啊！最后一着，就要靠你的知识和信心了，真是有一个阿契林·包埃洛这样的人！这是无法估计的价值，你协助我做突然而有效的一击，一半的成功，全靠你的帮忙！这件事的全部紧要关头，是要使他们相信，包埃洛仍完全在指挥作战。要不然，一切全就是真的，大茴香、封锁线……等等。”

“但为什么不真的派一个代替的人呢？”

“让你没有我在你身边，使你身陷在危险里吗？你完全清楚我的啊！还有，我总是希望从伯爵夫人身上，找出一个

线索来。”

“你到底怎样叫她相信的呢？使她轻信了一个完全乏味的故事——全是关于一个死去的孩子的事情。”

“伯爵夫人比你还更有眼力呢？我亲爱的海斯汀。她因我的假装，起初相信了；不过，立刻就被她看破。当她说：‘你倒很聪明，阿契林·包埃洛先生’时，我就知道，她已猜中了真相。就是在那时候，不然我就永远不会打出我的王牌了。”

“所有那些说到死了复活的无聊的废话么？”

“一点不错——不过那时候，你知道，我自始至始已掌握了那个孩子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是啊！你知道我的座右铭的——预先准备。当我一发现那位洛沙柯伯爵夫人，同四巨头有了关系时，我便对她的身世，做了每一种可能的调查。我知道，她有一个孩子，据报道说，被人杀害了，我也发现，这件事情里面有矛盾，使我想知道，是不是那个孩子不可能仍旧活在世上。结果我成功地找到了那个孩子，付出了一笔巨款。才找到这孩子，这可怜的小家伙，似乎快要饿死了。我把他安顿在一处很安全的地方，和一些善良的人在一起，在他住的新环境下，替他拍了一张快照。因此，当时期成熟时，我把这件小小的惊人事件，全已准备好啦！”

“你真妙，包埃洛，妙极啦！”

“我做到了，也真高兴。因为我钦佩这位伯爵夫人。如果她在爆炸中丧生，我就遗憾了。”

“我半害怕地想问你——四巨头怎样了？”

“现在已找出了所有的尸体。老四的尸体，已完全辨认不出，头部被炸得粉碎。我希望——我宁愿希望不至于这样。我想确定一下——不要再有这种事。你看这个。”

他递给我一份报纸，上面有一节被注明出来。报道李昌颜是自杀死亡的。

“我的重要敌手，”包埃洛庄重地说：“命中注定，他和我永不会活着见面。当他接到此地的不幸灾祸消息时，他采用了最简便的方法，结束他的一生。好脑筋，朋友，顶刮刮的好脑筋。不过，我希望，我看到的这张脸，是老四……假定，但毕竟我是在做奇想。他人已死了。是啊！朋友，我们一起面对着，打败了老四，现在你可以回到你的娇妻那里，我——我也要退休了。我发生的重大案件已破啦！以后再发生什么别的案件，都似乎微不足道了。我要退休了。我可能去种种葫芦菜过日子哩！甚至可能结婚，成家立业也说不一定！”

他对这主意，起劲而又有点困窘地大笑起来。我希望……小人物一向总是崇拜重要而有辉煌成就的女人们的——。

“结婚而成家立业，”他又说了一遍，“谁知道呢？”